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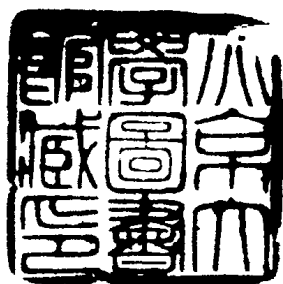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0/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荆門耆舊紀畧三卷荆門列女紀畧一卷

〔清〕胡作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學統五十六卷

〔清〕熊賜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 二九

道統錄二卷附錄一卷

〔清〕張伯行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刻本

..... 六五三

荆門耆舊紀畧三卷荆門列

女紀畧一卷

〔清〕胡作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荆門耆舊

紀畧三卷列女紀畧一卷》提

要

荆門古名區山川清淑之氣代鍾偉人以余所見所聞所傳聞或遠或近行雖不同而道德文章守身善世之規皆可光日月而垂史冊明季喪亂邑志散失我朝成平百年猶無起而修之者作柄用是滋懼恐前賢姓名終委草莽也爰加採摭歷兩寒暑著耆舊紀畧三卷嘗見畫家初具粉本而漆毫傳神遲之能事斯快也亦粉本云爾假妙墨以寫生揭遺行於中天詩以俟後之擅龍門才者康熙戊戌秋七夕之前一

荆門耆舊紀畧

日胡作柄

荆門耆舊紀畧目錄

卷一

老萊子

黃歇

漢上漁者

石處士

夏侯嘉正

孫向子言

孫僅子和

孫侑

朱震

朱巽

范如圭

吳源

王大用

王虎臣

朱逸民

卷二

張天麟



荆門耆舊紀畧目錄

一

張禽

胡琳

朱敏

文仲和仲富

胡謁聖

李侃

包英

胡濛

艾菱

羅傳

盧江

黃黥兄照

胡永臣

胡永仁

李敬天

余元吉

蕭鳴楚

黃英賢

荆門耆舊紀畧目錄

二

黃卷

王廷卿

陳尚禮

謝詔

張振卿

費思箴

胡化

周之翰

周法

黃朝陽

賀德邵

魯化

郭秀

許鉞

王茂才

柳向陽

胡宗瑜

夏雲奇

黃朝陽

三

賀運和

劉楚垣

王維蕃

王三朋

黃兌金

黃大業

劉廷禧

卷三

賀運清

王三薦

嚴欽謨

楊輝斗

楊佐國

何維元

萬元輔

江上峰

周昌

周琪

孫子密

四

吳正楚子之經

王來蘇

李日曜 許徽聲

王田

王道弘

周克昌

荆門耆舊紀畧卷一

王

荆門耆舊紀畧卷一

老萊子

老萊子耕蒙山下 年七十作嬰兒戲

著五色斑斕衣裳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

兒啼弄雛親側欲親喜也楚王聞其賢請以為

輔其妻負畚策來曰何車跡之衆也具言之妻

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繼以鞭朴可餌以官

祿者可繼以斧鉞妾不能為人所制遂偕隱不

仕

荆門耆舊紀畧卷一

黃歇

歇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是時楚稍弱秦昭王

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王使歇如秦上書止

秦兵昭王善之賂楚以和楚乃遣歇奉太子完

質於秦數年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

應侯善歇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秦不如歸

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

親與國而儲萬乘也君不歸則成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絕與國而失萬乘之



和非計也應侯以聞昭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迺而後圖之歇為太子計恐遲則不得立不如亡秦因變服為楚使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行已遠秦不能追乃言於昭王曰太子歸久矣歇請死昭王欲殺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殉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立封歇為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為相二十二年救趙滅魯却秦兵舉荀卿楚復疆後昏眊為李園所

荆門言書紀事卷一

二

制

漢上漢者

漁者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問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曰師尚父嚴子陵隱者也然非釣其魚釣其名耳鼓枻而去

石處士

處士逸其名居白杜唐鄭谷與之友善故渚宮亂後詩有白杜已應無故老之句

夏侯嘉正子紆

嘉正字會之少有俊才登宋太平興國中進士歷官著作即使於巴陵作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召試詞賦擢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元夕太宗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天子親和焉年三十七卒子紆官太子中舍

孫何子言

何字公漢其先汝陽人父鏞知荆門軍遂家馬生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為文必

荆門言書紀事卷一

三

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王禹偁尤雅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春秋意尊儒教儀諸書聞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第一解褐除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真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賤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贖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用恩遷例上覽而善之咸平二

年舉入閣政事何次當待制獻疏請以監鐵事歸六部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上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肅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閭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遠成箕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

荆門書卷一

四

道路已通而德棟烽烟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忘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遼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轉輸者何敵騎往還疾馳烏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

四者當今悉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旣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蠶食者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也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

荆門書卷一

五

日可待上嘉其議及傳潛逗撓無功請斬潛以徇又疏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奉何所建白俱當國是且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累官至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會疾上遣醫診視勉其然艾何曰生死有命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淵聞之憫惜錄其子言大理評事

孫 僅 子和

僅字隣幾少勤學與兄何俱有名於時咸平元年進士第一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解褐舒州團練推官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趙安仁以僅名聞策入第四等擢光祿寺丞直集賢院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賜緋北邊請盟遣使交聘僅首爲國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是冬永興孫全照求代真宗思擇循良任之御書邊肅洎僅二名示宰相或言僅嘗倖京府

清門才子書卷一

六

請民政乃命知永興軍府僅爲政尚寬嘗詔戒馬後領審院進給事中天禧元年卒年四十九錄其子大理評事和爲衛尉丞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十卷

孫 侑

侑究心經史亦著文名與兄何僅人有三鳳之目登進士第仕至殿中丞

朱 震

震字子發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

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諱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江上下可耕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

荆門才子書卷一

七

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濠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請新命從之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撫慰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任之日條具本郡暨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

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徽宗未附廟太常少卿  
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  
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  
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國朝  
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  
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  
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  
則非也七年震謝病乞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  
卒震經學深醇人稱漢上先生有漢上易解云

荆門耆舊紀卷一

八

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  
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  
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  
惇頤惇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  
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  
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  
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  
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難  
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老莊專

尚文辭爲非是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  
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朱 巽

巽震之弟敦行篤學力追前哲初入太學人稱  
二朱

范如圭

如圭字伯遠登進士第授左從事即武安軍節  
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以爲已  
署不易也正色厲曰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教人

荆門耆舊紀卷一

九

命哉帥矍然從之事無大小皆諮焉居數月以  
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  
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是時  
秦檜主和議金使至惇傲無禮其議多不可從  
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之罪  
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  
檜怒金歸我河南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  
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  
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

即日遣使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歸里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無復人跡時蜀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議述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債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為丘井做古助法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武備飭矣以且秘閣提舉江西移路州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遠在外獨深憂之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

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復起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法禁之宗官沮喪密為浸潤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儼舍以居士大夫高之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生平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子念祖念德念茲

吳源

源官統制雖武士嗜詩書常呼唔聲至夜半宋歲熙七年元兵圍襄急朝廷勅源救之將兵至襄五戰皆捷元人麾集外軍合圍夾擊源坐困垓心矢石併盡然猶掉臂一呼擒殺無算竟被數鎗以死部下五百人無一生還者

王大用 王虎臣

二王當宋末結鄉勇以守沙洋元伯顏軍至河  
下乃率萬餘人號呼大罵聲振天地伯顏招之  
不應遣使持檄來撫二王焚檄斬使畧無降意  
會日暮大風伯顏放金汁燬屋舍盡然烟焰障  
天遂被屠

按宋史謂大用被執至新城招邊居誼降然  
父老相傳同虎臣受屠至今廟祀疑史誤再  
按邊居誼之死宋也吾新城同日自焚者三  
千人忠義之多如此惜名姓俱無致

荆門耆舊紀畧卷二

十二

宋逸民

逸民不傳姓氏宋亡居象山峽有夷齊風至正  
間人鑄西山靈隱四字於峭壁上

荆門耆舊紀畧卷二

張天麟

天麟洪武初知景陵與指揮李廷琛修築城垣  
協力保障境內安之

張禽

禽郡庠生家貧為人塾師事母備至一日聞母  
病奔歸吐血數升即辭館竭力侍奉主人賢之  
厚饋卒不往後母亡慟毀而死窆不能殮閭邑  
悲焉

荆門耆舊紀畧卷二

一

胡琳

琳永樂初由監生任易州守戢盜安民境內以  
治至今誦為神君卒塋州之南臺其塚每年自  
長竟成高阜

朱敏

敏字永昌永樂壬午登賢書官至御史廉而有  
守以事累被抄敝衣外絕無贏餘成祖聞之賜  
以褥幙二襲及卒歸塋復勅沿途有司祭奠

文仲和 仲富

仲和兄弟天性純孝服食奉養時有曾聞之目  
父病額天請代侍湯藥不解帶者年餘父卒廬  
墓三年有雙鶴巢於墓側有司屢加旌獎題其  
間曰雙孝

胡謁聖

謁聖由貢生授福建羅源縣令吏治廉幹有聲  
性剛方難干以私公務稍暇卽適情仙茅羅喜  
之中涉獵書史博雅弘通士多稱之

李侃

侃正統間進士官都御史北狩時侃對衆洒泣  
及抗疏論偷生者之罪人爲股栗

包英

英生平究心理學每讀書至孝弟篇必掩卷沉  
思曰安能身體力行家貧傭販終養備極艱辛  
親歿鬻男女以營葬事與節婦胡烈女趙並居  
南臺建坊節孝里至今石碣猶存

胡灤

灤正德間以明經除河南虞城令居官不擾靡

靜自持閩邑愛戴若慈父卒之日士民哀號繞  
甯輻者三日同時鄉之著名者若進士金選呂  
璋皆爲物望惜官爵事行無效

艾夔

夔正德已外舉於鄉以文學著廣文林滄洲作  
州志夔作跋以傳

羅傳

傳字次卿嘉靖己丑進士幼負夙慧年十二舉  
神童登第時方垂髻奉詔歸娶閭里榮之

盧江

江號靜山嘉靖丙午舉人歷任雲南曲靖軍民  
府知府素嫻方畧土酋叛服不常公身探甲冑  
屢立奇功歸化者則多方撫卹勿使失所世稱  
其有文武才

黃點 兄照

點字淑宇由選貢除令廣西賀縣僻處蠻荒人  
文鄙陋點乃設學召士誦習考業弗倦舊例鄉  
場主試係本省布政司適當秋闈檄點同考比

揭曉賀縣無中式者黥力懇主司特作破天荒以廣朝廷文德之化自是人爭濯磨奉為師資請業無虛日科第亦復時綴矣天旱膝行祈禱甘霖立沛萬戶感誦特建生祠點明理學通五經設請堂於沙洋之西從學者常百餘人至名其山曰夫子山兄照領嘉靖乙酉鄉薦先以神童名

胡永臣

永臣由貢生授黔江令黔江地隸四川轄土司

黔江縣志卷二

四

初至土司設席相迎乃其人首三劔永臣識其履即啖雙睛酋長不法者立擒渠魁治以令典由是畏服不敢犯秩滿即請告歸家蕭然物外有靖節之風

胡永仁

永仁號清泉孝友純篤為繼母曠氏廬墓三年甘貧樂道手不釋卷期望必肅衣冠拜禮先師司訓湖口極意薰陶致膺特薦竟不赴召掛冠而歸生平入鄉闈十一次三中副車無愠色所

著有佳山讀書錄易經井觀

李敬天

敬天侃之孫也生七歲解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即飄然有輕仕進之意因自號玄玄居士年九十餘猶著書不輟

余元吉

元吉邑庠生幼慕象山陽明之為人作文不泥註疏每試高等善吟咏留情山水天文形家諸書皆博涉焉

井觀書補紀畧卷二

五

蕭鳴楚

鳴楚邑庠生以不獲生孔孟時為恨學博覽注究心濂洛遂奉為指南決意向道直從念頭起處作工夫得慎獨之大要臨卒遺詩云造化有情收病骨惜陰無計挽蜉蝣

黃英賢

英賢父鶴病篤思西瓜時隆冬遍求不獲焚香禱天以井水先置碗內自較股肉投水中少頃竟成冰水父飲即愈延二十年



黃卷

卷嘉靖丙午舉人登仕版所至有聲官至工部

主事

王廷卿

廷卿嘉靖辛酉登賢書仕至工部主事廉靜寡欲著名一時暮夜之金無敢投者沒祀鄉賢

陳尚禮

尚禮貌推心醇孝友自好舉鄉飲不就

謝詔

荆門耆舊紀畧卷二

六

詔補博士弟子員性矜狷有氣骨與人交接嘖笑不苟雖嫫戚貴倨絕不相下嘗曰吾全吾鼎所得多矣山居九十而歿

張振卿

振卿性孝友父母寵異少子振卿承順親志憐愛倍至親歿以所遺田產盡讓之弟且委心教育焉

費思箴

思箴字占南萬曆癸卯舉人任楊州同知勸農

桑興水利相度經營不憚浚築之勞至今遺澤猶存民甚愛戴之

胡化

化字心古萬曆壬午舉孝廉授四川陂縣令遷時州有弊政憤甚抗疏闕下舉朝嘉其侃直臨歿里人夢陂縣迎官者至俗傳作陂縣城隍云

周之翰

之翰字景玉萬曆壬辰進士任戶部郎中監兌

荆門耆舊紀畧卷二

七

通州因礦稅盛行抗疏極諫忤旨且觸中貴怒罷歸雖黨截其裝橐了無長物一時朝野歎服屢疏薦擢堅隱不出所著書多為兵燬

周法

法字行甫之翰之姪生時母夢一書生來曰吾崑崙奇宿也既寤生法宛若夢中所見讀書目十行下作文不經思立就年十九以恩選授河南原武令值河溢為患著有修河要紀河源疏聽訟遇疑難必質之母歲凶歎以去就為民請

終養歸載書一車琴磚數片而已

黃朝陽

朝陽總角時母王氏卒傍柩苦由三年及葬廬墓三年猶不忍歸今里人呼王氏墓曰孝母墳

賀德邵

德邵號戒菴以選貢授河南修武令調山東臨邑初為諸生時嘗徒步入城路過麻城舖拾遺金貳百餘兩留三日待其人來舉而還之宰臨邑數年蝗不入境遇荒旱設法賑濟全活數萬

荆門耆舊紀卷二

八

口至今臨武崇祀焉

魯化

化少嗜學性恬靜家於湖干士大夫雅重之屢膺鄉飲門半滄桑預知二十年後必有黃巾綠林為國家患蘇侍御雲浦袁吏部中郎何主政具茨諸名公皆推其品望奉為碩達云

郭秀

秀字兩岐年四始入泮一入闈不售輒脫屣儒冠教授生徒遠近翕然宗之萬曆戊子歲太

饑以束修存活族眾百餘人嘗拾遺金五兩示人人曰少也納之何傷應曰納者為少失者不已多乎覓其人還之生平淡泊無欲著有石隱詩一卷舉鄉賓年九十二卒

許鉞

鉞神骨清拔性癖烟霞年九十餘未履城市家稍豐裕不以自私嘗捐金為族人贖產遇凍餒不問踈賤咸賑給之州守以賓謝不應

王茂才

荆門耆舊紀卷二

九

茂才字雲來為諸生天才卓犖嗜古文詞屢困場屋遂棄儒冠門人郭占春居梁山長林高阜雜以溪泉有修竹夾路扁舟到門之致欣然往曰此吾所也妻偕焉徜徉是者蓋三十八年窮而好道老不廢學時鍵戶幽討口無停誦手無停批自嘯自歌不以示人人亦不解所讀何書大約三都二京以上者尤工手談時引占春與俱不則支頤注睛自為勝負有所得拍案大叫聲聞戶外其曠達多如此類交友無論貴賤合

則乞介可與抗體不合雖名公鉅卿視之蔑如也歿後門人私謚曰逸介先生

柳向陽

向陽精洪範太極之學為入方正嚴厲待後學不假顏色微疵必責通國有敗行者惟恐其知以明經任桐城教諭所著有棕川集

胡宗瑜

宗瑜字伯瑕天啟甲子領鄉薦以廣文遷廣東臨高令潔已愛民不畏強禦居官十載歸無長

荆門耆舊錄卷二

十

物民立祠祀之遂初後絕口不談仕宦事以禮自防為郡國重州守有主藏吏宜抵罪命求宗瑜札乃獲免宗瑜曰若果犯法則法焉可枉若罪可原又何必囑託為哉卒拒不允

夏雲奇

雲奇以武進士任鳳陽留守使氣陵守陵璫嘗憤激謂人曰我朝天下必喪闖奴手吾輩寧櫻天怒罹奇禍切不可縱若輩橫行也卒被中傷逮獄自經死其剛烈之氣人以楊左方焉

賀運和

運和字仲文天啟甲子舉人篤學力行潔清自好以孝友著侍母病不解衣帶者月餘禱於神願損年以益母壽直指使以其品行薦之上曰真孝廉奉部甄叙云數椽永矢棲遲一足不履公庭翛然自愛僅見此生遂下徵辟屢辭不就

劉楚垣

楚垣字師仲以端方著後學望見者衣冠為之肅結社十餘人皆尊為畏友中天啟丁卯鄉試

荆門耆舊錄卷二

十

訓課子姪皆獲甲科一時名流半出其門未仕卒

楊維新

維新事繼母受逐者再號泣不離左右年至七十奉事惟謹意稍不悖則長跪竟日母遂感化愛之如已子

劉胤吉

胤吉字文淵弱年籍諸生愛讀先秦十一子書貧而嗜義部署里中事不責報人高其義凡大

疑難惟所決輒服會亂避武昌撫軍造訪焉特  
奏授江夏諭每事資其贊畫撫軍擢去即棄官  
歸性耽遊工黃筌筆意因號路庵跋蓋路庵志  
在行脚跋則自狀其生平也所歷龍門少室諸  
勝皆圖之於幅而間綴以詩心手所得掀髯自  
喜不輕示人年七十賀者在門欵易賀為弔曰  
蓋棺人所不免生受之不更快乎其達如此

方鱗時兄鳳時

鱗時字劔子崇禎庚午領鄉薦甲申後絕意公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三

車屏跡湖山黃冠野服以翰墨自娛別號牧石  
道士與兄貢生鳳時字梧生皆一時高尚云

聶奉章

奉章字小翼甫二歲失怙母曹氏苦節撫之稍  
長日記數千言弱冠中崇禎己卯副榜入太學  
積分將選一日讀賢母傳至以善養不以祿養  
之句掩卷歎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况  
蝸角乎遂束裝歸隱奉母終身

宋國丞

國丞字贊育嘗封臂已繼母疾里人郭占春作  
孝子贊曰觀過知仁若宋孝子者何可泯哉當  
其茹哀忍痛跡雖蹈鄴人之愚而至誠動天地  
其風執在曹娥伯仲間余訝嘗藥不苦者口實  
乎昌黎為孝子垢嗚呼使昌黎在今日原其情  
事過宋孝子之間式乎否也介推割肌以存生  
屈平湛身以殉宗易地而處若兩賢者孝子優  
為之

姚季如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三

明季流賊攻州城季如夜縋出赴賊營殺數十  
人遇害賊謂有備遂引去

劉延禧

延禧字宜綏崇禎庚辰進士讀書好古清才絕  
俗官行人司明綱不振致仕歸其族劉應宿應  
奎弟延祐俱負文名登賢書

胡宗珂

流賊攻城急宗珂奮力死守磚石殺賊數十人  
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王維藩

維藩遇流賊破城以死自誓妻投深港中藩手刃二女因自刎

王三朋

三朋在諸生中尚氣節甲申避難為賊所獲命之跪不屈賊怒執刀破其腦罵不絕口

黃允金

允金食餼於庠賊犯州城命妻女投井中與二子挺身殺賊而死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一百

黃大業

大業庠生守城與賊對壘身中數矢猶以石擊賊城陷被執罵賊而死

劉延禧

附同難姓氏

延禧身率僕丁晝夜死守州城城陷奮力殺賊數十遇害一時諸生若沈芳張效芳程之奇黎性醇盧獻璧艾兆儀艾愈昌艾愈芳馮鴻漸盧聖區盧申錫柯名標柯一葵費思九費思儼費祥昌胡宗昭胡宗宿張寬艾徹文王淑曾龍正

原缺

荆門耆舊紀卷三

賀運清

運清德邵曾孫也字疎林號有懷晚號嵩螺登順治丁亥進士性孝母喪廬墓三年父死哀毀骨立時值明季流寇猖獗公以父柩未舉恐罹劫灰乃罄資募衆號泣再葬行甫十里而礮聲已震城矣 國朝定鼎銳意經史遂擢魏科初任江南興化縣歲大歉公於冬春設粥躬親放賑天氣暖燠則量口給米富豪猾吏無得染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一

指鳩形鵠面居然盡背所全活十餘萬人權戶曹轉文選司郎中 諱求直言所陳當

上意除福建興泉兵備道山寇竊發公定謀畫策勦撫並用數旬之間賊首就戮閩海之俗每將棺木浮厝年久不葬公嚴行禁飭且諭之曰死者以土為歸風水形勢說亦渺茫安有以子孫吉剝而使父母骨骸風樓露處乎履任僅五月致仕歸道遙林下瑤然塵外卒年八十三崇祀

附自叙詩余年將八旬虛歷寒與暄自慙無  
寸補荏苒及茲辰蹉跎假歲月莫能報君親  
朽棄同草木徒負生成恩髻齡攻誦讀庭訓  
何循循父兄指爲我矚目望成人十五習文  
字廿年瞻橋門府州皆首拔新髮無點塵學  
使評試莪道勁兼雅馴錄科並食餼闈試未  
獲掄習俗多漸染一往氣未醇仲兄笑謂余  
懷寶不憂貧慟哉嚴慈背泣血銷心魂奄忽  
三十載丈夫志未伸傷我仲兄逝孤陋難獨

荆門耆舊紀卷三

二

存已邈強入場悠悠何足論一字不見賞三  
場空點勺彙旃高文宗歲科拔超群一泓秋  
水遠數曲碧山春八月仍未遇始知名路屯  
李賊飄忽來南北胥濱奔倉忙負父柩夜繼  
何紛紛所在盡破虜王若俱毀焚不惟靡孑  
遺顛倒在乾坤喪亡流離時飲血而聲吞快  
觀 天兵下如解倒懸真彭公臨郢試拔擾  
且冠軍丙戌開楚科賢書忽朕聞丁亥幸聯  
捷宴賞曲江濱雖嗟桑榆晚亂後得之欣捧

檄收昭陽撫字殫精勤飲水更茹蕞總期不  
負民兩次值奇荒抱牘泣上陳請蠲與請賑  
繪圖見淚痕分校文武闈殫糾質神明敢謂  
以人事時刻凜 至尊獲雋雖有五荒蒞則  
維均前後十六薦特疏循卓甄優待示異數  
繡衣直指秦賴此脫坑塹行取謁楓宸選司  
守一載觀察到八閩過江船幾覆不敢怨章  
惇 王師駐安海匹馬向昏晨履任僅五月  
京察受處分生平甘靜默浪得浮躁嗔不才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三

應如斯剗削此名根強仕蒙一命知非即懸  
輪險遠既閱歷遙望謝陸軒仰天忽大笑榮  
啟期同忻耕鑿尋野老思守先隴墳草野橫  
侵侮僕僕入城闈竭力創一坵爲與祖塋鄰  
非有所擇取不敢忘祖村禮在反其本丘首  
亦稱仁幸賴素心友往來可細論側聆藥石  
規庶免疚疾頻都門得一子三十抱五孫大  
小羅膝下豈謂無前因尚紹祖箕裘常懷父  
苦辛所貴若芝蘭而勿效犬豚龍鍾八十翁

迂拙及渾敦筆墨吾良娛現田生花黃升室  
圖史具鍾王帖堪珍回憶壬午冬安望甲子  
新喘息呼吸間存亡如掌翻一介與鼎鉉究  
歸同沉淪長歌當痛哭聊以自誅云後嗣倘  
成立世業惟自振如或能知我有感於斯文

王三薦

王三薦字克生順治壬辰進士兩任福建漳州  
府推官廉明平允郡無冤滯按部至一村羊角  
風起與前入池中旋轉不休已而浮猪毛數片

荆門耆舊錄卷三

四

公驚曰必下有伏屍命工浚之果然乃稽戶口  
冊有朱宗者呼使之前曰爾何殺人棄此池其  
人惶恐服罪蓋送旅主人謀財傷命者神察多  
類此時推官為巡按耳目多羅熾富家大族以  
肥私橐號為拿訪公曰吃齋粥是吾本分事豈  
肯壞人身家耶聞母訃號慟而絕同官疎金以  
殮漳人至今思之崇祀鄉賢子十一人田以文  
章著另有傳

嚴欽謨 孫于家

欽謨字夏公順治戊戌進士知唐縣博學能文  
呂晚村選其制藝孫于密字西疇雅有品望以  
明經終

楊輝斗

輝斗字闇夫號潤丘舉鄉試第一順治十六年  
成進士知內黃縣與民休息不事苛察詩一卷  
魏惟度載入 皇清百名家

楊佐國

佐國號荆湖順治十八年進士初任陝西咸寧

荆門耆舊錄卷三

五

調商南縣狂寇薄城多方備禦民賴以安累陞  
至廣東驛傳道亦有政聲內轉太僕寺少卿卒  
崇祀名宦鄉賢

何維元 何錫袞

維元字元恪幼與先大兄同師甚愛之呼為弟  
性喜廬陵集文亦酷似錫袞字又予先大兄兄  
事焉丙子登賢書授益陽教諭甲午應江西聘  
所拔士強半皆文譽素著者

萬元輔 元佐

元輔字佐明由歲貢任河南靈寶令招集流亡民賴以安卒以清苦不合時宜罷歸弟元佐亦以歲貢授山東武城令甫至見邑賦繁重不忍催科上官嚴檄雨下乃嘆曰寧以身殉斷難苦我百姓竟自經死

江上峰

上峰號六未居士端雅和厚不事詭隨沉酣典籍老而猶勤所著有四字鑑芙蓉記等書行世年九十五卒崇祀鄉賢子鼎金登康熙乙丑進

士今官口北道

周昌

昌字培公王輔臣之叛結連耿逆將軍圖海欲招撫之難其人昌挺身應命果以輔臣降朝廷嘉其績特授山東登萊道年六十九卒

周璜

璜字帝載康熙癸卯武舉身經明季喪亂故有投筆志然素嫻經史頗以文雅自矜性簡夷遇人無苛禮生平不事干謁以訓子睦族為事鄉

里緩急皆倚賴焉年八十卒子三克昌肇禧肇裊皆與余善克昌另有傳

吳正楚子之經

正楚字

樂善好施買一妾詢之舊族也具

資匿還之州守旌其門沙洋西十里地汙下雨集則病涉捐金建石橋往來便焉號吳公橋年

卒子之經字子常予外舅也官四川重

慶府經歷性耿介能却暮夜金年六十一卒

王來蘇

荆門耆舊紀卷三

七

來蘇字悅生吾楚承明季委靡之習文風幾不振先生獨肆力於左國先秦之文著作直追古大家蔣學使求修鏤公試菴為多士式於是湖南北皆步趨先生幾於家絃戶誦肄業時家貧無膏火客遺桐油十數觔即然以代燭至於失明蓋究心典墳有以身殉之氣故能獨闢蠶叢為一代碩彥

李日曜 許徽聲

日曜字介然有雋才詩古文詞倚馬可待地方



利弊輒挺身陳請雖觸忤當事致遭擯斥弗顧也小江湖隄垸郡守馬逢臯泐通州公築日曜力持不可遂成仇隙致下囹圄然人皆高其義里有土偶爲祟煽惑鄉愚拜禱者日千人公具呈巡道劉公劉公驚曰此佛骨表也即命日曜毀之年八十五卒徽聲字解竹少擅文譽遠交荆郢知名士日曜與郡守構難時徽聲生宛相倚不稍怨悔馬逢臯亦私謂人曰如許生者真丈夫也年八十卒

王田

田字大田號青村推官王三薦第十子磊落英偉睥睨一世制菽苴與陳臨川頡頏近世無及者初就郢試聞先兄宗伯公名以所業求見時宗伯尚爲諸生疑王公子邀虛譽耳拒弗納大田徘徊移晷叮嚀闢者而後去宗伯旋覽其文大叫稱絕往候蕭寺即留飲危匝之細必以躬進及夜止宿安余給履率身親馬其好賢求友過自畀牧於今聞者猶爲心折然而上下古今

浩氣雄談辟易千人矣與宗伯遂成莫逆益相切磋文名大振

王道弘弟啟茂從子成邦

道弘字來茲性敏捷下筆千言立就與王田同受知學使蔣慎齋王田嘗曰來茲作文題既下靜坐片晌忽爾高叫振筆直書心花怒發淋漓滿志大有平地樓臺陸地波瀾之勝天才也楊毓健通判平涼聘之卒於途道弘蓄精岐黃貧者不索直全活無限又喜施予爲人排難解紛

九

比樞歸里迎哭者塞道及塋奠者幾萬人乃至婦人孺子如慟私親老成人或謂有生來所未之聞其盛德蓋有不可及者不特以文學著也弟啟茂字子觀從子成邦字樸男俱負文名不獲永年

周克昌

克昌字二周以孝友稱先意承志分甘讓梨出於天性絕無矯拂初受業王悅生先生已知文章大意既與王大田先仲兄閉關普惠洞一意

研究貫穿經史遂造精純其於先正最愛西江  
五家而言簡意足闕隘謹嚴渾然成弘矩範也  
每學使至試必冠軍然卒不得大售丁父憂哀  
毀盡禮不飲酒不茹葷坐卧不離苦次憔悴日  
甚同人勸之節哀至以其母爲言母亦年幾八  
十矣二周哀號稍減而黯慘之神使人殆難爲  
見未幾腦後惡毒腫起醫藥不效卒年五十八  
二周醇而無疵和而有禮每嘯歌自得有吟風  
弄月之致大田暨先伯兄歿後小裴又客西陲

荆門耆舊紀卷三

十

小裴方二兄  
名培度字也後學山斗之望群集二周比卒士  
林相逢而泣或至失聲

耆舊紀畧著成客謂余曰共姜載於詩陶母稱  
於史女子有行不可沒也盍紀之余王母丘太  
淑人以大節聞於朝姊若嫂以暨姪女復有  
飲冰茹蘖之純靡他者人世孀節之慘且奇莫  
余聞之熱而感之深也况觸於客之言乎爰倩  
毛穎發彼彤徽吾州夙敦禮義截髮斷杼之風  
無俟溢美矣而光幽德潛寧免漏萬之譏乎已  
亥上元之夕作柄書

荆門烈女紀畧叙

荆門烈女紀畧目錄

盧氏

王氏

胡氏

趙氏

劉氏

黃氏

彭氏

劉氏

荆門烈女紀畧目錄

一

李氏

賀氏

曹氏

李氏

王氏

丁氏  
子婦盧氏

朱氏

李氏

李氏

(五)

楊氏

方氏

徐氏

丘氏

李氏

胡氏

費氏

程氏

王氏

荆門烈女紀畧目錄

二

蘇氏

徐氏

蔡氏

艾氏

許氏

張氏

費氏

新城姝

汪氏二女

荆門烈女紀畧

盧氏

盧氏宋統制吳源妻源救襄陽陣歿氏聞訃大慟部署家事畢焚香泣拜曰夫死王事忠也妾安敢不從地下作絕命詞云夫為甚弘血妾感共姜詩夫妻同死義天地一妻其於是自縊

附盧送夫赴襄陽詩美君家世舊纓簪百戰

常懷報主心草檄有才追記室築臺無路繼

淮陰射雕紫塞秋雲黑走風黃河夜雪深白

荆門烈女紀畧

首丹表知未變歸來雙肘印黃金

王氏

王氏生員夏曰校妻年二十一夫死矢志靡他與伯姑同寢食朝夕紡績垂五十餘年朝廷聞之建坊旌焉

胡氏

胡永臣女適儒士楊堪逾年夫歿慟不欲生屢投繯救免庭前有李一株堪常撫愛適無故而枯氏曰李生吾乃生耳數日枯根發芽卒成大

柯氏遂以未亡人撫遺孤未幾舅姑棄世遺孤亦亡氏形影相弔倍極艱辛地方上其事旌曰貞節之門

趙氏

趙申陽女八歲許字楊氏子奇熊府志作姓夏問母

曰許字何為者母答以夫妻相守終身不可有

二年十五聞奇熊病私禱於天求以身代訃至

閉戶自經父母解之救四卒不免墜虎牙關側

知州徐泰江陰人表其墓曰烈女

荆門烈女紀畧

劉氏

劉澤甫女幼讀書識大義受姚姓聘將笄而姚天自經數次誓不再適父母老而無子乃毀容易服代治家事日侍雙親門內以肅父死族人利其貲恃強兼并氏捐產助餉奉特旌其門曰荆山完玉

黃氏

黃氏生員周之禎妻幼聰慧曉詩書事姑以孝聞二十而寡號泣求死姑曰汝死義也如藐孤

何地節易保孤難汝不聞乎乃苦由一室與姑晨夕雖昆弟亦拒勿見口授子法書法弱冠即登仕版氏在署惟以清白慈惠訓法汰又不祿撫孫思揚年八十終

彭氏

彭氏適戴祺年二十八子方襁褓戴遂捐館氏苦節四十餘年州守陸德英表其閭

劉氏

劉氏生員賀學詩妻詩死氏嘆曰男已八十兩

荆門列女紀事

三

子復幼吾死男與子俱死矣遂代詩竭力勉孤力學不愧郝鍾云

詩嗜書好飲死後氏見典籍趨葉輒哀號不止

李氏

李氏適生員賀伯寅夫卒遺孤甫一歲撫育成人以延夫祀

賀氏

賀氏饒賓門妻年二十即矢柏舟鄉里稱其生

平無疾言怒色雖至親罕見其面

曹氏

曹氏幼嫺內則習閭儀嫁聶臣不數年而臣死子奉章甫二歲以未亡人總持家政內外肅然

李氏

李氏適庠生張謨年二十夫死子在襁褓哀傷絕粒幾死誓不二志孝事舅姑苦節十年如一

日

王氏

荆門列女紀事

四

王氏陳子庸妻夫死年二十奉舅姑撫遺腹以節終

丁氏 子婦盧氏

丁氏武隆令王施仁妻也施仁蒞官三月而故氏千里扶櫬葬時投入壙中死而救甦子克光之室盧氏亦能完節稱著一時

朱氏

朱氏年二十八夫柯維楠死欲殉之姑再三諭曰我七十矣無他子爾之孤尚幼仰事俯蓄非

爾何頼乃強支門戶州守阮上卿表其節

李氏

李氏適父富春富春食餼於庠有文名以病夭氏誓死弗嫁每食必號咷以祭姑老且病孝養不懈卒時壽逾古稀矣

李氏

李氏廖茆妻結褵四載而夫亡遺孤僅二歲因緩須臾宛閉戶課子子克家即致命焉

楊氏

荆門烈女紀事

五

楊氏趙世泰妻唱隨未久即操黃鵠奉事繼姑甘旨豐盈壽至九子皤皤白髮足猶未出閨庭也

方氏

方氏趙應第妻第病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第甫卒引簪刺喉血流被面姑嚴氏力救得脫巡按白士麟嘉其操特疏請旌

徐氏

徐氏之夫王儒不祿追踪共姜屢經窮餓不改

英操

丘氏

丘氏適戴逢堯二載逢堯死遺孤九月翁姑俱老不敢即從地下家奇貧屢忍餓終日而堂上之奉未嘗缺撫子至壯親戚鄰里多不知者其寂苦若此推官陳本知州孫同倫俱優獎復其家

李氏

荆門烈女紀事

六

李氏龔伯葵妻年二十有二龔赴玉樓乃操彈別鶴欲就木焉娣如諭以作未亡人撫鏡諸未必非節遂飲血數十年而卒

胡氏

胡氏以名家子嫻閨訓端莊靜一為巾幗之望夫楊可大之父卒於官可大千里扶襯炮於途氏慟家門衰落不敢即從地下遂允熊劉薦以訓孤子

費氏

費氏楊可登妻隨兄可大遠扶親柩亦死於途

椿樹方殘荆枝并折彼蒼肆虐行道生悲得幾  
與胡共矢柏舟完茲大節僉謂必食美報佑啟  
後人迺子景清甫入膠庠旋登鬼錄天道無知  
至此極哉

程氏

程氏郡太守瑩之孫女適庠生匡秉禮不幸蚤  
夭氏撫子王國苦節三十餘年地方吏申報獲  
旌焉

王氏

荆門列女紀

七

王氏文抱一妻堅貞自守動有禮法人謂抱一  
雖死猶生以有氏之大節也年八十歿族里繪  
像祀之

蘇氏

蘇氏庠生文亮女事親以孝聞于歸後值寇警  
痛姑柩在堂脫簪珥星夜治喪具柩甫掩土而  
城陷携姑二女走避寇退皆授託得所乙酉李  
賊南奔夫被掠氏囑婢曰汝善藏勿顧我也赴  
水死兩月餘夫歸覓尸值盛夏而色如生

徐氏

徐氏歸彭之偉偉死撫子子死撫孫欲存彭氏  
一脉於是緩死數十年

蔡氏

蔡氏魯宗道妻年二十一即失所天家道蕭然  
茹荼自甘歷七十年始歿

艾氏

艾氏孝廉馮鴻遠之室不幸夫亡誓不再醮以  
節終

許氏

許氏朱蘭田妻二十而寡事姑撫子垂四十年

張氏

張氏之夫死撫二子為光近光幾於畫荻年九  
十餘猶綜家政如少壯然

費氏

費氏生員楊州牧妻牧死冰操自矢教育子孫  
門內雍肅鄉里欽其壹範

新城姝

荆門列女紀

八

妹貌美方秀才挑之拒不納秀才登賢書甫歸  
即命僕逼取之妹曰爾主索我無惡意將薦枕  
席成伉儷也若輩皆吾奴隸何無禮可稍退俟  
盥洗畢諸僕唯唯屏息門外少頃視妹縊死矣

大佛庵二尼

二尼長法淨故連州叅將武君仕妻次法嚴故  
荆門營千戶張世宰妻也夫死行陣不忍以苦  
節自見埋名隱姓寄跡空門世罕有知其志者  
先兄宗伯公嘗為作記云半夜孤燈相依兩婆

千秋雙節偕隱一庵蓋深取其逝名也

江氏二女

二女以父母老而無嗣立誓不嫁工詩閨情絕  
句末云香烟不肯尋憲隙春色因何  
徵其節孝之操矣

本司



荆門耆舊紀畧三卷列女紀畧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作柄撰作柄荆門人荆門舊有志明季兵燹  
散佚無存作柄於康熙戊戌己亥間初為耆舊一  
編志其鄉之人物續又以宋以來列女別為一編  
附焉兩編皆自為之序其於老萊子後次以黃歇  
但曰為李園所制不著所終歇之怙權盜國果可  
列鄉賢俎豆間乎其論宋王大用死難一條據土  
人祠廟以辨宋史記其降元之誣固善善從長之  
義然無徵不信也



學統五十六卷

〔清〕熊賜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統五十

六卷》提要

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  
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  
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  
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弊端如  
朱翟爲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

學統

王序

以禮爲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  
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  
宗皆足以亂吾學卽足以害吾道堯  
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  
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  
亦借作樂以爲喻乃傳之千古而不

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令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止如臯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

學統

王序

一

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于重治統也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子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強仕孔子之

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爲臯夔伊周之黼黻贊襄耳若欲爲萬古明學統恐亦有志未逮也今日者

學統

王序

三

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隆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予

生也晚且在蠶叢僻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警復明也爰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學統

王序

四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

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

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

命誤



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間真偽合離名實貿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

學統

李序

十

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間有紫色盡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來縣縣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

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  
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  
辨之故曰難也潁川先生以王佐之  
才爲

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  
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

學統

李序

一

陵也以衛道爲已任崇正黜邪信從  
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  
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  
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  
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  
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乎

一出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

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  
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表而明樹吾道  
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  
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  
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

學統

李序

三

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  
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  
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  
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僞合離判如黑  
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  
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

振

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皆

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

書於姑孰冰雪齋

學統

李序

四



序

一代之興必篤生大儒接千古正學之統以振士風正朝廷以正天下蓋天下之治亂在士風士風之善否在師儒之講明而倡率自古以來化行俗美之效必由乎此然其人甚難恒

學統

高序

一

曠世而一見焉齋自成童時得讀薛文清公讀書錄歎其品詣之真趨嚮之正炎炎大言動中學者膏肓每恨生不同時無由親炙至康熙丁未又得讀濼川先生奏議數千言齋於時學力未克未足以仰窺先生之底蘊

竊見其愛君卹民之忱精醇婉惻固已勃然作其則倣奮勵之心而不能以自已已而先生以清忠直亮爲

天子所重年未強仕倚爲輔弼

眷注之隆幾於伊傅而裔倖竊丙辰一

第業師崑山徐公馬公安邑丁公皆

學統

高序

二

近出先生之門竊喜執經牀下已有其階庶得以生平仰止文清之志而申之於先生夫何先生又去國歸林壑矣先生居金陵十餘年著學統明學之源流派別以垂教於天下後世而

上之眷注終無已歲戊辰又拜大宗伯之

命時裔方奉

命督學江左先生乃授以學統使之序

并示以閑道錄樸園邇語諸書而諄

諄致意於東林紫陽書院且勉以振

學統

高序

三

勵士風興起教化裔退而自惟先生

之學以明善爲本以主敬爲明善之

要學問思辨行明善也貫之者敬也

視聽言動身之誠不誠所係也敬之

目也非與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之

旨先後一揆歟

國家開基六十餘年

皇上誕敷文教海內清和咸理士風不  
變謂非講明理學之功不至此而力  
任其責者則惟先生先生無論在朝  
在野其議論之正大德業之純深自  
足以維持道統於不墜而今又大用

學統

高序

四

矣天下喁喁瞻望風采惟齋備位學  
臣亦竊有私幸夫士風教化固學使  
者職也矧重以先生之明訓乎顧幼  
習舉業沾沾帖括詞章是務於理學  
茫乎未有得幸際

聖天子倡明聖學之時謬廁侍從亦嘗

取德性問學之旨身體而實求其所  
以然乃識力未深究無所據今縱不  
敢違先生命攄管見而為之序衷滋  
愧矣請更讀十年書然後進而聽先  
生論學可乎

康熙戊辰中秋前七日門下晚生高

學統

高序

五

齋敬識於玉峰學署



序

聖人之道大矣後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千古同揆之際固不容毫釐差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然則危微斷續之機是非邪正之辨所係顧

學統

倪序

不重哉三代以上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帝王而立斯道之宗至周公則降而為相孔子則降而為師而其勢一變然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為曾為思為孟當孟子之時異端橫行仁義克塞孟子起而闢之廓如

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為

二程為朱當朱子之時異說爭鳴仁義克塞朱子亦起而闢之廓如也至今日而較朱子之時又大異矣其始由於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賢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

學統

倪序

繩束肇端於宋南渡之季而大熾於前明正嘉之時提無善無惡之旨摘取良知陰行禪教而天下之言心言理者又一變予觀其書初亦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而其徒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蔓衍縱恣波興



雲擾驅天下之人盡入於虛無寂滅之中而不知返推其作俑是誰之過歟嗚乎異學之縱恣正學之所由晦息也正學之晦息人心世道之所由邪僻也孝昌先生怒然憂之肩先聖之絕業憫末俗之沉迷於是輯成學

學統

倪序

三

統一書紹往開來距邪崇正用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嗚乎何其至也蓋先生實今之孟子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知孟子之心卽知先生立言衛道之旨矣然先生生平正色立朝忠誠格主經綸啓沃勲

業爛然門牆下士旣莫能稱述其萬一而先生躬行心得過化存神之妙又非小子末學所能仰企藩籬而得其彷彿者今也執簡而敘先生之書惟有管窺蠡測深愧於師門善言德行之徒而已矣

學統

倪序

四

康熙歲次乙丑秋九月門下晚生倪燦頓首敬題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克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

學統

自序

一

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

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

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

學統

自序

二

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絕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

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謏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

學統

自序

三

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康熙乙丑初秋還川熊賜履敬書於

秣陵之愚齋



學統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爲斯道正統之主若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開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學統

凡例

一

一聖門羣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攷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爲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卜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爲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必爲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

明不純也。如苟卿、楊雄及象山、姚江之類是也。曰異統明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冊傳記之間，久而失真，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偽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摺弗錄，免為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

學統

凡例

一是況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克肅宇宙，豈能盡錄。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示後先授受之的，俾學者知所嚮往，斯已焉。

一古今評議論甚多，今亦惟錄其最切當無弊者，以為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敘述論贊之文，但事表揚，非關學脈者，槩弗錄。

一二氏百家其學既差，其人自可廢，故不復載其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闕之辭，擇其最嚴正者錄於各氏之下，以為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說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克塞，不勝其誦。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亦春秋誅首惡之意也。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己意數言，蓋聊存管見，以俟後之君子云。

學統凡例終

學統

凡例

學統目錄	卷之一	正統	孔子	卷之二	正統	顏子	卷之三	正統	曾子	卷之四	正統	子思子	卷之五	正統	孟子	卷之六	正統
學統	目錄																
	一																

學統目錄	周濂溪先生	卷之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卷之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卷之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卷之十	翼統	閔子	卷之十一	翼統	冉子	卷之十二	翼統
學統	目錄																	
	二																	

端木子	卷之十三	翼統	有子	卷之十四	翼統	言子	卷之十五	翼統	卜子	卷之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卷之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卷之十八	翼統
									目録								
									年								

張橫渠先生	卷之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卷之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卷之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卷之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卷之二十四	翼統
									目録								
									年								

羅仲素先生

卷之二十五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卷之二十七

翼統

學統

目錄

黃勉齋先生

卷之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卷之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卷之三十

翼統

五

薛敬軒先生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卷之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學統

目錄

冉嘒

仲由

宰子

冉求

顏孫師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六

高柴	漆雕開	澹臺滅明	樊須	南宮縚	公皙哀	公孫龍	卷之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卷之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公明儀	公明宣	樂克
學統																	
目錄																	
七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丁寬	孔安國	伏勝	夏侯勝	申公	轅固	韓嬰	毛萇	高堂生	后蒼	胡毋生	嚴彭祖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劉昆
學統																	
目錄																	
八																	





沈不害	平恒	樂遜	劉焯	卷之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王元感	褚無量	馬懷素	元行冲	歸崇敬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孫奭	孫復	石介	胡瑗
學統																	
目錄																	
士																	

何涉	周堯卿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譙定	邵伯溫	王當	喻樗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學統																	
目錄																	
士																	

胡寅	胡宏	胡寧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呂祖謙	卷之四十下	附統	李統	蔡元定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目錄											
																				志

蔡幼學	劉愚	魏揆之	李心傳	李道傳	程迥	劉清之	魏了翁	廖德明	李統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黃震	卷之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目錄											
																				古

胡一桂	趙復	張頊	黃澤	蕭艸	安熙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特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柱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學統																	
目錄																	
五																	

羅倫	章懋	陳選	丘濬	何喬新	楊守陳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黃鞏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瑋
學統																	
目錄																	
六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學統
目錄
主
顧憲成
高攀龍
卷之四十三
雜統
荀子
卷之四十四
雜統
楊子
卷之四十五

雜統
文中子
卷之四十六
雜統
蘇子
卷之四十七
雜統
陸象山
卷之四十八
學統
目錄
主
雜統
陳白沙
卷之四十九
雜統
王陽明
卷之五十
異統
老子
卷之五十一

異統

莊子

卷之五十二

異統

揚子

卷之五十三

異統

墨子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告子

卷之五十五

異統

道家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釋氏

卷之五十六中

學統

目錄

本

異統

釋氏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釋氏

學統目錄終

學統

目錄

辛

學統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

正統

孔子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啓封於宋啓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十

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舉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少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



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以其禱於尼丘而生故因名丘云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開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葬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二

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鄉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遂往見鄉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矍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魯昭公之二十一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界

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縶綫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丘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館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即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卷之一 正統

三

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子之車一乘馬四匹墜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弘言終退弘語劉交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口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典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饒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

卷之一 正統

四



則數傷浩倍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敵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鬪難故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學記 卷之一 正統 五

子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矜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三家者以雍敵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傾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鳴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則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

學記 卷之一 正統 六

僭其臣陽虎亦崇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孔子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為司

空乃別五上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歲定公問曰二三人夫皆勤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七

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歛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拊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大夫犁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八

子歷塔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之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怍麾而  
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塔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  
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九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有  
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  
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讎龜陰之田以謝過魯  
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  
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  
之上與言假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五十四歲由  
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  
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  
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撇徒成黨  
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  
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十

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  
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  
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  
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  
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  
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中甸須樂頌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為司寇國人謗曰弊裘而褫投之無戾褫之弊裘投之無郵至是因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問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學鏡 卷之一 正統

十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倚闌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由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郟其宰公歛處父不可公問郟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既至衛主子路妻兒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

學鏡 卷之一 正統

十二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紮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主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擊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主

亦不果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五

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為魯哀公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

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

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六

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入，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

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學禮

卷之一 正統

十一

狂上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伋立，是為出公。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自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名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有曰：即用以夫子為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開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間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

學禮

卷之一 正統

十二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自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丘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七

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敘○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為○世○法○者○編○次○為○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兩○鷹○之○缺○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象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十

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仁○為○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為○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



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  
狩獲麟者即絕筆也是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  
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主

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  
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川和睦上下無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  
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  
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凡所教誨  
三千餘人或者大將與素王乎大何其盛也明年春  
聞子路死衛出公輓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史

杖道造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  
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  
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天  
下其孰能宗子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下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子始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  
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  
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子一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主

人以在位莞莞子在歎嗚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  
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僂童年不為禮君  
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喪  
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柩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  
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家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高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為論語。家語諸書行世。孔子家大一頭，弟子及魯人從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為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平帝追諡為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諡為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為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為文宣王。宋真宗改封為玄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即位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為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又立啓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孟激配享。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曆中，又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啓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為之。著為令云：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

明○也○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至

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

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

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

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

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

天○下○皆○如○此○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至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循○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

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

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

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

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

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

學○統○卷之一○正統

製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

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

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

日月四時有盈及愆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

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為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為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

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已卽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卽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

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

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

學○統○卷之一○正統

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

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

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卽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即大德教化小德川流即理一而分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

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

問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

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克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為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垂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口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見言辭語從容。誠懇至。直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聖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

統能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

全而天下之萬善皆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

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

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而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語

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

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本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

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已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上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董

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澄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

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遮如鏡之明妍娘一過盡照了

顏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躡矣提這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董

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為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為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強者有不得自用其強但絲毫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

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五

所以為學與所以為教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即性也性即仁也仁即性也性即善也斯理也存之為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為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為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為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瀾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敬而一塵一息

之無間大而霄壤翕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操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即善也而求仁之方則即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即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湮異端蠱惑百家夫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

學統

卷之一 正統

六

質質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之一終

學統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為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為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嘗父嘗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邾子孫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為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為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即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

已不重為人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為

辨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罔讒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

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丘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三

將擇焉。子路曰：由顛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奉旗執敵，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野，天下咸寧，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四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  
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  
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  
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  
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  
正已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  
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五  
人其孰為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  
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帥於天子則王者之相  
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  
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  
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八

年即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  
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為之槨孔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  
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獨也夫二三子也  
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  
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木  
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  
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  
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七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也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八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為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遇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九

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

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十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孟子所謂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不如舜，爾人能以為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字。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

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却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

學貌

卷之二 正統

十一

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  
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為得其全  
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  
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似從事於博文約禮之

海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

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

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

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

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

顏子爾

又曰顏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

學貌

卷之二 正統

十一

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  
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

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

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

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飽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

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却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得知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去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箏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箏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以人之所愛改其樂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箏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為有功也

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而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



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

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

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難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

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

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去

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

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

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

其大畧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

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

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

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是。

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

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

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儘空。衝平。既怒之後。冰銷霧。

釋。方過之初。取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

為好學。而朱子以為克己之功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去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

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

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

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

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

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

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七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卽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就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

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自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六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却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賦畀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後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為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

學說 卷之二 正統

克

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

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籠瓢陋巷。不改其樂。與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學說 卷之二 正統

子

又曰。程子曰。顏子箪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筵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觀

會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日中不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熱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其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手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已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悞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

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其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已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手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為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假揆菘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異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硃砂。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荅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

學統

卷之十一 正統

奎

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歎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顏之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為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一

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

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為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為聖人。若自以為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問。見為一己之問。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即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香

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

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單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遠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為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學。統

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問為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問為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王

卷之二 正統

素

佐才。即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為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於瞿曇禪，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拳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畧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即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詔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為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亂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

卷之二 正統

素

學統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郈國之後也夏禹出  
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郈子孫因其  
封國為氏遂為郈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  
郈人莒人滅郈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  
亦空除送去邑而為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一

天天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三  
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  
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  
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  
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  
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  
歲以父命饒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  
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  
之藹指孔子問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  
之道四史鮑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  
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  
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  
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會  
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雷可也忠信行乎群  
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二

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  
子朝服以綈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  
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  
於魯魯君問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  
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  
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  
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  
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  
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為養志曾子嘗云

匹誤斷其根。父暫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三

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為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即明德也，又以己意為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四

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為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為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懼其莊，足以成禮。孔子問之曰：二三子識之。說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



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為其近於聖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五

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哲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哲於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轎者為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異其餘歟君子既食則異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則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視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會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六

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子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會子妻以梨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

身不娶子申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緇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山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入與君子人也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遠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為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夫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養者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故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泉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哭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  
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恭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子元中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  
夫之贊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九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  
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  
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  
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鄆伯宋封鄆國公  
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  
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門聰明  
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賢魯之人故學以  
誠實為貴

又曰易贊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  
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  
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

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贊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又曰易贊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  
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簡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空。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為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於思。惟思也能空。空曾子之三省。

學統 空慾之道也。

卷之三 正統

十一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即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一

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  
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  
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  
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  
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  
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  
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  
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三

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  
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

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敢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  
了。方住。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  
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  
欠缺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不

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  
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  
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抑未問之前。朱子曰。不  
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  
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  
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四

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  
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

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  
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

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

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涵  
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

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贊○結○纆○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間積累工夫一貫之

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五

政不修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

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

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

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

節日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

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

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

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

一點他便能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

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

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六

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

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

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

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

會子問中禮之推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會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會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會子以一貫會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七  
又曰會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贊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會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會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雲峰胡氏曰會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會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會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

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閒斷所以不可不毅會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已易贊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大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勉齋黃氏曰會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

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于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  
自○省○又○皆○一○木○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  
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  
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  
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九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  
呼○而○告○之○一○貫○即○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  
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履○忠  
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  
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  
一○喚○即○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  
發○明○中○和○以○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  
也

問一貫忠恕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  
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  
言所謂一貫即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  
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  
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  
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  
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  
謂守身事親今之為宦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十

所不至故人至痛習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  
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弘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  
皆為吾老天下之幼皆為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  
子謂西銘言弘之道心便如此弘了而私意少有間  
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  
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為己任  
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



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弘毅弘便能任重毅便能

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

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  
為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

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為一物  
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圭

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

為本其孝以守身為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

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弘毅仁也

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

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

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

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思  
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為  
悟曾子為修顏子為頓曾子為漸視曾子不啻若  
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即吾儒亦有顏子嘿  
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  
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  
有何分別而顧為此異說之紛紛耶

學統卷之三終

學統

卷之三 正統

圭

學統卷之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奈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一

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為禮君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間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方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二

曰書之意兼復淡與訓詰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於簡至是死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為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故曰庶也猶云嫁於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股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仗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

忌日不樂悼公。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三

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獨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垂臨華門。其榮多矣。願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

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四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豈可使開於隣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滅。則眾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

諛求容諂莫甚焉。君問臣請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禮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其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肯容媚則君親之中正焉。非則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五

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疎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做竊慕下風。幸先生頌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

紹康叔之緒處戰代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敬公十一年子思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維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六

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績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授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來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勳。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君子以心導耳曰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十  
六年子思記魯論卽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  
衛人釣於河得鱖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鱖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於  
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  
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愛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  
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  
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之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七

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彼則安能爲伋也妻者  
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  
之不喪出母白子思始也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上  
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因子方  
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竟舜不降席而天下  
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羣竹木遂長  
道上顏行而不拾遺畊者餘餼宿之隄首其歌樂而  
無謠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緼袍無裏二

旬而九食田子方遣之狐白裘子思辭曰彼聞之安  
與不若棄物於溝壑飯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  
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醪是辭  
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  
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醪則所以飲  
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  
以爲介哉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罔也先君宗廟在焉奈  
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八

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  
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  
明。不。二。君。之。義。也。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  
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  
特。尊。禮。子。思。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  
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  
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  
國。其。典。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  
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

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手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九

事。吸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匿。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原丘叛，田氏閭丘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制邑如其邑。以饋子。子思曰：飯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眾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飯縱不能討，而又夏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愧，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請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飯蓋自是臺無愧也。穆公欲以為相，時臣昔世襲榮寵，遷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為相而不能行吾道，耻也。遂不受。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為。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十

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為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

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語○具○中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主

庸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穆公不能用于思為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為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

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魯穆公六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於衛，年八十，或以為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沒後，而楊墨之徒，駸駸然各馳其說於天下矣。辭而闕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於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主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獨竹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

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

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學統 卷之四 正統

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為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

其真也於是作為中庸之書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

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

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

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

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

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

矣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

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



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註

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

因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註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而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騫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而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其甚麼樣剛毅

朱氏公選曰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會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際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

卷之四 正統

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

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皇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無聲無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未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卷之四 正統

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視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踐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踐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器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

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闢。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惟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脉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垂

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兩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過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有存本原。有工夫有用。歷選

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垂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為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

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  
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  
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  
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恁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  
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  
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  
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五

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  
寸間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常常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  
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  
下真如一物之在日斯可謂之知性也已登登焉戒  
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淺意乎  
又曰為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  
子之道造詣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

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  
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  
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譏譏然自以  
為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  
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  
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  
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  
能傳此一書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五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  
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  
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  
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  
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思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弘大剛毅卓  
然身任斯道之責厥功偉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

在○於○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  
 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  
 而○無○內○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為○之○克○周○為○  
 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道○之○而○不○能○欲○間○  
 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於○此○始○焉○有○  
 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  
 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視○不○聞○之○微○淡○造○  
 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  
 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

學統

卷之四 正統

注

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  
 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  
 於○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為○無○忌○  
 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關○不○可○不○察○者○也○善○哉○  
 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  
 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  
 作○中○庸○而○揚○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  
 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  
 思○路○絕○而○後○為○聖○人○絕○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

之○呂○溫○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  
 翱○亦○自○以○為○與○於○子○思○之○學○嗚○乎○斯○皆○中○庸○之○罪○  
 人○也○已○

學統卷之四終

正統

學統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為孟蓋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

卷之五 正統

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為姓世居於鄒故為鄒人有孟激字公宐者娶仇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為賈街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

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于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斷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由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卷之五 正統

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爾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顯王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止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於鄒君畱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周顯王三十一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二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甲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

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北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省刑罰薄稅歛淺阱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青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空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故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為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並畊之說。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說。孟子曰：

卷之五 正統

五

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於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荅。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助勞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間，文公以事齊楚為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隣也。東公恐其逼也，問計於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於鄒。明年遂適齊。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賜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為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即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

卷之五 正統

六

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驩及鄒衍。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知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卷之五 正統

人雕琢玉哉。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王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絕之深也。然而驩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食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於齊。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異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此。齊臣蚘。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蚘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解以

卷之五 正統

為。砥。毒。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為。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共。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為。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兩。宣。王。乃。謂。時。子。曰。昔。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

學說

卷之五

正統

七

萬。鍾。使。諸。大。夫。兩。人。皆。有。所。矜。式。子。昂。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子。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安。之。子。曰。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克。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夫。子。奚。喜。也。曰。其。為。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為。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潛。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願。以。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

學說

卷之五

正統

十

片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  
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  
於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是時宋王偃者嘗滅  
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於諸侯然  
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為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  
者卽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為於宋遂反於鄒  
為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  
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  
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  
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卷之五 正統

十一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其  
故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  
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  
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牴牾之矣牴牾之反覆則其夜氣  
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卷之五 正統

十一

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無喪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論性。則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卷之五 正統

七

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濼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澆。資之澆。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

卷之五 正統

七

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  
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  
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蓋是時聖遠言湮  
異端叢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為已任七  
篇之中於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  
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五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  
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  
有大國以德假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伯者三王  
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謂我願之  
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為其道也又  
曰白圭之道循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  
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  
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言不歸楊則  
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  
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五

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口口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  
哉予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為天下萬世計至深遠  
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  
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於四基山之陽。子墨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七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而言侏離矣。

皮氏曰：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

卷之五 正統

大

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

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仁字。孟子開口就說仁義。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述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又曰。楊氏為我。至於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易見。故孟子開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述

又曰。孟子儘雄辨。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詞。之弊。而孟子非一日也。孟子以容。



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  
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  
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  
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  
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  
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  
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立○其○迂○濶○而○不○足○用○  
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  
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

卷之五

正統

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說○  
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  
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  
下○亦○足○為○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制○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固○定○于○變○萬○化○只○從○心○  
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  
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  
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  
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  
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  
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

卷之五

正統

正

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  
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  
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冕○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  
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  
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  
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者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卷之五 正統

善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

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若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

卷之五 正統

善

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於義利開辨得毫釐不差又曰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說良心諸處說得人部汗

流。又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焉

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

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

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

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

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道

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

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

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

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

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

以培其後故無所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

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

旄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

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

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

身以赴之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共同

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

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

學。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

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

應固有不容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

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

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

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時

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

性合宜無一事不求。適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此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克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乎。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暴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

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三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

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  
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滕文公。雖未  
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  
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  
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  
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滕文公。為世子章而詳  
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  
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幸

子之言信矣。

問。暴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  
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  
使僻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  
妄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  
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  
□□篡弑之禍。故孟子凌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

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淺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  
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  
害得箇龐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  
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  
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  
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  
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幸

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  
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  
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  
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  
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  
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  
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  
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

嫌而遂輟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不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特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空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學

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弊。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愿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熈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學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間。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間。則應以何必曰利。但文之間。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

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空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爾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退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畫

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口口篋試，皆災禍之害人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畫

又曰：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又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又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

裕本全在此十萬之辭。脫履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靡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警。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辰

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混其一定之分。其發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開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

又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辰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



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辯之也。

又曰。洪水。蓋獸之災。由氣化。口口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故孟子之辨。學統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孝

學欲正人心。其任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心。

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咈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潤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孝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子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又曰孟子言知言卽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卽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表

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

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

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

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知

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

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表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

之戚然不寧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

至矣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稱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

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暇妄議至朱子又取程

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

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

之門造道之闕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

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

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

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苟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

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

實自繼之者善求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

後獨孟子七篇試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

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攝天理遏人欲也。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分莫切於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絕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克四端達其用也。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秦越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內無真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克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克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知言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於揚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

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為他說所惑  
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  
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說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  
心也舍顏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

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  
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聖

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  
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

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  
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

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  
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

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灑却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

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

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  
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

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  
沉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宗以知言養氣為要知  
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

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舜  
學統 卷之五 正統 異

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為  
功於萬世不小惟是生於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

百有餘年而異端蠱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  
子之道不絕如綫常斯時也即欲不辭而闢之得

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  
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

虛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  
者或以為虛或以為英氣太露視顏曾不無少遜

吁亦過矣使顏曾生於縱橫邪僻之世必不能隱

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一語孟氏苟出於  
宜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己爾又惡在其以口  
舌爭也顏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為此  
懼開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咎公都子  
好辨之問也一則曰子不得已再則曰子不得已  
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即奈何以此為聖賢  
優劣耶乃若苟卿王克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  
馮休李泰伯晁說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  
或辨或續或刪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  
獨劉軻陸筠余允文數輩耳千餘年間紛紛疑議  
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  
稱四子竝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  
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於孟氏何如也嗚  
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於致辨矣

學統卷之五 正統

學統卷之五終

學統卷之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管道縣人也原名敦  
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  
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於外家  
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

學統卷之六 正統

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若  
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叅軍獄有  
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  
莫敢爭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  
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  
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  
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  
能辨分寧獄者吾獨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

惡少莫不慚焉。○本○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為○憂○而○以○  
污○善○政○為○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  
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  
翁○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為○使○人○或○講○先○生○於○公○公○臨○  
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  
判○虔○州○公○復○為○守○熟○視○先○生○所○為○乃○大○悟○執○其○手○謂○  
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虔○部○員○外○  
郎○通○判○永○州○催○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  
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為○廣○東○轉○

卷之六 正統

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  
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檢  
以矜恕平反為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為不寃蓋先  
生盡心職事仰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  
盡其所為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  
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  
冷然合於淦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間而樂之遂  
築堂於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  
之道足矣因取管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

鄉邦也學者稱為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  
起先生將大川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  
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彝  
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先生問道甚早不由師傅嘿契  
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  
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

卷之六 正統

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愛純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  
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証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  
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

極之蘊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  
 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  
 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  
 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  
 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  
 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  
 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  
 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  
 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  
 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

卷之六 正統

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  
 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  
 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  
 失於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  
 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  
 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  
 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提  
 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  
 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  
 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  
 臣臣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  
 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  
 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

卷之六 正統



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採南安時、洛人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道君子也、因與為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即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

學記 卷之六 正統

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為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餽粥、不給、亦職然、不以為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

高、曾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善雅意、林壑初不為人、不取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賤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意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

學記 卷之六 正統

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善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

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悉。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怨。氣。象。可。想。矣。

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括蓋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

卷之六 正統

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大中外。未嘗言其有道。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

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遠。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

卷之六 正統

之勸刑辟。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

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人。

極之妙。不局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白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

學章

卷之六 正統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一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証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首言此豈自証者耶

又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區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五帝

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明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先生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學章

卷之六 正統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種穆修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窮管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說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七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周子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其身其本則在於心

又曰周子說太極和陰陽來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

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七

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周子引易言以中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

學

卷之六 正統

古

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擷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川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而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

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

學

卷之六 正統

古

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弘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

時○又○只○是○這○靜○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怒○且○其○所○論○不○出○乎

修○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賅○如

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

文○典○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

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國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

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

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

復○明○於○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難

平○日○用○之○間○由○樞○乎○陰○陽○五○行○之○賦○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

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

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

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

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

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

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

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者○通

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道○之○根

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

道○哉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

軻○氏○開○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於○萬○世○人○謂○孟○氏

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

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

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

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

卷之六 正統

未

卷之六 正統

未

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為高安獄椽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微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觀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

學

卷之六 正統

太

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親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人知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

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為者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卷之六 正統

太

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勉齋黃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

之領會而于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為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又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年

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又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說又曠于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說，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說。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年



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真氏曰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

卷之六 正統

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滅止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

他人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子正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卷之六 正統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歐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  
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  
嗜。嗜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  
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流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川豈不偉  
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卽兩儀  
之義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  
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  
說。無非取於易者。

卷之六 正統

書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  
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  
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  
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  
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  
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  
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  
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嘿識。

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  
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  
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  
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  
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  
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  
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  
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  
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  
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  
大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  
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  
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  
發明。其經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  
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

卷之六 正統

書

發。其經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  
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

詰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并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道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

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非

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太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為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非

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故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荅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宋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書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宋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德。

因圖以發其日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日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事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即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通公溥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觀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肯綮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

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事

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

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

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差

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

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幾章只

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

此則務為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

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前

於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

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

為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為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間

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又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

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差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

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

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

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

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謙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

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

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明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

又曰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

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書

整菴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疎矣

又曰通書四十二章義精詞確其為周子手筆無疑至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印氣印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顧涇陽曰程伯子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書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太學魏掾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  
 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  
 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  
 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為道易簡而精微博大  
 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  
 下士未嘗為吾儒標門戶而為吾儒者咸相與進而  
 奉之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  
 同而為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  
 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兼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  
 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關佛可  
 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  
 謂深於闢者矣

又曰太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  
 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  
 以其所得者為學及其弊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

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為修身謹行訓誥誦習  
 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揚蘊奧而天  
 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  
 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  
 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  
 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  
 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  
 復也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兼

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  
 世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  
 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大中而外即無有知其為有  
 道者或謂無極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种穆或謂  
 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  
 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  
 或謂周子陸說偈也說見涑水紀聞溫公一篤實  
 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  
 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嗷嗷全谿之辨結



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並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則又謂元公未會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者乎夫崇正學即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斥

學統 卷之六 正統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元公之謂與其元公之謂與

學統卷之七

正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前編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為河南人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遺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

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十歲能為詩賦賦附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堂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

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  
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  
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  
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  
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  
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  
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  
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二

曰然戒曰侯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  
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  
泄痢大行死亡甚眾獨郭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  
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  
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  
問所欲再則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  
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  
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

其弊先生為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  
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乃無一人不服者  
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  
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  
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  
二百餘為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問月而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  
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  
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三

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  
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  
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  
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  
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  
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  
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

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勛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華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故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生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四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五

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  
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兩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即橫  
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  
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  
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  
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  
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  
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七

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  
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  
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  
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  
生雖道不同。而常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  
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  
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  
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  
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  
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  
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  
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  
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  
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  
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壩。與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七

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助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助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助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助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助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慄。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八

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確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此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聲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復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橫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九

治舊惡分地而皮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其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十

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

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進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爲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十一

史 124—154

時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已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主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濁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主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者精義具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開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極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先生處之。終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為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為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倚與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為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治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既歿。門人為文敘述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為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蓋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嘆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又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



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艾關樑。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與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某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吞嗟。

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悅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哇吟。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又曰。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開朝廷與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倍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

二

也。

生斯人。時命不侖。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

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於兄弟。則誠友。於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此。是與嗚呼。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學錄 卷之七 正統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遇洛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至於與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戰守兵陣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

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嘆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

學錄 卷之七 正統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仰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

通塞既除宗正承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  
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  
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問道甚早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  
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  
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  
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  
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手

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稍不多  
為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  
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  
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  
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  
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  
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

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蓋先生  
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  
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志朝廷然久幽之操  
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  
飲和茹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  
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  
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貧  
者志饑寒仕者志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手

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  
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  
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依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  
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  
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  
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  
日用之末反求諸已則固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  
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際止澹  
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學變之感不一知  
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  
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  
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淡見於聲容然望之崇  
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非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  
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濼其去就吾義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聖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  
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  
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  
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  
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海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腹每

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槌決了人  
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  
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晝氣象則別明  
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  
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於去  
就却又分明不放過一步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聖

郭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勤之艾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  
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  
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  
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凝然不動是聖  
人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為者聖

人弗爲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

又曰明道可比顏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

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

感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習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

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

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

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

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

怒時速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速忘其怒是應擴然

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

去看方始得

又曰明道蒼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

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

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

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

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

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

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

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

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擴然而大公

卷之七 正統

卷之七 正統

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整○否○朱○子○  
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  
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遠○忘○其○  
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  
可○見○

問○明○道○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正○心○誠○  
學○統○卷○之○七○正○統○  
意○以○後○事○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  
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  
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  
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  
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

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  
說○關○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  
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  
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  
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  
賢○愚○皆○獲○其○益○

敬○軒○薛○氏○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  
學○統○卷○之○七○正○統○  
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  
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  
時○猶○曰○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  
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  
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

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未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本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不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

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

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為兩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完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粹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利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

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也。

整菴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具。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為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

卷之七 正統

學

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一云。

又曰。明道先生。嘗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為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詎已。詎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卷之七 正統

學

又曰。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禮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說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說為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脫。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



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說道。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卽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說，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註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非真。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心先語，蓋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

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愚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間言。以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賢者類如此，類然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學統 卷之七 正統 註

乃學之要，就此數段觀之。明道之大指，可見。至於取佛首脯池龍闢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說，辨之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之爲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爲佛家公案，轉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偶引一二禪語，以爲沉遂從，而摘取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混入於罷莫拳棒之間，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面壁，語。

人曰明道在是吁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闢異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誣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即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恐其爲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爲嘖嘖焉爲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會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會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畏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騫高遠其流弊殆至如洪水猛獸之酷而莫之可救也後之君子亦或有取於鄙說云

學統卷之七 正統

詞

學統卷之七終

學統卷之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辨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

學統卷之八 正統

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尋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秘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論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官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二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迨隆暑熱。恐於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二

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養。惟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講。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適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  
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  
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  
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  
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  
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謀主上知  
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  
宿齋預戒潛思存誠真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  
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  
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  
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  
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單食瓢飲季氏魯國之  
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  
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  
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  
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折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  
恭執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功主不得不  
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  
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  
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  
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  
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  
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  
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  
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  
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  
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  
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  
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講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講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問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六

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膽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華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徵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切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以敬為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情。不幸未究所施。嗚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

卷之八 正統

為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才。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闔天下之義理者。多有嘉言。以新聖德。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以其論歸本。不冉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為何故。

卷之八 正統

九

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䟽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中曰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綱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

者方命取書後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為辨解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一

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辨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取於

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五

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則○在○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五

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惟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

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問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况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據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孫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嘗

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  
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  
端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  
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  
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  
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  
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  
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  
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  
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

觀延平亦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  
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若  
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  
旒黼纁衿之擬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  
畧發還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  
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黼纁非謂全  
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  
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答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  
箇動統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  
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  
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  
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  
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  
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木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合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一樣。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合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

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木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間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思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曰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因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幸

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

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棄事事皆從他做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幸

又曰伊川言心即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敬軒薛氏曰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

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為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

學說

卷之八 正統

註

通行者而可目之為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為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為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樂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微上微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起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

學說

卷之八 正統

二十七

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賦生平疾程頤之奸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目之奸此豈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說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拳棒下矣即如育明之季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群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誦指月錄依舊秦和孔孟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為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袈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談浴

聞笑程朱嫂罵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為解脫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蔡某曾有得反竊其說以為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為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為三嘆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書

學統卷之九

正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為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齊公諱崧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齊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齊公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統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  
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  
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  
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誤之也夫口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一

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彙  
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  
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今之賢否監司者守今之綱朝  
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  
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  
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  
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

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  
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  
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  
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  
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  
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  
俊卿劉琪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  
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  
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二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我  
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  
人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  
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  
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  
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先生  
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  
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  
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問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早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謙言而安於私利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益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

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壽其衰索窟穴之所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富事任能否自見矣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實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倚而四重以舉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承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良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存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冊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

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為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早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西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摺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而封首論近日摺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損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屢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卡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學統

卷之九 正續

九

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存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雙渡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礙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

學統

卷之九 正續

九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朴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為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王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

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其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間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漏覲說抹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而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其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玉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贖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則冗庸矣。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降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本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蕪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本

全珠為脯醢。以玃券為詩文。宰相可嚼。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廢入。棄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

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苟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古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于其間。則雖欲懲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古

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中敕令嚴武備。載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大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而辭待制。講寧宗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大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韓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口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讓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謫告警勸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笑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心將有扼腕不十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  
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  
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  
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  
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  
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與衛入宮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  
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  
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  
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  
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  
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  
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  
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端任已私。而陛下亦得

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  
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  
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寧宗進  
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玩經觀  
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  
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  
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  
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  
嫡孫繼統而代之。註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  
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  
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  
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  
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  
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者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會二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寂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手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間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剝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使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而不可樓輪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暉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勝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手

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軒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徒建陽之考亭。算  
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  
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  
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  
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  
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  
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幸

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  
生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  
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  
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  
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  
表恩澤。諡曰文節。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  
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  
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章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  
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  
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  
編。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  
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以居敬為上。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  
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

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善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敬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二塾。在昔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領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而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

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章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主

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主

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德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賜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弘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繁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泥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手

而極中庸之言。起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變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病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口口。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手

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  
為世法是非委棄之具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  
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  
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  
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  
能以造其闢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  
吾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  
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堯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  
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  
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  
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  
晰呈露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  
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  
以至泣下然謙辭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  
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

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  
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  
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  
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  
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  
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堯  
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  
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  
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  
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  
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  
心端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自表而充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籠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書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儵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

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書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矩矱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  
網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  
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  
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  
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  
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  
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  
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素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  
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  
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  
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  
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  
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  
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  
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

奔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  
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  
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  
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  
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  
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  
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  
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  
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素

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  
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道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  
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  
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  
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  
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  
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  
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



如響愈扣愈深。聲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輔櫟。經傳。遠指為楷。拍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季

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為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正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季

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做可也。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日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

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竝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手洙泗伊洛之緒凡異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異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自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言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明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竝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宐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閔節授之法壞射飲

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

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成視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兼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倚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醒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謫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愛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

深而行熟則貫。精相合外內。萃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肇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猶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

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為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

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

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整雲霧而觀青天也。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並不會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  
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蓋  
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  
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  
折衷以義理之備術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  
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  
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  
見妄有疵議或動拾成說寓以新名術新奇而掠著  
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為  
聖為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  
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為聖為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真  
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  
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  
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為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  
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  
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  
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

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  
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其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果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剛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鷓鴣得腐鼠。而嚇鷦鷯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  
稱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  
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之語其  
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其論氣質  
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  
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  
能作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巽

又曰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  
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

羣姦得志終至債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即理也

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  
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空為法

又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

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

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

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

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

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巽

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

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為太煩者又有博覽

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

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

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

枚飲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  
悉尤非趨簡徑樂闕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季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而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口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者述亦富當時從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

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季

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為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遇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即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  
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  
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  
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  
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  
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  
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  
物是外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奎

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  
世卽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  
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  
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認爲行文爾若  
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  
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  
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一指也

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  
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  
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筋估  
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  
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  
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奎

來若人不會用得某許多工夫却去看某底不出其  
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  
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  
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  
子之時那說並作而仁義克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  
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  
朱子之時那說並作而仁義克塞不有朱子孔子之  
道不著也故曰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



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書

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其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曰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若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恐去道益遠矣嗚乎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書

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來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喁喁於其間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為楊墨為佛老而居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耶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管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為秘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為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聩聩坐受其欺即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間亦洞察其為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

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克塞宇宙而不顧。既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嗷嗷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美

難滅。炮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乎。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

學統卷之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糾。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

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藁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頓。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埴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閔問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夫鏡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問問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已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閔子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言而止今誦其言萬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內則

有以乎其家外則有以乎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閔子子單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四

又曰閔子之辭費字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學統 卷之十 翼統

五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凝於曾德行亞於顏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即處後母一節真誠愷摯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往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

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之十終

卷之十 翼統

六

學統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蓋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十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而冉子問子桑伯子  
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或  
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  
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  
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  
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  
子阨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二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  
論其材曰有士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  
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  
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塢  
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  
賢冉子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  
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  
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而有君之德也蓋毋不敬可以對  
越上帝  
朱子曰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  
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  
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蓋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  
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  
去仲弓則自欲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三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  
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  
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  
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  
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  
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  
言敬矣  
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朱子曰以或人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南面以此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

釋寧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

學統卷之十一 翼統

四

學統

卷之十一 翼統

五

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南面之稱良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尚書載堯曰欽明日恭讓載舜曰溫恭曰寬簡然則君天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問諸夫子者矣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說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說也居敬而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乎若仲弓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天下平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濶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苟況稱仲尼子弓爲大儒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學牛既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意近之矣

學統卷之十一終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為說辭嘗從孔子求為已曰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

學統

朱之十二翼統

十一

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末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學統

朱之十二翼統

十二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端木子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勸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為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  
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創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  
故其言多見於魯諸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  
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  
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  
子既歿，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

學範

卷之十二 續統

三

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  
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  
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  
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若子  
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  
也。

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  
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肖屈  
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  
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放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  
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

學範

卷之十二 續統

四

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子  
而下，使用者于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  
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  
上而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  
顏子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  
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

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  
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  
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  
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  
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  
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

學統

卷之十二 翼統

五

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  
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  
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  
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  
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問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

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  
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  
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  
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  
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  
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  
者哉

學統

卷之十三 翼統

六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  
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  
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  
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  
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  
已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  
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淵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誦篤於親師習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辨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即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者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已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耶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為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間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上假托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偽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

學統

卷之十二 異統

七

學統

卷之十二 異統

八

苟非後世諸儒尚論明辨聖門大賢並與倚頓儀秦輩埒矣其為侮謗誣損可勝嘆哉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為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耶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註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為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公抑又何耶升菴之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瘁其掌君子以為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學

學統 卷之十三 翼統

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儀。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

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白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貢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中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哀公八年春吳伐

學統 卷之十三 翼統

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子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損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

學統

卷之十三 賈統

三

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卽推有子云。唐追封下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益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

學統

卷之十三 賈統

四

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商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彘。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

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若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間仁言之利溥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學統

卷之十三 賈統

五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

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氏宜為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

學統

卷之十三 賈統

六

之其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為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為何如事願乃一子一奪同於優戲會童孺之所不為而謂聖門為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為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誣有子為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

知其所爲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誣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之十三終

七

卷之十三 翼統

七

學統卷之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問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一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闕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

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資。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門謂子游為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問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二

言子褻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為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斂，言子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人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三

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為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



二○三○子○假○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又  
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假○之○行  
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  
豫○當○是○而○行○假○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  
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  
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都○有○子○游○家○云○唐○追○封○吳  
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子○游○為○宰○孔○子○以○得○人  
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四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  
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  
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  
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  
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

之○也

又○曰○吳○公○言○假○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口○國○身  
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  
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  
若○見○訓○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  
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  
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  
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  
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  
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五

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  
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  
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  
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

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  
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

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

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于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潛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官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六

之士進而奔競諸舉之風息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中而止蓋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爾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為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榮傑之士者非耶考勾吳雖僻與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

札亦以閱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哀然大賢為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耶或曰吳學始於言假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耶

學統卷之十四終

學統

卷之十四 翼統

七

學統卷之十五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及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

學統

卷之十五翼統

十一

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鶩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權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攸梯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

學統

卷之十五翼統

十二

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上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上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伎之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上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上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

學統

卷之十五 翼統

三

歿。上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為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問諸侯。文侯問於上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上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上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放僻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上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上子曰：非也。已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上子為聖，云：上子習於詩。

能通其義，相傳今也。詩序：上子之遺說也。或曰：上子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上桐。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上子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學統

卷之十五 翼統

四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籠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

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會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其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學統

卷之十五 翼統

五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傳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切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於為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凌滯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為學要惟君親賢友為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

一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博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腐華拔藻。以為文章摘句。以為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篤虛就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僞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

卷之十五 翼統

六

學統卷之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華廣川先生

先生姓華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褒然為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十一

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

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庠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常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十二

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蓋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三

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

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口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者。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四

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五

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

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曰。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

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亦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六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會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漢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騷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七

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

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餘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即孔子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即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真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為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為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夷考其時亦弘便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費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為不詳要

學統

卷之十六

翼統

八

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禳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為之乎即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問東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為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為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七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十

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為博士先生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行

軍司馬先生請乘遠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卒擒吳

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口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口口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二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風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鉞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學統

卷之十七 異統

王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膏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藩。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

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弘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學統

卷之十七 異統

四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學義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卷之十七 翼統

五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却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效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

卷之十七 翼統

六

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沉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

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  
下止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乎四海之感雖蒙  
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  
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  
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史氏  
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  
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七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  
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  
乃始以日用為批糠大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  
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  
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  
裘葛即正理所有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  
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

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  
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  
未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  
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  
謂不知量也其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孟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  
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  
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學統 卷之十七 翼統 八

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  
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  
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  
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  
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  
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精哉故論  
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  
子皆當自責自求始末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  
也

又曰孟子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欲其身清其心棄絕

學統

卷之十七 異統

九

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為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為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

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況為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為有見

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為精粹又豈荀楊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學統

卷之十七 異統

十

又曰韓文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難

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與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關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虛海上留衣爲

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

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

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持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

流竄播遷兩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

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僻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

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魁狂濶於既倒

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此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

卷之十七 漢魏

七

學統卷之十七終

學統

卷之十七 漢魏

七

學統卷之十八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張橫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虔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

學統卷之十八翼統

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為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為足也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即語人曰此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綴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為郿州

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

具酒食名鄉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名鄉長於庭誦誥告諭使往告其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問否問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如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郿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

學統卷之十八翼統

從之者遷著作郎會書涪州軍事判官涪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神宗嗣位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即命召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為對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為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寢不悅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故末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

學統 卷之十八 異統 五

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為之論定。非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詢。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

古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諡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官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為人謹嚴。是以共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

學統 卷之十八 異統 四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程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敦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五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體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

程子荅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

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

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容所照而

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呂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

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荅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六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

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

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

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伊尹之於孔子  
又曰橫渠說心統性情又說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  
般所在說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  
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  
橫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  
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說  
了

學統 卷之十八 異統

七

又曰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  
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  
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  
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  
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  
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  
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  
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  
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  
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  
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  
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又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  
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說  
也

學統 卷之十八 異統

八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  
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  
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口為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為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九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

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

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

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

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

至自然終是此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

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

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

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

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為知道不為見

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橫渠早年馳騁於孫吳泛濫於老釋一見二

程論易即撤去阜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

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銳意復古慨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十

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含有志未就而好古

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橫渠能養浩

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蘊

藉泮渙優游強探力索之勞化而為從容寬裕之

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於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

抑橫渠之書正蒙得失參平西銘純粹以精前賢

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

語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擬撲不破而

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

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印○統○名○之○謂○也○橫○渠○之○意○正○  
如○是○爾○後○世○謂○宗○說○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  
愈○遠○嗚○乎○胡○弗○取○橫○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之十八終

學統

卷之十八 翼統

士

學統卷之十九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  
職建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  
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  
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  
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十一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  
獨未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  
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  
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  
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  
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  
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  
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

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  
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必義先天之旨著書  
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先生初至  
洛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其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  
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中諸賢退居洛中雅敬  
先生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  
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  
哺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與至輒嘖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二

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  
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  
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  
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  
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折法固嚴  
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  
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  
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  
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先生  
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  
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  
其父識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  
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  
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  
先生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  
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  
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

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名其子伯温曰誌墓必以爲吾伯淳故既葬得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穩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隱居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温仲良伯温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成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蒙穢地惜其無所用於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四

又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待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木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五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

在經綸最為盡之

呂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惟然如親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博博應對不窮  
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崕曰邵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  
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  
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木

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  
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  
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  
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大道質以人事興廢  
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鳴乎  
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  
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  
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

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  
先見嚙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  
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  
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  
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  
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濶犯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七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  
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  
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  
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扶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  
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



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

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帝廟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九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

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

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

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

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九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九

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

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

川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

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

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

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論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宜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典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曉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

學統

卷之十九 異統

十

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用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

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採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解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

學統

卷之十九 異統

十一

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敬軒薛氏曰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紫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於是。以繫詞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五

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

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為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晝升天也。如水此証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袞。得地在內。不陷。蛟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五

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閭闔。往來消長。閱之熟。

而襲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上之邵行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古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為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古

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於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於下學工夫不無少

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於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畧等爾其所自為傳有曰舉世尚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決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康

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察乃以斐斐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為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古

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為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者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宜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

漢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五與三十之數。迭為用者也。雖其為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以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煩者也。市井無賴。頗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餽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呼。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共

學統

卷之十九

翼統

七

憂而未育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彈反覆辨之。為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之十九終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請却之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養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悅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為并州通判聞而進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

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爾

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

為皇子進知制誥因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

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

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

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

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

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工

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

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先生言遠

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

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

圖閣直學士韓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

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

不許已而代王陶為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

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

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  
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  
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  
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  
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哀辭堂候時以爲哀自知不  
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王

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  
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  
財貨百物不在民間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  
賦此蓋系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  
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  
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  
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  
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  
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  
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  
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  
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  
宗平河東立糶法時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  
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青苗  
亦猶是也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  
曰今天下鈎鈎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四

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  
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  
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  
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  
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  
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  
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  
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

不用○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  
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徙○知○諒○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  
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克○事○見○克○傳○帝○欲○復○用○先○  
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  
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卷之二十 翼統

五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  
而○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常○先○  
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  
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  
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印○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

嘗○以○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  
在○於○是○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遇○關○雷○  
為○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  
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  
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  
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先○生○曰○  
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  
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

卷之二十 翼統

六

未○除○吾○死○不○瞑○日○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  
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  
五○害○乞○直○降○救○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  
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  
戎○為○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  
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  
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救○邊○  
吏○曰○中○口○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  
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  
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若朝廷天下大事也是  
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  
遂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露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  
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聖統

卷之二十 翼統

七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  
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  
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  
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  
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

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那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  
曰乞免鵠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  
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  
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  
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聖統

卷之二十 翼統

八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  
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  
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  
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  
見上司馬公靜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大  
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

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却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愛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志，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九

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荅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荅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為本。嘗語人曰：為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為，無不可以對人言者。

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勲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空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愚概之。老釋之說，盡荒唐。

學統

卷之二十 翼統

十

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於吾說者也。公之言，漲於踈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學統卷之二十終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克世洛人曾祖仲宣  
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為河內先生次  
子洙字師魯是為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  
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  
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十一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焯不  
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  
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  
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  
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  
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  
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  
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畱賜  
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十二

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  
中和言動可以為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  
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為處士以歸使  
焯縮藏利器不為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  
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  
被害先生死而復避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  
年劉勣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  
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  
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川故讀  
易地也闕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  
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  
授左宣教郎克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  
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  
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滿居於涪涪人為立  
祠於北岩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  
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  
哲人為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  
之諸公薦先生其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

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兼職學統

卷之二十一 真統 三

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泰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西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

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達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讐之義乎又況學統

卷之二十一 真統 四

來使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共之讐與之議和竊為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為趨晉日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

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  
己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為有道之士也當時  
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如  
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  
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  
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  
答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景定中諡  
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五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  
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  
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  
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  
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

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  
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諱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  
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六

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  
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  
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

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  
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

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其  
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

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

定亦多近傍理

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承稱之其察之審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七

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其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又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涇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妖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夭而已。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八

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為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於師門微指少所發明。

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矜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者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學統

卷之二十一 翼統

九

學統卷之二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斬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紹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募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

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二

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愠對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議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

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鼎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衝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東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三

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割其遠外州郡而已後口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管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翔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脇異已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泮於是耿南



仲大怒宰相唐恪何巢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口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會二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口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肯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四

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絨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

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收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五

善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掛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焄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未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

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願。僻復除知永州辭復子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先生初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六

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寧將仕郎稱。弗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為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七

及哉。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河東侯氏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賴昌新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却信得於

學

卷之二十二 翼統

八

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歸然人材之冠

見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脈傳發明宣父之旨

以嘉惠來茲而於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

辨之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荅嶺川曾幾書有曰釋氏

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

以理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

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

學

卷之二十二 翼統

九

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

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

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克

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

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

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

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

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於斯道殆所謂較然

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

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之二十二終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翼統

十

學統卷之二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待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十一

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望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暇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闡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蕪山三縣皆有惠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

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

學表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十一

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地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宜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聞口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

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口人圍京城勤王

學表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十二

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軻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闔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  
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  
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  
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  
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  
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  
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  
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  
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開口人駐磁相破大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異統

四

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  
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  
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  
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  
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  
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  
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  
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  
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

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  
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  
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  
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  
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  
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吏又言蔡京  
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  
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異統

五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  
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  
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  
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  
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  
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會不  
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日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  
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

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免鷲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奉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奉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異說

六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

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異說

七

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屬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為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

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迪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然穎悟

又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疑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其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

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八

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能窺見間隙遂入中口舉世傾軋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堦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

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道經以倡天下而升堂

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

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

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處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

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口口矣惟有楊謝二

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

涯淡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

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問河南兩程先生之

道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九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

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

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

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因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接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學統 卷之二十三 翼統 十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斯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頗不滿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為龜山病也即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煅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於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闡中諸大儒而始昌迺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與氏下哉 卷之二十三終

學統卷之二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為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驚曰裏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一

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請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見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間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憇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

於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通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口人犯關之變。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

學編 卷之二十四 異統

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望。以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頤等共十人。其言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號。雄斷仁心。仁間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

遂啓口口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振獄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入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

學編 卷之二十四 異統

日。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子敦。叙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異說

四

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

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異說

五

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徹廟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堯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道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兆□□之侮是其畷畷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六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者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

適用畧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為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府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隣於駁雜涉於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褒然為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 卷之二十四 翼統 七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博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想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一

不傳於千五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絺之為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為目擊而意會也。侗幸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二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為目擊而意會也。侗幸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茲今二十有四歲矣  
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  
而喜怒易以播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充而智  
巧襲靡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數朝夕恐懼不寧猶饑  
寒切身蓑蓑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收以此不肖  
之身爲先施長者累哉慙哉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  
行而心有所舍儼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倘當守此  
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  
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三

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  
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  
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  
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  
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  
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  
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  
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頗謂  
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必進矣其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

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  
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  
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  
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  
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  
是其盡存養不至牴亡即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且  
盡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  
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

學統

卷之二十五 具統

五

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口國日衰義利不分  
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  
而不知義則至勢日孤人至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  
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為  
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  
縣鄒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澈無瑕非  
吾曹所及韋齋以為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  
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  
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

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翌日忽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  
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元至正中追  
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而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

學統

卷之二十五 具統

六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  
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  
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階墜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

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而益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問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真得龜山法門。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異統 七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初其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初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說。恐懼所不問。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異統 八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若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來方曉得他。



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  
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  
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  
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  
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  
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九

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  
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其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  
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  
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  
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  
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問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

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  
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伊川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騫紛  
挈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  
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而壁  
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  
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十

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  
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  
坐為禪和子閉着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  
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  
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  
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  
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  
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千足萬  
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

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  
等閒看者。愚於此曾下工夫。實體認。自謂稍有所  
見。已於開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  
之。

學統卷之二十五終

學統

卷之二十五

翼統

十一

學統卷之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  
獻公浚之子也穎悟風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  
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  
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  
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廢補承務郎紹興間  
忠獻出督奏先生克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  
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  
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募  
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問以軍事人奏因進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之塗炭惕然於中  
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  
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  
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

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人乘間縱兵入淮，向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教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典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懇。懇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

卷之二十六 異統

三

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

卷之二十六 異統

三

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為竦聽收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口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太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為講官，異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為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聞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闔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諱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驛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論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

卷之二十六 翼統

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  
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  
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  
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  
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  
並准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  
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  
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

卷之二十六 異統

六

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  
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  
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  
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  
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  
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  
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  
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  
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  
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  
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具以  
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  
紀為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  
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  
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泰中賜  
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

卷之二十六 異統

七

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  
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  
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  
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  
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  
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  
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  
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  
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  
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術於詞章既皆不  
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  
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道  
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莛不傳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人

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  
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  
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  
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  
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  
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  
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  
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  
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嚙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  
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  
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  
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  
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學統

卷之二十六 翼統

九

其積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  
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問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  
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此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答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誠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

卷之二十六 翼統

學之力不以存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為天理以稼穡織紉為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玄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為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為之申明其說曰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

卷之二十六 翼統

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既已

有病即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沒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

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彼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為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翼統

上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未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

學統

卷之二十七翼統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  
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人  
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  
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遺事  
有未當必輪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  
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

事

卷之二十七 異統

三

舉常平郡太守薦權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  
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  
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  
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  
糶先生報以乞候穀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  
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劾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  
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卽  
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  
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口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  
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  
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老役  
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  
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  
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  
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  
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  
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

事

卷之二十七 異統

三

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  
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柝用錢監未鑄之  
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  
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  
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  
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  
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濤山再拜雨  
卽至後二年口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  
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甲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傲至吾郡鞠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珪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川愈湍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暇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口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口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

卷之二十七 興統 四

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隊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佻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開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既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遺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數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卷之二十七 興統 五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效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咽。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政困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受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斷。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七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詡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七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  
 為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  
 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  
 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為  
 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  
 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動於欲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  
 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  
 如此何其與紫陽昭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  
 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  
 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人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終

翼統

乙

陽於彌雷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  
 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  
 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八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書



蔡九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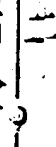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  
 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  
 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  
 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  
 晦菴欲為書傳未及為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  
 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  
 先生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  
 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  
 之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  
 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  
 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  
 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  
 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  
 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卷之二十八 翼統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  
 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  
 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  
 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  
 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  
 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  
 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  
 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  
 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  
 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  
 原窒變通之妙或仰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  
 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  
 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  
 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

卷之二十八 翼統



神知化者易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  
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  
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剛兮其無窮矣  
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  
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  
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化生者寒化醇者曠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三  
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  
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  
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  
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  
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  
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  
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  
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

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  
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  
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  
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  
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  
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  
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  
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  
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四  
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  
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  
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  
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  
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  
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  
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  
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  
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

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就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蹟。鈞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致

卷之二十八 異說

五

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辛酉。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夫子抗能世其業。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潔察焉。常若有負。沉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愚按。九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爲理爲數之故。微言寔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虛無。而言數

卷之二十八 異說

六

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七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口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口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世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議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於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今日改弦更張正當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  
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  
對言暴風雨雹災惑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  
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  
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  
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  
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口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口之憂蓋口亡則上

卷之二十九 異統

二

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  
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  
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  
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  
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  
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  
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  
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  
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  
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  
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  
卿上疏言口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  
心克口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口人內變而返言於  
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

卷之二十九 異統

三

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儲強兵  
足食為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  
克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  
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焯曰吾徒須悉引  
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宜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用  
為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畏口  
金通聘先生辭備泰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  
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  
宗優容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先生與留守趙

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思先生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為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科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會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管川之變非濟王本意而有遺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罪惡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四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徵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趙邑二稅管領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五

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口減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川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畔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六

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損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為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七

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持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讓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裨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為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為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人

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建事濟王一節為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雲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於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九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温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為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於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

卷之三十一翼統

曰體清聲啞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為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即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誦成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傳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者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也自有入矣結為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永樂中父改鄆陵牧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請其教

官克成鄆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鄆陵學

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

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

生日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

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

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

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

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

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

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

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

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

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

親為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

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

祈退教官為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

卷之三十一翼統

日聖門著教尚於不能窮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因足  
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  
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為大  
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為位而尸之先生至  
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  
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  
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餽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  
美官子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餽薛公之御  
也安哉乃改先生為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

卷之三十 異統

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愛  
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  
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  
因為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  
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廢  
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  
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  
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  
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為

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  
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  
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燹下振問何為僕曰聞薛夫子  
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  
之僕曰鄉人也因為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為之動有  
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為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  
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眾先生嘗  
學詩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  
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

卷之三十 異統

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  
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  
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為大理寺丞尋致仕  
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  
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空置之館閣以  
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  
鎮守太監與安特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  
為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  
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五

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空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卿。了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侯終日哉。遂引疾去。石亨雅敬

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官。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溫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六

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拘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

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為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為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遭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計開贈禮部尚書。蓋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七

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庶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韋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偽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奉印誦讀。瑄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齋。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矯峻。明典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

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末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歟。茲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糾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八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可知。伯仲否。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天子



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素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雜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九

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絕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素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

補云 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也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

愚竊以為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處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

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為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為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一

遠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笥稿二

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為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荀楊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於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

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蔽精神乎雖蒙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酌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一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為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當目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畧無停滯自中至老確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其書二錄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

滴○割○切○直○是○一○條○痕○一○摺○一○掌○血○也○學○者○讀○  
之○豁○然○猛○首○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  
哭○泣○終○朝○者○其○為○禪○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  
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柱○撰○別○出○  
新○解○以○誣○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  
推○為○有○明○一○代○儒○宗○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卷之三十 翼統

圭

學統卷之三十一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  
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  
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  
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  
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為不足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而端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  
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  
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  
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  
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為事兄每自外歸必逕於  
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  
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  
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  
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初家食有餘，惟以與人，不積下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壽，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為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為學，易偏苟，無真儒為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為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懼絕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一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嗟乎。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克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人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二

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戈陽龜峯間，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考而莊某豪放之士，日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為立學規，俾永遠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為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畧曰：為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作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

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威儼格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性性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情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

卷之三十一 四

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易。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

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

卷之三十一 翼

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為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

用彼之見性不週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為心學之害者莫其於禪今之為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辛年五十二學者稱為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闡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哲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遠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

卷之三十一 翼統

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掩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於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精勞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篋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中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議論聲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平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勞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鷄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卷之三十一 翼說

人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有繁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活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遊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慎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邇聖賢博及政教其於邪說

卷之三十一 翼說

九

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羅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者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于胡氏兩先生者朝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于一布衣

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  
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  
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白夫婦居室之  
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  
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  
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  
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  
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為齊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外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

卷之三十一 翼說

十

敬第得時行道則為敬事群居類聚則為敬業爾藉  
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  
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闕於聖賢  
大學之道即建樹鏗錡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  
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  
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楨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  
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  
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

錄大抵所為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  
在於是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羹  
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  
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  
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  
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學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說

十

居○固○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  
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  
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即○異○端  
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  
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為○敬○矣○又○按  
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  
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  
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  
從○康○齋○遊○既○而○竊○修○於○家○上○師○洛○闕○始○得○聖○人○之



敬而所著居業錄及敬齋集奉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於空虛為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于遠矣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三

學統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為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先生生於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為遠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一

編修開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為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與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

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為，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空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為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曰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黃絲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為

學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一

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為早年受學，不過為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家室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日間山木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

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初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

學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三

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初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

之域是豈所而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  
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  
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  
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先生  
曰是皆斯道之蠱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邇孔孟又  
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  
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  
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  
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四

既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  
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  
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  
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  
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  
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  
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  
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闢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

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  
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  
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  
明灑脫本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  
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應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  
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  
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  
所以安於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五

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  
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  
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  
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  
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雜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  
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不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  
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  
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合○惟○從○事○於○克○已○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  
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  
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  
自○以○為○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  
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  
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  
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  
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  
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  
學○統○卷○之○三○十○二○翼○統○太  
了○以○為○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  
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  
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  
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  
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  
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開○  
異○端○為○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  
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  
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

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友○  
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  
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空○隆○尊○年○  
之○典○使○緝○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  
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  
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  
莊○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蹈○履○嫻○潔○然○身○雖○早○退○而○憂○  
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  
學○統○卷○之○三○十○二○翼○統○七  
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情○容○居○無○臺○榭○宴○無○  
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  
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  
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  
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  
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為○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為○困○知○  
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  
裘○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既○西○障○狂○瀾○於○既○東○厥○功○於○

是爲大獨其間然自修謝絕門徒取醜顏角尺寸几  
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  
其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間置沉匿久而弗傳  
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以示來學庶吾道  
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  
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  
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  
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鏡

九

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於弄精  
神滅性真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  
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  
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  
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騫  
乎外亦非專守其感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  
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  
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  
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  
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  
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  
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  
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  
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  
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鏡

九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  
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  
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真  
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  
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  
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  
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感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  
波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蓋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  
者可不謂善言乎

崖後蔡曰周道微而新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窮儒必抗高玄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中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弘治中士厭文習之疲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嘔顏後之失傳中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畧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別偽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行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異統

十

圃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清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消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温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悲於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末編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

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國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刪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異統

十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稟英明高視濶步自詡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

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註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同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未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間。明白簡直。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七

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始於週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若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七

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於薛胡。亦猶橫渠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耕

冉耕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為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為司空。遂以伯牛為之。嘗從孔子。阨陳蔡。以德行者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犴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一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二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矚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問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典也。勃焉紂好為北部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為魯司寇。使子路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欲陽獨不肯墮。圍之弗克。子路為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宰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問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為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四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籛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籛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為孔悝家

臣懼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懼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祥。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或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嘯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愠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志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六

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疆。禦。不。侮。鯨。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學錄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朕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其家語。宰我嘗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為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

學錄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八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子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九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柘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學說

卷之三十三附說

七

弗敬子張學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特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念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學說

卷之三十三附說

七

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開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鷺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學幾也。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子之葬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顛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二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顛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為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塚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去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綱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郃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日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去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楚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畊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兒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  
 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藝  
 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  
 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  
 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  
 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  
 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  
 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眾說何施而得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  
 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  
 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  
 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  
 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  
 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  
 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  
 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  
 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鱒吾大夫欲長之  
 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  
 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  
 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  
 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  
 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末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誥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  
 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  
 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  
 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鉄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為魯  
 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  
 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 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那有道毅



邦無道殺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曰：「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桶爨而無椽，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踴躍，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為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卷之三十三附統

本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侯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為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卷之三十三附統

幸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問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凡』

則死而子羔爲之哀。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堯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垂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嶺，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垂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  
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

學統

卷之三十三附說

蓋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  
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  
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  
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  
有以荅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部伯宋加封益都侯明  
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  
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  
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  
不能荅鄭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容竝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  
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學統

卷之三十三附說

蓋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  
其寶以朝孔子問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  
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  
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採火者  
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  
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  
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  
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濟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幸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幸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學統

卷之三十三附統

雜

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鄆伯宋加封襲丘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鄆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

學統

卷之三十三附統

雜

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為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其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球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學統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為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為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為定也。子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疑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十

前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  
申授吳起起授子期則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  
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賈  
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  
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鏡 二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  
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  
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  
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  
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  
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丘明墓在嶧  
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  
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  
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  
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  
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  
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  
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  
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鏡 三

穀梁赤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  
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  
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  
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  
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  
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龍通私問穀梁而善之  
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闢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四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上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更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會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五

學統卷之三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卷之三十五 附統

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

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

卷之三十五 附統

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公平公亦卒。



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贖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

學統卷之三十五附統 三

各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為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

庶於義未為允。當即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卷之三十五附統 四

附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故村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楊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掇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

卷之三十一 附統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觀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為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述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為收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

卷之三十一 附統

時今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三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處與伏通。誤為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為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為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致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四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于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

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  
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空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五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問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謨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竟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坐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六

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縮減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額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縉絳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取，取丘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玄成及兒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七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上有失行，臣不直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毬。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園刺毬。正中其心，毬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八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係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

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而稱爲諛目諫爲誨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九

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腫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竝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竝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詁訓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其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長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放放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十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立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賜湯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

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卽其宅塚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七

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取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

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卽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

學統

卷之三十六 附統

七

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

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為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為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卷之三十六 附說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賈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說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闕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聞至。咸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竝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人莫遂焉。然缺焉。既有所有。存亦殘。編斷簡。蘭西京學。上從而撥。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謬漏踏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

卷之三十六 附說

之先。斯其為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如說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溷。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



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黃○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為○務○立○五○經○博○士○廣○第○子○員○設○科○射○策○勤○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褒○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廢○美○覩○羅○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為○武○而○漢○治○之○止○於○為○漢○也○

學統卷之三十六 附統

五

學統卷之三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學統卷之三十七 附統

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藏鄭興鄭眾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眾逵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日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寶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攝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蒐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雷暉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學範 卷之三十七 附說

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享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帝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雁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

學範

卷之三十七 附說

三

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威。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嗚呼。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期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人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中無二價道不捨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四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

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聵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五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換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信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朔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掎及孔氏男女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六

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令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

仕至上谷太守父客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仕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七

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薦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八

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黠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詁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黠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

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黠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淨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九

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

不忍去蒼門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  
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  
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  
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傲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  
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  
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  
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宗出拜陳  
學統  
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  
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  
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  
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得科上府讓選  
顯宗特詔備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  
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  
急務帝嘉之賜以緜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

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  
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念善之拜什那令寬惠  
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  
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  
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  
畏其節後爲閩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爲資中詣杜撫受  
學統  
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  
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  
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  
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  
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

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條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卷之三十七 附錄

主

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寡。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大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倉

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會

卷之三十七 附錄

主

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具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

千餘人。立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瑯琊徐業亦大儒也。聞立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初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立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立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立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沉思專精。

卷之三十七附錄

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

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

卷之三十七附錄

五

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屢運。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棄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



羣統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冷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六

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七

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鉞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瓛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立，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立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立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潁光、隱耀，世嘉其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大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立，曰鄭公，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立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立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立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充

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養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視秘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關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立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闕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大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愛，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笑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易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墓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

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衣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干

回賜之徒。不稱官。閔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議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話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嘗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蕪。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容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主

同

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遣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器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器曰：夫中郎將、大夫、中大夫，使持節、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常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器病之而止，及器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

卷之三十七 附統

羊

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父何猜焉？器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僞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卷之三十七 附統

羊

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辭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書

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對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詭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可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口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衆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

學統

卷之三十七附統

書

所以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既到便僂蹇自信若復遣之口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其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口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毛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于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傲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愛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替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夷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毛

賜特多姦盜將有楚人務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訛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天

考禮記失得庶哉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致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朧王儀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問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晦曖比年地震葦李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行其道謹啓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日御下八曰散利用長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貢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天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冢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王者散刑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弼畧細微帝不肖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

圖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勦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幸

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植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闕。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醪。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者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

學統

卷之三十七 附統

幸

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係。洎於晚季。雖君道批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楊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睚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之三十七終



學統卷之三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意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維樽。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晝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羨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二

老莊建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幃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閉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

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經。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

###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三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繼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口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

###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四

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

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  
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  
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  
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  
頃者選舉惟以郵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  
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  
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  
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曳百姓營起解  
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五

守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  
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  
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  
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  
相克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  
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  
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  
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

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晏之候費過十金麗服之  
美不可貴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  
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倣誕成俗謂宜驗其鄉  
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則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  
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滿兵不相襲代頃者  
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  
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  
九為長場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場以其尚童幼  
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六

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  
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  
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  
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  
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  
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  
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堂功用稱廣江州  
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  
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

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  
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為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泰子暉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七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

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八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任慕容為通宦。恒耽物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收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害、父業、恒，常忿其世衰，不為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

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恒爲秘書令，而因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九

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煥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道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

學統

卷之三十八 附統

十

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職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弼、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頗被褒錫。秋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襲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

學統卷之三十八附統

七

史兼參議律府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章之業以爲功曹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煇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誦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足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

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竊其秘奧著

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賈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煇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歷

學統

卷之三十八附統

七

書與太史令張胃玄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愚按魏晉而降以訖於隋世衰道微異端蠱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克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爭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於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既皆可訾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蚩然之足音耶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之三十八終

學統卷之三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黃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  
寶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  
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  
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  
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水生於水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  
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為  
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  
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  
教王公子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  
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充  
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

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  
撰定儀注凡所立議眾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  
弘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  
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燕  
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  
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暉李憲  
等議元感倚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  
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敬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  
質性溫敏博文強記倚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  
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  
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  
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  
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鬪里開爭  
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

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樞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幸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教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圓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三

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玄宗為太子召拜侍讀無量善記以進太子得莫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緡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泉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四

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克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胃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後帝於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嘆息焉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郡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丞貞慎東宮帥獨孤粹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言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追無出懷素既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罪誠與懷素無親故往使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賈不坐今元忠罪非學統

卷之三十九附統 五

元行冲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商孫也少孤奉於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冲自請曰相畜琴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膾膾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痼疾門下賓客克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闕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一人行冲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爲判官誣陷下行冲行冲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避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秩克檢校集賢立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自以親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冲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係炎始因舊書類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始未可立也尼不行於是行冲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鈞黨獄起鄭康成

卷之三十九附統 六

於窺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分。而鏡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蕪。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乃割諸儒。統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七

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注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謎。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沉。每誡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愷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

命子駿負誦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八

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玄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克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

得濟哉少遇而風定先使外口者多齋金帛買中國所無物為利崇敬裝橐惟衾衣束口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即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耶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尚禮頗具類率於名物度數於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按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

學統

卷之三十九 附統

然竝於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也學者尚論每嘆唐室經學不振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之四十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孫爽

孫爽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爽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賜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爽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爽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易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安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安下狗彘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上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

學統

卷之四十上 附統

交。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狂。於。承。平。肆。行。非。義。倫。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口。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楚。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纜。單。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擊。臣。幸。貢。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此。皆。是。孰。謂。上。天。

為。可。圖。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議。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典。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曰。昔。漢。文。成。五。刑。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邊。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

帝施於講讀。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計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撮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叢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學

卷之四十一上

四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娶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為通英閣祇候，說書。揚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遺詩坐貶翰林學士趙鼎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

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遊。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

學

卷之四十一上

五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以論救書罷為鎮南堂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卬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口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蘇轍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畧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振，大姦之去，如車斯脫。上倚輔弼，司子調養。

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子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哉。蓋斥竦也。詩且用。孫復曰。子嗣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昇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閭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卒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乃免。斷棺于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粥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秦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為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

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處。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尊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其家。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

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或入才者以或為首。稱程伊  
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  
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  
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克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  
進士第。范仲淹。薛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  
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宏文字。  
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  
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  
遊者甚眾。雖在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  
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盧江集七十  
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  
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  
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徠。儻

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  
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為人簡重。不  
矜慢已者。必厚為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  
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啻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  
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  
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  
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  
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  
耶。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  
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為詩安主簿。移長子  
令。督公。通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  
視傷。所獨稅財一二。絢力爭不得。還其梅。請易之。富  
翁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  
修薦為京兆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  
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  
之學。激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

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氣高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白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醉呂大臨楊時在程門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

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顥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州如此記問該瞻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

伶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見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一

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籤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驟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川人早學於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敢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主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

謙定

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翼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問程伊川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為入道樞

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宗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囊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樓遊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主

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伊川兄弟為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太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鄆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宣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怨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怨  
 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  
 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日夜論  
 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  
 詢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  
 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  
 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教  
 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  
 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為  
 學貌

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  
 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  
 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  
 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  
 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  
 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誦解元祐黨  
 綱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誦伯  
 溫既辨之又著為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古

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  
 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承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  
 為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  
 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  
 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  
 十八贈秘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學貌

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巖王巖  
 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  
 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遊及當相乞行追錄  
 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  
 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  
 處云所著又有辯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  
 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生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古

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各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遠於經學易春秋皆為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樛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樛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樛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曰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去

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樛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樛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

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樛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樛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樛謫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去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會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

詔解序言者希泰伯自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辛年  
六十六明年帝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  
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閔

高閔字抑崇鄆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  
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而對言春秋之法莫  
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  
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  
學

卷之四十一上附錄

太

長小事官屬猶得端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  
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  
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  
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  
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開奏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  
經語孟義爲一屬高第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  
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  
閔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泰書  
執經閔講易泰書賜三品服閔少宗程氏學楊時爲

祭酒閔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閔爲首  
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  
復問秦檜檜疑閔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閔出知  
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嘗  
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卽位  
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  
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

卷之四十一上附錄

太

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密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  
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  
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  
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太  
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  
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寸  
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終  
之日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

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部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先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頴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手

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吾欲與之和空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其患難者非得如處士元所謂後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桐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諸義述由記諸書行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瀟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論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蓋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

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功。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畧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就為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秘書丞。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劾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

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諛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趙鼎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以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僻非權臣。而僻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三

秘閣。修撰。擢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志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間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

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  
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  
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常為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  
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  
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  
遺一卷遊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  
學究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  
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  
議狀張邦昌為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  
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  
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畧曰自古中口之主所以能克  
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  
未有乘衰微而絕之後固陋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  
能久長無屬者也今日圖復中口之策莫大於罷免  
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

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  
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藏之後風俗  
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皆戡  
大慈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  
實也不惟而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  
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  
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  
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  
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  
用然罪者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  
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  
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  
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  
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狎莽擅朝仗節死難  
者不過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  
戒者也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  
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與

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除奢  
 賦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惡疏上不報  
 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  
 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曰口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  
 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  
 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  
 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  
 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  
 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  
 學貌

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  
 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  
 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  
 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  
 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計至朝廷用故  
 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雖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  
 旨服喪三年衣黑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  
 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  
 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

卷之四十一 附統 美

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夏劾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  
 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  
 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  
 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  
 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為致堂先  
 生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  
 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  
 夜張拭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  
 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  
 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則良心  
 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特賤賦匹  
 夫為天子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齋腹  
 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  
 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  
 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

卷之四十一 附統 毛



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離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口。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末言陛下仰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閹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天

威太上皇帝。劫制於羈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胆。宏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口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口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為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檄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為五峯先生。

胡寧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教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天

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自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掛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眾。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

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屆。太守魏直。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師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於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請太學。進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折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畊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請。問勉之。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賞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異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五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人。幹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闕境。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麻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任琪。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自死。以子晦庵。托子翬。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少。

奉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收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

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垂

應辰胡憲遊與張杖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自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而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叔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各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垂

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淡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念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永釋朱晦庵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  
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  
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初○改○  
諡○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  
稱○先○儒○呂○子○

學統卷之四十上終

學統

卷之四十上

附統

書

學統卷之四十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  
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  
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  
忍饑啖齋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  
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

學統

卷之四十下

十

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  
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  
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  
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請道州  
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數  
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  
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屨同  
其子沉行三千里鄉為流血無幾後見言而至春陵

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病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廼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日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蒙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自有傳

李燾

李燾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弘毅之語

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傲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歿學業嚴燾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燾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馳辨士論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燾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燾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燾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燾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嘗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且曰朱熹

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婚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四

處學博極群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貧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論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贖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

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厲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閭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游寬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甫游寬提用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五

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禎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王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等書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自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

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十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肯肯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愛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學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六

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王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勝號武人營路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

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七

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草礎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制兩秩而從其蠲開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宐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校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為大理寺主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八

簿為書識炎曰王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口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口口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兵舉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又

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月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九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為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王敬業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為彭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本



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學

卷之四十四下 附錄

十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癰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送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收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

學

卷之四十四下 附錄

十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美。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與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主

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其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訛。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

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閤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閤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曰。國危效忠。諒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主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王管沖佑觀。差知衡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岳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劾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

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社業蓋欲改竄以就疆矣  
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  
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疆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  
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  
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  
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  
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  
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  
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冑誅中丞雷孝  
學統

卷之四十下附統 右

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  
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  
諡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  
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燧  
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  
師孝宗問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  
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學

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  
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  
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  
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  
苟合取容相業無存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  
用下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姚子預兵柄其人  
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  
在公孫弘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  
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

卷之四十下附統 五

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  
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  
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  
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  
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  
而大臣之責始輕諫者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  
始惑或者自以誤陛下至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既至  
官日請差政時朱壽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諒訪遂為  
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

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勤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  
 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  
 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  
 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  
 兼職趙師舜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舜以婿權臣進  
 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  
 命遂寢改兼侍讀師舜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  
 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王寬大惟恐傷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七

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  
 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  
 年述作亦窮根本非開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  
 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闕關雖  
 辨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  
 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

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  
 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  
 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  
 書論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諡曰靖君妻徐  
 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  
 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拔之

魏拔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  
 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衡守章傑所趙鼎請  
 學統

卷之四下 附統 七

死其子汾將喪過衡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  
 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  
 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拔之以書責  
 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勝以良齋人稱曰良齋先生  
 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聞人雅知拔之  
 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  
 身守太學錄講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  
 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  
 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巧去會

靚秩滿還。拔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抹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拔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秘閣。晦庵平日趨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聞拔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

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

卷之四十九下 附統

大

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

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証。誤高宗繫年錄。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職反。職黨以職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

職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誣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盜贖。地

卷之四十九下 附統

大

職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誣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卽按部劾貪縱。釋盜贖。地

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饑鈔法  
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  
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窮冬行  
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拜宣州守行朱  
晦庵社會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選  
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  
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規常路意  
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平年四十八詔特轉  
一官致仕諡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卧榻屏  
學統 卷之四十四下 附錄 手  
問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  
明簡而信州吏姦民皆感激悛悔棄表隱德濟善無  
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  
爲苟止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間人茂德嚴  
陵論博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  
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

諸論辨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  
奉郎朱晦菴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問至行  
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  
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  
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  
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拔荒  
實跡聞於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  
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  
郎將薦子矣其以問聞來清之貽之書謂竊資皆州  
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  
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  
知宜黃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  
宗名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  
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  
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

先是郡節尉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五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閣武塲按籍名聞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節使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日子澄其澄慮清之氣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重

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日不冉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櫛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樞

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名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詹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者考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聽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彼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支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漸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重

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詹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者考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聽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彼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懇田及實錄闕支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漸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

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開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蓋即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數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五

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度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為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誇罔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

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名以為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個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而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募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五



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開上震悼贈太師諡文  
靖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  
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晦庵登乾道進士  
第知莆田縣會有黜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  
守會僚屬論之德明日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  
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漳州有聲選廣東提  
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下附統

美

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敢封有鄉人為主  
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  
假富人觴豆其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  
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  
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爵  
布威信詔晏然如下時能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  
奉祠卒德明初為漳州教授為學者講聖賢心學手  
植三梧於學濬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  
刻宋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

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  
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  
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  
淵源之懿來學者眾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  
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  
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  
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

學統

卷之四十下附統

美

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  
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  
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  
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  
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  
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常從黃幹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典見廟治家嚴飭嘗暑閉閣靜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南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學統

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

卷之四下 附統

元

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闕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論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

卷之四下 附統

元

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朱道闕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闕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願勲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掃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

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為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驟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行民力，時官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仰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三

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僂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譏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名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而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客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學統

卷之四十下 附統

三

二三真儒崛起為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為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脉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竟於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為之三嘆。

學統卷之四十下終

學統卷之四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會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幹而幹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持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未將改物。

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謀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構。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

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投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

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璜。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為金華人。父航。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卷之四十一 附錄

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  
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  
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  
惡。蓋以為光卒則中□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  
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  
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  
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  
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  
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關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  
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  
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  
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  
已。謙不喜矜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  
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  
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  
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  
彈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

卷之四十一附說

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  
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  
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  
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  
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  
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  
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  
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邇者必叩其家存問焉。或訪  
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悅。  
服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  
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  
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  
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  
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  
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  
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  
八。諡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為白雲  
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

卷之四十一附說

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為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

卷之四十一 附錄

門者，莫若朱熹。熹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

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於黃幹，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竝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

師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  
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  
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  
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  
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走  
跌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  
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  
從之先是南北朝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九

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  
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  
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  
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  
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  
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  
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

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  
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  
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  
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  
即復傳其學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  
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  
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  
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為戒以  
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十

張頌

張頌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  
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頌  
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  
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  
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  
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



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須游或開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顏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誥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顏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顏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十一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知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密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中江西行

者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授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今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十三

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

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畧辨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事向上之功。而孤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劍閣。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蕭併崑崙神州為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意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第

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閔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

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探木實草根。以療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於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沆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糾  
蕭糾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秦中人。對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為府史。上官誦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

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眾。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剽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白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憚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軒與楊椿。椿辭侍秦邸。辭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嘗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軒舍。軒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軒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五

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軒。有懼色。軒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軒制行甚高。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沐浴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從

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於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遊熙。則簡靜和易。務為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錄 六

追憶舊聞。卒竟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為立祠於藁城之西。堯鎮。其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按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既論之詳矣。夫吳固不足道。許則僅優於吳。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吳未必肯

為而婉節却聘之書。節其敘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禹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膏極稱魯齋至以為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靜修則此之漢四皓魯兩生嘆為宇內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說並非耶。曰文清之言畧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耶。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嗚呼。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一 附統 七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為富州州守強憲中請善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復開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一

行至徐州妻卒藜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為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見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為舅姑兩

姨之子彼為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為子選婦為女選婿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蔭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盪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悞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眾知為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行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諡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沁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輒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二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雷之成祖以霍先克與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為黜彌備偵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尋卒於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沁池後有黃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於沁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於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沁池始也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條諮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

委布行路訥拾奏全借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  
有秦愉為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  
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  
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  
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  
體達用以行誼為先至其為文根柢羣經波瀾遷固  
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  
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辨  
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四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願會舉  
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為  
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  
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既與修太  
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  
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

切至深羣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謫上與皇  
天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  
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  
所以為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鑿  
建以來工巨費大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  
培克蠶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  
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輸  
桑棗以供薪爨剝桑皮以為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五

官司胥吏橫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  
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  
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  
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  
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號寒暑  
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初完又復重聖莫知  
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者  
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  
活之計州縣官吏前賄路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

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罹譴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頓踣道路。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糜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

學鏡

卷之四十二上 附錄

六

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綬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會不什一。夫錢出口。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晉武帝徒口內地。卒致亂。今入貢。口人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穀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資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於宮觀禱祠。齎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

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役。四羹朝貢。賜資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懲貪婪。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嘗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教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

學鏡

卷之四十二上 附錄

七

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口。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謫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敕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瑄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願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母見使

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悟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修兩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撤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為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為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為之廢市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為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景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為請贈諡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此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槩出三臣上宜如雍請遂諡時勉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顯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諡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令德與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

陳敬宗

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為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為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問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



成仁二朝寶錄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敬宗高  
明力學教人持敬為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於朝  
常咸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  
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爨食躬作敬宗嘆  
曰顏氏箠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竅小  
豐照誦為微者所發而敬宗特貸之時鼎尚未有室  
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  
也敬宗聞之益服鼎第其德行為國學最後鼎竟至  
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十

避之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  
公真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  
宗不調時李時勉為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稱  
南陳北李云敬宗廣眉修鬚儀觀儼然動止有常一  
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闢名教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  
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卒年  
八十三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諡文定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勳

強扶弱德威竝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  
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  
有入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請闕  
乞西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遠薦  
為太常寺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  
官命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  
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  
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動祇慎  
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贊振方帕而已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統 十一

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為吏部  
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驥被命  
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奇頓有里中同年子  
為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佛然曰何待  
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質易之比  
歸召工鑿金金則賢驥嘆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日向  
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贖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  
洩寧亡金豈可失驥已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  
為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為第須簡勅

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耶居念驥言已。耶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費金事。郎大驚及入觀如數債驥駭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為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尚書。已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某呼憲。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開獄辭巨憊也。天旱正為此。何得姑息為。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主

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為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筮課田與傭。暇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為成化七年。先是監察

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日而亡。父言乎。完請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驥僕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州家信義。重鄉居。官為良吏。典教為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肇為請諡。特諡曰文靖。

周桂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主

周桂字廷芳。泰州人。為臨洮衛軍士。成化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問段可久。集諸儒論學。時往聽焉。可久助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首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廉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為畏友。遂為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為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理始令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勅必以禮成紀之人。蕭

化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老以父雲遊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猶在隴西間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淹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載

南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為築青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意道之方左右列貞志恒心二圖為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兄矣古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中先生而稱觀曰臥廬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見朱子以程子繼統於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警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其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語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堅忍痛自洗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為人寤寐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載

孟

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陂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然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鳶魚風雪之象開館授徒却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

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名不起嘆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服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學

卷之四十一上附敘

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齋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問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府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備冠入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顧問有所發而帝必強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詢意

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冬夜用芋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潘臬有司深加禮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

卷之四十一上附敘

與弼訟之守守張瑣驚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没百餘年小坡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履端拱深敬人以為聘君之風云

陳真展

陳真展字剝夫泉州人入成籍於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

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太

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三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教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較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學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教

論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履既皆無所遇。問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禮止。真履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關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尤

羅倫字彛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醜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雷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遭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

曰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假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願筆仕未久諳練未深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疎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容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食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澹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  
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  
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  
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羣  
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  
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  
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  
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此年  
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稍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三

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  
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  
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  
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  
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澳不  
忌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  
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擢科匿服  
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

任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  
者乎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  
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  
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  
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  
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  
室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皆笑後世是以  
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三

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  
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  
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  
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儻葛被育起復或至  
庶官天順間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  
奔競亡恥日奪情爲能官笑終制爲不職子道既虧  
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  
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百官  
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恩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

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  
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貧  
隣家乃可費進賢令呂某聞其困分爨以堂食錢友  
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却之居數年卒  
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嘿一循乎禮  
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  
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  
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  
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即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倫左  
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  
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景陸  
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  
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景爲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燭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景上疏曰切惟某月  
月內閣遣郎中某持小標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令各賦燭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  
臣等伏觀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  
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  
羣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  
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諦觀燭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  
鄙棄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  
陛下聖明所不雷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  
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遠左雖云告捷口情尚難測量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北口毛里孩蛇豕窺測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  
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  
爲職宣宗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  
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  
下也伏願採蕩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  
如傷爲舜如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實勞役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杲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杲南京行人司左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錄 末

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玉佐招諭降其脇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爲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髮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爲奏得請懋平生學

問尊稟朱程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虧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 附錄 末

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僞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川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爲貶臣獨

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做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九臯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天

四十年粹中貞恪。欲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懋子孫皆天歿。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錄為國子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賴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立清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

古君子也。及見貌。顏不揚。潸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傅。細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成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於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天

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為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箠之笞。不加於輿。息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注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徵集署外。直亦送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

步後妨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賦吏無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別之閑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請立替道道振鐸以狗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儋騷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寧市舶太監章春者培尅俱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瑞發春造私解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國來販海春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撤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刺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春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潘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賑民春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毗縣令同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

徐同愛鞠選同愛畏春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聚意其怨選通令誣証聚堅不從同愛執聚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春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示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示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春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裝之疏綸曰陳公清儉絕衆殮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聚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誦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忱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春橫行胸臆穢曠清高勒官李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謹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春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春知臣不可搖誘噉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倚春語文致

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羨為徵舒託伯夷為莊騶也  
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死  
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  
安取為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損斥罪餘乘未出野  
自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奸冒命披陳  
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平生自待古  
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潛修嘿會不求人知所  
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非數根或雞子半枚而  
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丘濬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  
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為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  
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  
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挽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  
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顛篤如此

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大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  
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略閱策意為濬揚之果然廷  
試以貌寢寢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  
孤生驟取請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既撤館  
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楊  
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恭  
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  
有二曰逐日困而已廣東賊當用逐廣西賊當用困  
擬擬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錄示總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  
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  
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  
仍掌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  
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  
對較論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為有用  
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  
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為  
百六十卷凡列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

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日曰謹理欲之初祭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為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濟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克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未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為今老矣閣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言

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知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於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為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

每求勝帝曰謀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為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為急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遍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綵紅函置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墜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言

學統

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鑄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敕大學士等。將內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什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可勝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做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局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瘴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卽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做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較。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三

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備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由憑藉。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履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甄石。不用棟椽。敕寫一部。藏以銅質皮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以鐵匱。皮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濟因言陛下收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

學說

卷之四十二上附錄

美

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差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潛先發者。疏幾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濟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之。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畱其二十之一。濟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許恕。恕意濟教文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濟。摘潛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

學說

卷之四十二上附錄

美

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計開帝暇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營尚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學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統

甲

者作世史正綱濬南與策士及為國子祭酒諱諱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收於元之俗卽不仕可爾其說士人有信有誓而所論許衡出於弱冠嶺南青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營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景賢祠於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

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為吏部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為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茂如也既舉進士街命淮西文淵門人為巢縣尹者寓全帛壽文淵喬新力却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上附統

望

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白喜為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奉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官縣人揭稽者文淵門人也為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刺十指為喬新訟冤乃釋歸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



部七年尚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與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糧食流民入境，發粟為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覲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散喬新賑濟。喬新慰卹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敵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復如河南，治轉為左。奉敕理獄，未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為刑部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錄

右侍郎。口西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敕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口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賑。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入為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宥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漢書曰：東者中也。

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敕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為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觀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為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新懇。喬新曰：懇已則自文，懇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爾項之錦衣窮治，無驗于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為仇家，睡兩日，犯罪論戍。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錄

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讐。箋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為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數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論為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勸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斂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

接喬新平生之名克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熹。亦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玘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深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

楊守陳

楊守陳字惟新。鄞人。先世以貧聞。而祖範爲儒者。父學。守陳。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四

自愨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閨笑。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遠。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公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

內侍者。乃禍召望。口高居無爲。肆情變艷者。乃變啓。祥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齒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愨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資緣者。守陳曰。豈發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

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肖。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卽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畱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陛下退朝。又當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 附統

四

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錄

聖

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克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為弘治二年計開帝嗟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禮部尚書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

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悟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為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錄之禮表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弟守陞南京吏部尚書為文師昌黎學師伊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上附錄

聖

川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譚論語訪清因上管見二劄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

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

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快快有後言宸濠

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

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

清氣和外簡內辨輿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執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

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矜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

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

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學象說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其徒著四書蒙引易學象說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惟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  
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  
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北傳其易者則同邑陳  
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  
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  
為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  
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為請贈禮部侍郎

黃鞏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說

五

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  
佞倖又再壞於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  
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  
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  
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功矣  
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  
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說

四

匿不聞言權臣則雷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  
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  
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為陛下者  
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  
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為獨夫有欲為匹夫而  
不得者臣切為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  
之民流離奔踏爭先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饑父子  
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為盜賊  
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  
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  
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  
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幡然悔悟  
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  
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  
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  
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爵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

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彤之內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為左右獨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為民歸杜門著述貸米雷客日中未幾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行人張岳言華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郵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華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離于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則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

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即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盃詩典常自放山租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六

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以為平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於鄆祀范純仁於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克足文風蔚然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

夏其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諮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

學範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學當世以為名言。所著有容存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曰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

為吳與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濠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其不可。人以為議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敘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

學範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八

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畱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南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京

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  
京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  
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居二年卒  
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廉雷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  
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  
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  
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  
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魯鐸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九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無有躊躇  
久之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煮魚與飲三人大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愛時濟世尤爲慘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開洞俯仰礙中幘容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娛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成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  
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旣  
歿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  
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



振鎮守太監廖變。廟虛閣中。廷相隨事。禁革變殊。普  
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  
誣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滿翰榆丞。陞寧國知  
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致  
士節振。委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  
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  
政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  
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  
降。敬衆。口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  
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  
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  
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助坐罪。下  
獄。帝詰其領營敕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  
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  
不欺爲先。遇事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鳴。而  
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  
樂律歷。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  
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方問一篇。惟述慎言十五篇。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一

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  
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  
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疴瘠。苦學。就經籍。年十七  
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  
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  
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  
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  
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規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  
時時從田畷。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  
爲湖廣提學副使。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會  
閔。雖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  
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  
乞歸。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  
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  
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  
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十二

以原職掌詹事府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三

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鬣有聞願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綱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

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殘墨所箠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羹上功率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厥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南

厥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意浹徇庇褫浹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象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象等不待問報先事妄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及隣證俱發邊克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闕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諭舊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復掌院事。踰年為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嘗箕踞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帝。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浹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為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爾然帝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子恩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為民錦衣官。較押回原籍。當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五

何瑋

何瑋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虛飾。既為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居甚慎。縉紳重之。嘗劉瓛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跪者。瑋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瑋。誅起為修撰。瑋真幸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涓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宜讀寒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捷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眾。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瑋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六

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瑋敦僕正大允宜。那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為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救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此之聖門。由賜為文法。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但號咷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銑弘治中舉於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呂柟倫次寇天敘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偽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七

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教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易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傍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

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計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魏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怨事母純孝校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弘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六

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怨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為刺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眾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潛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校法操正而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為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

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垢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開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用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細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歎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

學統

卷之四十一 附統 北

劫校煤孽訓士之短窺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既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封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鄴漆離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爲相卿佐入謁多踉蹌隅坐特校爲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校爲經筵

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小卿已陞木寺卿總督四蕪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嘆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荅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學統

卷之四十二 附統 辛

呂柟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檢討至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賓柟峻却之柟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

因風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雖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退。柩在翰林。與何塘最善。至是相繼去。堇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為譬。或謂傷直。柩日昔賈山借秦為喻。況主上資度遠高。漢文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主

既一年。鬚髮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躡踊。踟泥。潭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莫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柩自少窘。賈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帝御經筵。柩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膠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避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眾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

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幼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呂柟忤慢。乃引為已咎。下獄。考試。尋謫解州。刑官會解守卒。擢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頗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于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間取禮儀及為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柩。才者揭於教榜。撥解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於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柟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柟曰。公位宰相。容。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主

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稍解然夏疑柵黨霍亦疑柵黨夏柵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柵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柵送餞院中曰以公佳看共之無告柵凝厚方面潤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倫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柵教之以誠寧近母遠寧粗毋精自學統

春之四十二下 附統 圭

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柵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計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焚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

學統

春之四十二下 附統 酉

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芴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仰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湖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雷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滴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

石○視○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  
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恭○以○革○除○年○間○為○故○事○也○復  
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  
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  
曰○吾○官○此○卽○死○此○既○謫○畏○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  
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  
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  
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  
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昔○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  
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  
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閻○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  
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議○晏○嬰○不○知  
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  
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  
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  
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  
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

說○易○掩○覆○也○董○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  
全○非○心○為○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黃  
佐○反○復○究○論○作○深○遠○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  
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芬○為○忠○孝○狀  
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為○鄉○試  
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  
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  
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  
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  
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  
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  
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  
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  
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亡○何○引○年○致○仕



理居嘗言身可細道不可細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  
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  
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  
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  
之雖四羹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  
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在仕列清曰馬公高  
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  
主事為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  
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

學貌

卷之四十二下 附錄 五

震與其妻同歷土署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  
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  
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茲  
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  
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儼  
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  
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

仕相者張懇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顏頰不為下  
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  
岳疏言自古未有入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  
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  
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  
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  
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  
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  
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

學貌

卷之四十二下 附錄 天

天

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  
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辨  
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  
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正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  
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  
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  
學窮理之義講約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  
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懇議懇  
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強從其奏

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  
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官恬然  
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魏魏竟以初議  
上內批如岳所言魏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  
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魏主其議選無  
高原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細不如魏指十一年入  
質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魏謝是時江西人正尊  
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  
廣西貢事請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  
參也御史不釋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  
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  
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  
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魏意廉邊交南吏往時告  
麻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縣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  
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  
與諸生訓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以  
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

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口入邊邊帥被  
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  
撫治邯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上貧  
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  
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  
措千金岳曰是將飽金為柳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  
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  
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  
書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學統  
卷之四十一下 附統  
與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表之言與嵩無以告也乃  
反陽為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死  
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  
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為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  
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徽州縣  
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  
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  
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種進  
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加俸銀幣之賜召為刑

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  
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  
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  
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  
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算爲湖苗其西  
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  
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南省守臣經畧不時定其時  
起萬鐘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  
貴苗未靖鐘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至

上表謝罪乃同上用兵十數事名勵諸將蜀石邦憲  
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  
賊巢若宮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  
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  
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  
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  
貧易入也玄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  
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  
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至

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  
等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  
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費矣僑等相視  
氣阻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也  
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  
查至岳曰死即死爾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  
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乃不逮岳奪  
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  
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驚嵩獻許保自贖岳以聞

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吳黑苗尚在須勦絕也  
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數  
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  
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許其事請下錦  
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  
其底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  
為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為南京都御史嵩曰  
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於是亡  
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下 附統 董  
不內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  
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  
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遂  
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  
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  
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副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  
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  
覆議而是時聶豹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  
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

召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  
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  
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見無內從意其冬卒於沅州  
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  
守巡兵備視驗退關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  
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  
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子卹典贈太子少保  
予諡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  
柄甚一時邊臣為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  
學統 卷之四十一 下 附統 董  
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  
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  
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  
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  
正傳兄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  
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帥題其齋曰志樂  
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

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脫章句躡司耳  
日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  
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  
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問者曰相國固尊  
然奈何令那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  
門乃入言未子也巡撫汪玄錫借言有事上清宮名  
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  
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對武林世威復  
不與諸司却逐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妻

言族黨避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  
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  
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嘗以  
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整  
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畊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  
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  
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  
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

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  
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秦和羅欽順  
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  
細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  
矣階不足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  
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  
乞骸歸歸而畊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  
江西時議請贖緩備庾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  
廉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詹而尾閭於權門是奪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妻

民命也纒纒于言讀之惻切至有鋏以傳者通籍數  
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  
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  
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  
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  
貴之鄉媚寵是恥辭榮寂莫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  
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帥受學則已有孝弟

稱久之見。崖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躬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苦啣為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為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學統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泉中倭棘。募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真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曆。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真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

久之有志為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傲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膏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為助葬資。十九。克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五

澄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由史諸書。皆足闡行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為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為言。徵請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沉毅迥異  
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  
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  
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  
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萬  
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  
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  
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五

澄清為務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  
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  
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  
政意即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  
許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抑揚其語實  
齟齬自修而自修起鳴果並罷去憲成上言為持平  
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憲成至桂陽其  
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治務教化大有  
惠德於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

羣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

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為書  
貽輔臣王錫爵語並切直癸巳內計考功郎趙南星  
一秉公正畧無瞻徇計典出與情甚愜而憲成與李  
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志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  
憲成與元冲上疏畧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  
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  
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  
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附統

四

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  
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  
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  
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  
益以進退人才為己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愆  
格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家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  
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  
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餘人提學可選擇而  
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仙方日孜孜焉與同

官雷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  
庶蒸蒸不變矣然中貴人于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  
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  
爲之痛惜云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  
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  
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  
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  
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  
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龐佛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  
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說甚詳具  
所著證性篇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  
學處也後廢爲僧舍憲成聞於當道致楊先生祠構  
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  
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  
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  
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  
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

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爲  
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  
三贈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道洛闕不參二  
氏而議論醇潔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  
尤爲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  
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齋志以歿悲夫  
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  
經錄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  
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高攀龍 字存之別號景逸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  
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曆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  
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  
遂以程朱爲學的已丑成進士出越南星之門謁選  
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崇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  
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  
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  
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



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勸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勸政。發帑理財。登座數千百言語。甚剴切。雷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槩矣。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閻銓相抵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倭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請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途中。嚴立規程。取先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得意而攀龍自敘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信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為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光宗登極。詔起謫籍諸臣。天啓元年。攀龍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竊畢清。既而。口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柏。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貽書給事中王志道。商朝事大要。言人臣為國

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聖

當杜漸防微。愆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脫罪。為君父種禍。君響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即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論魏增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一。益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志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其機漸惡。攀龍默為聯絡。備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時趙南星為太宰。攀龍以門牆為嫌。力辭之。而臺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既學統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毀之。東林遂為瓦礫區矣。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建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別聖文。歸而傳吳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鸞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鏤篋中。復之內。寢歎語半。响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第見一榻。愕然。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

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有五懷宗登極。瑞誅詔褒恤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諡忠憲。錄其子攀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卽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卽心卽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

之有家。明者之有。卽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沒於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於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垢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於學官。士生其間。稟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驚於新奇之說。以自隕。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弘。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蛇。青疑載鬼。優墨然典。克塞宇宙。雖其間真儒間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於大壞。直與洪水溢隄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附統

學統卷之四十三

雜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一

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

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二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

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苟卿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苟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國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兩山真氏曰。苟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說 三

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苟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

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污濁哉。自天淵於物欲。而後有汚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

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

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然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苟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為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

又曰。苟子為人。意必剛愎。佛辰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為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說 四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苟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為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為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耶。既無知人之明。而欲

成治功也。難矣。又曰。苟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苟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為聖人所造作

偽為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

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五 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

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

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偽為其罪大矣蓋禮義

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

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

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

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為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三 雜統 六 如蘇氏所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乃為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

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畧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為書皆雜引物類踏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執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

一執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

能遠過也。然自楊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卽

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答宋儒

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

荀子三十二篇，卽所爲觀學修身之說，其陋已甚。

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

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及知人之性，

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

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

學統卷之四十三 雜統 七

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旣不知性，又烏知

禮旣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

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

見其戾，卽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說，正與孟

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強而同之，所謂

齊孔墨而並顏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

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三終

學統卷之四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

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

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

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議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

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

學統卷之四十四 雜統 一

玄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

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問太玄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換玄，不如

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

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

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

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

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

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楊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關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開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通勉於養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又曰楊子雲仕莽前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覽

二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楊子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又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割斗折衡聖人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知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

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又曰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覽

三

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爾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朱子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問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淵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



靜寂冥之說皆是也。

又曰某嘗說楊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次如其為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符三謂之天地人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四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而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淺微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澗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五

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又曰太玄甚拙成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講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信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川源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六

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騎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濫奇古之詞何耶

又曰法言濫而晦

又曰程子曰楊子不識性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其道

又曰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七

艾千子曰楊子太玄乃勦取太初曆法銖銖尺寸陰用其實而別為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嘍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楊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賊又借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道吾未之信也脫有之亦必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周與之術是也昌黎溫公伊川康節

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恕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之四十四終

學統 卷之四十四 雜統 八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一

又曰王通常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又曰文中子續經其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文又何足采

問文中子云問者動方者靜程子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同動體方

又曰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

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又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老子。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

又曰。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二

又曰。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又曰。文中子看其書。或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養生。都是爲自張。不做雜伯鉉基。

又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

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欽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並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三

不應遠。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爾。

問文中子之學。朱子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

又曰王通大本領處不會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爾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朱子曰他意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會說一般

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四

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

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

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

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

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

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

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

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

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

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五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招拾兩漢以來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本

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  
 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  
 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  
 詩○是○豈○有○物○則○乘○發○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  
 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  
 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  
 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背○  
 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盖○既○不○自○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六

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  
 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  
 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  
 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  
 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  
 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  
 高○自○大○之○心○有○以○欺○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

又○曰○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他○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  
 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  
 比○得○他○那○筋○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  
 書○元○經○之○作○畫○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  
 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  
 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  
 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  
 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詔○今○此○  
 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為○後○世○法○如○秦○  
 學○統

卷之四十五 雜統 七

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會○將○心○子○細○去○讀○  
 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  
 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  
 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  
 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問○王○通○病○處○如○何○朱○子○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  
 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典○太○  
 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  
 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讓○

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卮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命秦誓也無曹

卷之四十五 雜說 八

沈謝之詩又卮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鶴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成詔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秦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邵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勛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他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

卷之四十五 雜說 九

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卮裏得來然其病亦只在於不會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

敬軒薛氏曰中說暢而淺

又曰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又曰文中子心在天下為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感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又曰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既不可判則人為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為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整菴羅氏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

學統卷之四十五 雜統 十一  
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為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愚按仲淹之失朱子詳哉其論之矣跡其生平狂妄始與楊子雲畧等爾如所為中說一書居然做

孔門問答至今觀之倘可為汗顏而仲淹當時畧無愧赧是尚得謂之有心心耶後世若王伯安亦

居然以徐愛為顏子並不顧人非笑千古學人好高之病何一徹也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者也未聞其亦明述六經未聞其以萬章公都子為顏閔百

世而下何嘗以是少孟氏哉子雲仲淹信矣之徒殆未之思也已

學統卷之四十五終

學統卷之四十五 雜統

十一



學統卷之四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蘇子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  
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又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  
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  
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  
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又曰或謂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  
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  
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  
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罔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  
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  
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

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  
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  
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  
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  
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  
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  
夫亦孰能禦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  
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近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  
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  
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  
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  
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  
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細哉近世  
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  
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瀝灌膏而往  
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爾來教又以爲蘇氏乃

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為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王

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爾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徂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扳本寒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四

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苟或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

又答汪尚書書曰：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爾。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

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意。既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固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說

五

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言。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說秘。遇。

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煽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相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說

六

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客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並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者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

索癡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癡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此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七

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常妄無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益憎主人

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八

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行之辭縱橫揅閎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有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

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

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誇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九

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誣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

又曰：老蘇濟泰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謫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

裏過，壯心偏勞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

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十

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精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爾某數年前亦嘗感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

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狠。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日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狠狠。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問東坡與韓公何如。朱子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籠。

又曰。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肖說。欲其說之必行。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說

十一

又曰。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最礙理學者所當察。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率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朱子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在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

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聲法師四不遷之說也。

又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又曰。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尋箇性來。合湊著成甚義理。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說

十二

又曰。子由占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又曰。近見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他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物事模樣。

又曰。大易乾之象。蘇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書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

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因修潔潔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指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駭哉

又曰蘇氏云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五

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又曰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為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偽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慮夫

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爾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又曰蘇氏云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死生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五

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又曰蘇侍即晚為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見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又曰蘇氏云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夫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

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又○曰○蘇○氏○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又○曰○蘇○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爾○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蘇○氏○又○云○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夫○喜○怒○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五

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為○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曰○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子○竊○以○為○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說○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其○為○說○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若○削○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不○正○而○禮○用○可○全○矣○其○曰○

仲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

學統

卷之四十六 雜統

六

愚按朱子謂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二語可謂盡之矣聰明才智之士學焉而不得其正未有不雜於縱橫而流於老釋者豈雜



學統卷之四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陸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又曰子靜說克己後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宜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爾因言此是陷溺人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朱子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宜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又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開議論某曰開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蓋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行勿去察適言論語毋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朱子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又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曰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昏鈍一時見未得到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

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端主生知安行而學之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日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又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維把許多底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

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憾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四

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山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

如何便回去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又曰：子靜云，涵養是主，八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朱子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個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

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話。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會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又曰：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子靜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拘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六

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因說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大地之外去。早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早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又曰：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籠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思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義口義朱子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其深喻、馬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朱子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其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或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七

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朱子痛加誦責曰除意見三字大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冊上並無此三字其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齊漢悠悠過日下稍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

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朱子因看金谿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真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八

又曰金谿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相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遂滿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又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

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  
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  
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  
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朱子曰。  
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  
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又曰。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立之學。蕩而無  
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九

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  
可以爲不善耶。其怪如此。

又曰。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  
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  
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  
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又曰。子靜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著。  
蓋釋氏之言。見往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  
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空順伯不以

爲然也。

又曰。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又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  
徒。却只說禪。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朱子曰。只是禪。初問。躬自以  
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  
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  
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  
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

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卷之四十七 雜說 十

又曰。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  
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爾據其所見。本  
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  
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鯨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  
被人捉了。明。

又曰。陸子靜。揚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  
底。又論說道理。恰似箇中。販私鹽。底。上面以鯨魚。蓋  
之。使人不覺。蓋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

又曰爲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近○來○諸○處○學○者○譚○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章○江○西○士○人○都○顛○了○

朱子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佹○佹○然○如○村○愚○柏○首○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一

若○涉○大○水○浩○無○津○泗○少○問○便○會○失○心○去○傳○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呼○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將○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理○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隨○在○求○師○友○商○榷○莫○要○鬧○過○日○子○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

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

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縱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悻悻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象山死朱子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朱子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曰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一

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朱子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會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

梯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

又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如東萊便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稍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都只恁地衰弱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

又曰：子靜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底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又曰：從陸子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官去窮，須窮得分明。然他不宜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稀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

稀稗也

又曰：陸子靜、楊敬仲，有爲己工夫。若官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又曰：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或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慎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三

又曰：子靜謂顏子不似他人，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不可從，不可思惟之類。說到那險處，却又不說破，却又將虛處說起來。如我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便說裏障。所以嫌某時，只緣某捉他緊處，別人不曉禪，被他瞞過。某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甚底說也。又曰：告子直是將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

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  
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  
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  
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不至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  
其名爾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  
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  
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五

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  
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爾今  
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  
終亦未竟窮也渠之病自是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  
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  
此  
與劉子澄書曰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間轉渾浩無  
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此禪底意思昨答  
書戲之云這此子恐是惹禪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

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驚天動地撐眉努眼  
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不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  
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  
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  
幸也學問固是須者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  
若只兩手握拳努助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  
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  
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  
外狂走爾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十六

答姜叔權曰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  
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  
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  
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  
答趙幾道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  
活者亦恐反逆而禍大爾孟子所以含申韓而距楊  
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于中自為  
矛盾亦厭紛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  
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



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  
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  
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被渠輩家計  
已成。決不官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  
坑中。亦是一事爾。

敬軒薛氏曰。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  
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  
右之何也。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七

敬齋胡氏曰。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  
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  
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有凌  
虛駕空之意。其晚年身在此。便能知民間事。又預知  
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見此  
心之精明。忽省此心之無始。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此非儒者之傳受。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  
化也。鬼神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  
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章。筆

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竦動人處。故其遺風  
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人細密工夫。不甚  
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又曰。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  
敬齋記。亦踈。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整。庵羅氏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  
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空有不容已者。辨之弗

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  
合胡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六

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遇毫釐之差。其究  
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  
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  
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  
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  
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  
而已。力排痛闕。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  
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闕之語。皆有以洞  
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

之私也。故朱子曰：象山為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五

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礪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責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為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為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為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千百言，塵塵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絕少。問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

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為性，合靈覺即無以為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為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為公為義為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為無背於聖門之訓。然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為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

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口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為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為含糊兩可之辭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又曰：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見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

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  
來而止最緊要。是白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  
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  
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又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  
精一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  
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履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  
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五

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  
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  
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  
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不自誤者也自誤已  
不可況誤人乎

又曰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  
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  
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

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夫  
其初志於學也卽已名爲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  
務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  
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卽爲知道耶然象  
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  
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  
矣且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

又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  
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五

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  
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  
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教  
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  
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  
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  
去體認窮究方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  
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

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常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又曰陸象山與詹子南書有云日享事實之樂卽語錄中所謂此理已顯者也其與晦翁辨無極書所謂言論未詳事實先著余嘗意其指識此心爲事實今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五

始驗得分明

又曰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官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須都不起不動無管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楊慈湖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然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嗚乎其視聖賢思曰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思

矣

又曰包顯道所錄象山語有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按傳燈錄智通禪師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門天外見誰是我般人不知象山之言其偶同耶抑真有取於智通之說也

又曰既不知尊德性又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五

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矣整庵答弟允恕書曰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爲似禪似之爲言彷彿之謂也以予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以心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彷彿云乎據象

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吝不  
自解爾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偽  
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予敢忽哉夫  
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肖作偽但其見性不的而主  
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  
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踈脫却須要  
遮飾又如荅李敏求心性材情之問始終不見分曉  
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  
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壬

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  
契本心一語意欲為象山出脫禪學予固謂象山有  
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說耶湛元  
明議論多持兩端予嘗疑之楊子雲矣況渠乃象山  
派下真法嗣乎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  
道不見爾  
荅陳國祥書曰承論及佛氏與陸象山斯亦講學之  
不容後者然彼此之論似乎小有未合敢畧申之僕  
論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高論亦既在所取矣而

又以爲責之甚恕豈非以佛氏之於此心見之猶有  
所未盡耶然既云無見於性即不得比於孟子之盡  
心矣僕謂象山亦然高論初以未悉爲辭既而欲處  
之告子之列朱子固嘗以告子目象山矣蓋以力制  
其心之同也然僕嘗細推之不能無別告子之不動  
心其心死其時未有佛氏但以獨理未明而墮於意  
見之偏高論以爲學焉而流者是也然其爲說初無  
以動人其害終不象山之不動心其心活蓋誠有得  
於頓悟之妙從源頭便是佛氏本來面目夫豈末流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壬

之失乎其人雖遠其說方行所以陷溺人心而蔡蕪  
正路者固君子之所深慮未可容易放過也  
問羅整庵譏象山只論心不及性呂涇野曰只論心  
論性不論行亦未是須著自家行去方好象山謂六  
經皆我註脚如這等議論儘是高明的但却未曾如  
此行爾如與諸子爭辨便忿恨不平甚至罵詈躬行  
君子豈是如此  
胡支湖異學辨曰象山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  
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觀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

又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於惡物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為玩物。又以絕物為格物，以物為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說，徒為玩物喪志，嗚呼！自邵孟氏歿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夫的如跌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覆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說何耶？或曰：明道不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乎？

學

卷之四十七 離

无

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知窮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內絕乎？想外絕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絕之而何？

又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是性。夫天命者太

極之流行也。其在於人為性，即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家以作用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為太極，是以氣為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為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為學者。惟欲見於已而已，守此而已矣。

或問人於子靜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支湖曰：禪者靜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維佛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墨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虛無寂滅，體若近而

學

卷之四十七 雜

手

用則大異。老子絕念去知，而以微明為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並其情而滅之。象山凝神為學，老釋其心獨備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為口實聽之，似是而實非也。虛而不受寂而不感。與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擒揚子人為用，是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非儒非釋，而又非老。故君子異之，而以其害為甚於佛老也。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曰：象山自言其性好異於人也。而其所以為學者，其誤又

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靜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稟之雜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在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于人之誤又其一乃以養知即為致知之誤

又曰聖門問仁象山獨謂顏子用力甚難夫子荅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云云嗟夫同己者則進之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與

又曰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有雞犬放則知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求之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者即失其仁心也求放心者即求其所失之仁也學問之功不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持守涵養省察擴克等事皆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而求放心已矣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攝精神不令泊一事以為求放心失之遠矣此所以雖謂求放心而實與孟子之求放心不同也惡得謂是聖賢孔子之學哉  
又曰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未見其非

中年方識象山而云去短集長疑信相半晚年的見象山之為禪學而水炭之甚排之益力程篁墩道一編言朱陸早異晚同陽明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相唱和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通辨前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同異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陳清瀾學部通辨曰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心不可泊一事思一理便逐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三

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於理不為利欲所雜佛老之一於虛無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此儒佛之異甚明矣  
又曰曾祖道見象山象山與言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咏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按象山荅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議朱子主敬為綴為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



情○譏○持○敬○而○尚○默○狂○與○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又○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亦○皆○自○謂○心○學○也○不○知○

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

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豈○無○仁○義○之○心○又○曰○仁○人○

心○也○皆○以○義○理○言○心○未○以○知○覺○言○也○禪○學○出○而○後○有○

精○神○知○覺○之○說○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

不○了○曰○淨○智○妙○聞○曰○光○明○寂○照○曰○神○通○妙○用○皆○以○精○

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張○子○韶○

學○統○卷○之○四○十○七○雜○統○

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咸○

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

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是○皆○

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

近○世○不○知○而○徒○說○說○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

之○學○即○孔○孟○之○學○也○嗚○乎○惑○也○久○矣○

又○曰○儒○以○義○理○為○主○佛○以○知○覺○為○主○學○術○真○似○同○異○

邪○正○皆○辨○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

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為○主○也○傳○燈○錄○曰○

作○用○是○性○在○目○為○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陸○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鼻○能○

知○香○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主○

敬○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

以○知○覺○為○主○也○義○理○在○人○全○之○則○為○聖○賢○失○之○則○為○

愚○不○肖○知○覺○則○夫○人○同○具○雖○桀○紂○盜○蹠○亦○有○之○豈○可○

謂○是○天○理○是○大○道○之○用○乎○此○理○甚○明○焉○可○誣○也○

又○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

學○統○卷○之○四○十○七○雜○統○

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

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

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

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

欲○而○靜○則○為○敬○為○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

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

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為○

陸○學○所○惑○

又○曰○陸○子○有○云○論○語○有○無○頭○柄○說○話○如○知○及○仁○不○能○

守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及觀宋僧常總問一士人曰論語云嘿而識之是識個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個甚士人無以對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之語為佛氏用既曰默識與自得又理會甚識甚得是不成說話也陸子此語何為踵常總之故術乎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五

陸潤崖象山學辨曰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之罪人與又曰王荆公借周禮以行富強陸子靜借孟子以行禪學先後學術其揆一而已又曰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未幾向平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陳清瀾通辨云姦僧誣誘愚民罔奪民財以尊口口之法此明王之所禁聖

賢之所必斥者象山乃亟加褒譽至欲使子弟大夫效之錯亂孰甚焉

又曰顏子堅儒者也忽爾去髮口服為僧象山不加責而反諛之曰高明終當遠到又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乎冕首而口服矣所到者何道耶

又曰傅子淵象山門人所首稱者乃以醜酒失心象山曰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乃又云瑕瑜功過不相掩豈有學聖人之道而反失心者則象山之學可知矣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說

六

愚按朱子之世儒亦多類矣呂東萊史也而詹陳同甫才也而霸陳君舉葉正則禪也而陋之數子者辭而闢之猶易為力惟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鏑足以駕偽而滅真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雖然陸氏亦易見爾即其荅或人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又有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非分明禪偈耶其荅曾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

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其鳴乎此何語也非禪家所謂作用是性與狗子亦有佛性之說耶陸之為陸明明宗杲子詔輩樹拂擊拳河佛罵祖生活也人情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速陸氏既乘其自便之私而中其窳而又為之改頭換面飾以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陷溺于其中而不自覺故問其說即易為入一入即不可復出亦其勢然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而張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眾且儼然俎豆千秋

學統

卷之四十七 雜統

一

矣當其時談淫邪遁騰沸鼎狂胥宇宙而鬼魅之禽獸之弗顧也然彼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之人心而未有益與意

學統卷之四十八

雜統

孝曰熊賜履敬修甫編

陳白沙

敬齋胡氏曰陳公甫曠大今之有才氣人多喜之所以鼓動得人又氣魄大中人以上為其所引中人以下為其所驅為害尤甚

又曰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異端釋氏語即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一箇不生不滅底物事在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一

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

又曰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又曰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為理

又曰陳公甫亦窺見此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

又曰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

又曰人心一公便與天地萬物同體天人合一者其在此乎私則睽違隔絕今禪者以一己之私心而欲

強合天地萬物欲將天地萬物安頓包放心裏謬矣故陳憲章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實不能存也

又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又曰斐克貞陳公甫分明是禪學所以轉見狂大

又曰陳公甫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只要將天地萬物強包放胸中本一體何用強包強包愈乖離了

又曰章德茂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為害世是不知秀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

又曰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眾今被陳公甫輩務為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為之可勝嘆哉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二

又曰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具於其中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

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

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沉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

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己已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三

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敬齋答張廷祥書曰承諭公甫書反覆思繹猶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為物

累而不屑為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義為太嚴先儒傳註為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

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以操

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者○望○以○此○意○達○公○甫○公○甫○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

何○椒○丘○與○羅○一○峯○書○曰○近○得○陳○公○甫○二○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尙○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窮○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說

四

問○學○是○所○以○入○道○者○不○外○於○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教○乎○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與○又○曰○辭○處○作○室○靜○處○用○工○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絕○頂○離○倫○乃○可○以○得○道○與○至○於○林○緝○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而○壁○無○乃○禪○家○之○意○與○又

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與○凡○此○數○說○泰○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為○可○駭○不○知○公○甫○何○為○而○然○也○豈○所○謂○智○者○過○之○耶○

整○庵○羅○氏○曰○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雖○不○為○白○沙○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為○余○言○其○為○學○本○末○故○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說

五

又○曰○丘○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譏○議○異○學○似○乎○為○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謂○克○己○最○難○者○也○又○曰○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綠○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能○統○真○如○顛○頂○佛○性○大○聖○以○警○夫○洞○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

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顛預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桶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桶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顛預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作改葬墓碑。並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六

又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華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嗚呼。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纔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撮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爾。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開釋氏之非。豈其然乎。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

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克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爾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七

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聖人之道。難矣哉。整庵復湛甘泉書曰。今以白沙爲禪學。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

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因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為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八

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與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涯岸。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心也。分筋分兩。皆原於此。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為天理者。未見其為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

乎禪學始於達摩。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謂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布在方冊。皦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指示者。曰：無學無覺。曰：莫杖莫鳴。曰：金針曰：衣鉢。曰：迸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孟子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九

子於楊墨之淫詞。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開先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為門弟子誦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疑。其亦難矣。胡支湖曰：大抵白沙論道。只說箇道體。如謂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獨亦禪家所謂能為萬物始。不逐四時。獨之偽語也。又云：失之萬里途。得之只尺許者。非指日用倫物之間。有箇當然之則。指心言也。白沙譚道。只落渺渺茫茫。令人齋居遊想。故其入處。只一覺有得處。真了自家快活。觀其言曰：人爭一箇覺。覺覺

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物盡云皆微塵六合  
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憑虛御空俱無罣礙  
豈復五倫人事之求其理者乎又曰得此櫛柄入手  
更有何事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地本  
來何用兩脚勞手攘舞零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  
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鷲飛魚躍夫白沙櫛柄何所指活計何所歸櫛柄在  
心活計在物心在內也物在外也故先專於求內以  
冀一覺纔覺時則見天下之物皆指為道體而精神

學範 卷之四十八 雜說 十一

舒暢吟詠自適故其詩曰江門風月釣臺深直指風  
月為道矣是岐內外而二之矣  
深化類編曰白沙詩章及語門生直截上達一節皆  
玄虛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為事業如云耳目無交  
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後學高明之士一入其說  
非惟目程朱為老生將置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為猖  
狂一得志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可勝言矣  
愚按白沙者陸氏之後勁而王氏之前矛也江門  
一唱固已續象山之燈啟姚江之鑰矣洛關正脉

至是為一變而邪氣乘之陵夷至於極壞嗚乎天  
之生斯人也胡為也哉考其學以致虛為本以自  
然為宗名曰致虛實則勞攘紛雜而已何致虛之  
與有名曰自然實則安排做作而已何自然之與  
有假吾儒之名號弁釋子之機鋒弁髦禮法芻狗  
經典墮入其中者如捕風捉影茫蕩而無所歸白  
沙而謂非禪學也誰其信之然則活孟子之稱何  
居曰白沙之孟子猶莽操之伊尹周公而已觀其  
詩有曰元神誠有宅漸氣亦有門神氣人資賢誰

學範 卷之四十八 雜說 十一

謂老氏言下化則其蹟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  
自餘安足論又曰斷除嗜欲想示撤天機障身居  
萬物中心在萬物上又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德  
山莫杖臨濟莫喝又曰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  
在太清居又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  
深鳴乎此非諸佛世尊偈語耶吾聖人曾有此聲  
口耶儒耶釋耶昭然其不可掩矣史稱白沙授官  
而歸途中擁駒從列又梨揚揚得意聞者笑恥嶺  
南宿學皆薄其為人此又其小者爾惡足論



學統卷之四十八終

學統

卷之四十八 雜統

主

學統卷之四十九

雜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王陽明

整庵羅氏曰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為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畧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也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者蓋於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為誠意正心之累哉

又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

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為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為哉。

又曰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效，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二

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於外也，而反覆其詞，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

矣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錄，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說於格物，更不提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學術，以良知為大頭腦，其初序大學古本，明斥朱子傳註為支離，何故却將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定，與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遷就，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惡能掩其陰離陽合之迹乎。

又曰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荅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詳禪為其徒者，必欲為之講之何也。

整庵與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日之會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

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為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為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為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四

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複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為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

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為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為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者。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有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為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五

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荅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制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學。龜

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荅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

學龜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六

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鑽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勝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爾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白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傲於斯言。

學龜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七

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為庶幾乎尊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道，在此一有間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為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

又與陽明書曰：來教有云，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人

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來教者云：格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然反覆推尋，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

物耶？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理。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謂意在於事，則事親即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則事君即是一物，意在於事親如此類，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為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意，未可謂之知學也。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魚之躍，鳶之飛，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九

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矣。當云：致知而後格物，不當云：物格而後知至矣。且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果孰後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

答歐陽崇一書曰：來書第一段申明良知即天理之說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

曾思孟謙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淨樂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宜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為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為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氣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德真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奮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兩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說無乃未之思乎  
若林大岸書曰僕與王湛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為尋箇理字不若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

辨又是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吾心本體又云至善即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語有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其遺書具存不知緣何都不照勘乃兩相反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皆推不得不可道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是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理字不著不可信乎抑程子止言物未及於事不知事事皆有定理斯理也在天在人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此所以為至善也果然尋得當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合○惟○從○事○於○克○已○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  
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  
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  
所○得○自○以○為○千○載○不○傳○之○秘○者○固○覺○固○其○第○一○義○矣○  
儒○書○中○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畧○相○似○陽○明○於○是○遂○假○  
之○以○為○重○而○謂○良○知○即○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為○天○  
理○耶○是○誣○孟○子○也○嘗○閱○陽○明○文○錄○偶○摘○出○數○處○凡○用○  
良○知○字○者○如○其○所○謂○輒○以○天○理○二○字○易○之○讀○之○更○不○  
成○說○話○如○許○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  
可○嘆○也○如○荅○陸○元○靜○有○云○能○戒○謹○恐○懼○者○是○天○理○也○  
若○領○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舍○吾○心○之○  
天○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荅○南○元○善○云○耳○而○非○天○  
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  
非○天○理○則○不○能○以○思○覺○矣○荅○歐○陽○崇○一○有○云○天○理○發○  
見○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  
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  
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荅○魏○師○說○有○云○能○知○得○  
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天○理○諸○如○此○類○非○徒○手○足○盡○

學說

卷之四十九

雜錄

三

露○亦○肺○肝○難○掩○曾○不○自○考○頌○乃○誣○孟○子○以○就○達○摩○裂○  
冠○毀○髡○拔○木○寒○源○言○之○可○為○痛○恨○其○自○誤○已○矣○士○之○  
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為○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  
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熖○欲○斯○道○大○明○  
於○世○其○可○得○乎○僕○懷○此○有○年○病○臥○空○山○無○可○告○語○茲○  
因○辨○書○所○感○發○不○覺○喋○喋○同○聲○相○應○亦○自○然○之○理○也○  
問○講○良○知○者○如○何○呂○涇○野○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  
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已○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  
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  
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現○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每○  
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  
偏○乎○  
又○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  
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後○必○先○知○  
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聖○賢○  
亦○未○嘗○即○以○知○為○行○也○  
又○曰○子○在○江○南○時○有○一○舉○人○師○陽○明○者○過○予○講○學○因○  
飯○彼○說○五○經○是○糟○粕○不○消○看○只○去○致○吾○良○知○便○了○是○

學說

卷之四十九

雜錄

三

時子飯未了而彼已釋筋子說且不要遠此只禮記裏說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你若不去看他就差了却從何處致良知因說他這學把行說在知前甚錯了若不先知便行箇甚甘泉洪子與他正一正說知行如車之兩輪並進子說若一輪壞了就把一輪扯住豈能行得還是曉得車軌是知了把車在上面較去方是行

陳清淵學部通辨曰王陽明答陸元靜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面目者設此學說

卷之四十九 雜覽

古

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爾體段工夫大畧相似陽明又曰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妍者媸者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非有二也苟吾

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可以不言而喻矣此數條見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末而合於儒家之元精神元氣其自言既自己明矣奈何強稱為聖學妄借儒書以惑人哉

又曰傳習錄或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日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陽明講學而謂通仙佛儒而兼包

卷之四十九 雜覽

古

之為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又廣為籠罩而佛集仙佛儒之大成也誠雜矣又曰陽明答人論神仙曰吾儒亦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謂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也陽明一生講學只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至謂顏子至今未



亡此語猶可駭豈卽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耶

嘉靖中廷臣會議言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奇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諄諄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空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得旨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七

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口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歿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論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顧涇陽與管東溟辨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問七佛偈可見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而佛氏之見性微也據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

在陽明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七

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爾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

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  
 囑付彼直見以為是為眾人說非為吾輩說也又誰  
 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  
 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界之以所樂而復  
 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  
 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  
 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譚本體不說工夫  
 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  
 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六

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號為超悟而竟  
 以破戒負不避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  
 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日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  
 至等之於鴆毒固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弟曰是  
 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  
 再生日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  
 橫眉已乎

又曰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  
 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

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  
 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為無善無惡  
 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  
 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  
 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綠塵以操  
 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訟悔遷改為輪迴  
 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  
 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  
 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為率性以隨俗襲非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九

為中庸以闢然媚世為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為捨  
 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  
 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  
 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  
 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  
 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  
 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其亦  
 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

但用之於不善爾。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箇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之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押闔篇。押者開也。陽也。闔者閉也。陰也。蘇張二子從鬼谷遊。恰就這裏窺見箇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世之認識神為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溼陽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恐未能無病爾。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平

溼陽論學曰。學首貴識性。識性者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彝也。物之則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釋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為學。所為問。所為思。所為辨。所為行者。果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奚而忠信乎。行奚而篤敬乎。忿奚而懲

乎欲奚而窒乎善奚而遷乎過奚而改乎。處事也。說奚而正乎。道奚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奚而勿施乎。有不得奚而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觀面千里也。是故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貿貿焉與禽獸並生。並死於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為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離其識也。殆無以異於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於不識也。此無他。其於學也。以己為準。而不以性為準。其於性也。以其所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辛

謂性為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為準。於是人執一班。競開徑竇。或遂妄意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見以此為上。達要之離。下學而言上達。即非上達也。荒吾性者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見以此為下。學要之離。上達而言下學。即非下學也。局吾性者也。道術始為天下裂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

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於同中生異或於異中強同誠淫邪道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願聞其所以曰其以性為無善無不善也將以破除性善也。所謂認子作賊也。其以無善無不善為至善也。又以張皇無善無不善也。所謂認賊作子也。認子作賊而性壞認賊作子而善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覽 五

世道亦隨之壞矣。非細故也。曰然則子何以裁而正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為無善無不善之所影響而未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不善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為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爾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

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憚憚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干鮮不意沮而色作矣。是率天下而檢攝於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於是親義序別信皆為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為桎梏有礙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掃而盡矣。是率天下而馳騫於善之外也。於此校勘何者得何者失何者為世道人心之所由維繫何者為世道人心之所由傾圮昭昭判矣。乃陽明之證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覽 五

道天泉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似欲通融和會兼而有之然者當其時高足弟子龍溪緒山互有呈正都未滿旨各為折衷歸於隨機接引徹上徹下不墮一邊豈不誠十分苦心哉。然而竟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功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夫既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

親義序別信爲土首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於從上  
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掃而盡者必伸其弊也  
矣矣孰能於其間巧爲調停俾並行而不礙哉吾嘗  
以爲陽明之揭良知直截痛快足以一洗支離膠固  
之習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語不敢瞞心附和反覆尋  
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害又不小爾是故以  
性善爲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  
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彙  
輯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善

鄉愿之所自出也兩者之發端稍岐而其究迥若霄  
壤不可不察也曰告子曰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  
善字今日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  
稽其立言之指倘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  
於善也既妄意排指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  
相盡爲所掩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  
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  
於性體爾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  
之操懿也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

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矩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  
不善於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  
在也混無善無不善於性善而目無改血脈潛移孟  
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  
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滋人心之  
惑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巖共族牛馬同曹告子  
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矣論至於此與其  
混也寧其岐也嗚乎此吾儒之所爲涇涇護持力爭  
於毫釐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  
滔者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善

高景逸曰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  
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  
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  
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  
可曰明善  
或問陽明之復大學古本其說果與古本合耶景逸  
曰陽明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德言  
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

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為明德也至於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為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為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為主意格致為工夫大學固以三綱為主意八目為功夫矣試舉陽明古本序一釋之其於文義合耶否耶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朱

又曰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脉絕又曰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為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釋判矣  
又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微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微焉竺乾氏之說似之至湯明始以心體為無善無惡心體即性也嗚乎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

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為善也既無之矣又使為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河水建甌而下語之為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悲夫

景逸陽明說辨曰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說體之於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為得朱子之心而有當於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朱

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在於親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大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為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

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於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知也。子之事親而常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於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為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為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克之，達之於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嗟爾蹶爾乞人，不悟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克之，達之於其所，無不見，吾不為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有，無不正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天

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又曰：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為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天

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誠心正而后物格也。整庵羅氏所謂左籠右單，以重為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又曰：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

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為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辛

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之中。為析心與理為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為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猶之手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知。傳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端言知而行在。專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說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言。皆為不可通之說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壬

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為聞見之知。故其為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為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為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之至妙存焉。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涿化類編曰。嘗讀鄭端簡公云。陽明智以料賊謀。以出奇。才以呼衆。不決旬而成蕩平之功。不在於肅愍公下。而時勢視于公更難。至其標示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遵陸。彼自謂得不傳之真學。恐未必盡也。陽明之學。只是一覺。致良知之題。與夫知行合一之教。皆覺之與也。吁。聖人了心。佛氏圓明。豈窮理躬行之君子哉。六經四書。濂洛關閩。諸言國家。以此造士。爲士者。朝夕熟玩。將聖賢言語。體驗入身心。而力學。行。之。不。但。視。爲。詞。說。爲。中。主。司。而。已。卽。希。聖。希。賢。矣。

卷之四十九 雜說 聖

古本則言傳習錄紛紛。不過發明收放心尊德性之。應。批。爾。豈。復。有。加。於。經。書。宋。儒。言。語。而。謂。讀。此。可。悟。先。聖。之。真。傳。哉。皇。明。通。紀。云。陽。明。功。業。文。章。儘。足。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皆。程。朱。反。增。一。麗。贅。此。言。近。似。

鄧元錫曰。王陽明卽知卽行。卽博卽約。卽心之良知。卽聖。直。截。易。簡。而。悟。本。禪。宗。生。平。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見。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譽。其。外。人。倫。

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三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問之矣。其弟子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爲異端。雖良知孔神。於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當也。於是方士僧。扼腕言天。仙言佛上。乘則淫滯其間。而末自解免。迨嘉隆之際。而極矣。

艾千子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謂性命仁義卽在日用事物之間。不必舍近而求遠。舍淺而求深。如禪玄異端之說也。卽講學亦是多事。孔子以學之不講是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說 聖

吾憂謂其切近如聖門弟子答問等語。卽是講學。豈必譚空說玄如近日開門受徒。日事空言虛語之謂乎。自王陽明以幻誕苟簡。鼓惑後輩。以獵取聲譽。蓋其不讀書窮理。而以見性明心爲足。故其言皆幻誕。愈幻誕則獵等僭妄。立地聖賢。故愈苟簡。此後相習日趨於簡便。而於道德義理性命求之愈玄。遺漏愈多。惟求之愈近。則學問愈精。詳地步愈實。功夫愈無窮。此孔孟所以異於佛氏也。六字不必深求。乃所以深求六字爾。

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譚之者曰聖也紛紛嗷嗷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為諱也其荅陸元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考

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為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適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為敵而畧無所忌而征又從而黃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倣然以棒喝為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証舉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呼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

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既乃人心不死剝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即其徒亦或舉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有一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聯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為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為渾同為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為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為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為之寒心乎哉

學統

卷之四十九 雜統

五

學統卷之五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也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上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官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二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乘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三

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口禮則口之進於國。則口國之經曰。口口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口口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口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四

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五

又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又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

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

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六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稔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靈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嘗見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簡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川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開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閭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學統

卷之五十異統

九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時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頌演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學統

卷之五十異統

十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問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箇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迺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十一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無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十二

子不合有資之意。不善也。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



之禍害。孰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莫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其虛繆不足稽矣。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七

西山真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中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七

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敦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

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為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為事物染著者乃為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五

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行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為有耶為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口口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六

或問黃老清靜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耶？彼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聖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七

故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翁、強之極者必弱、與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翁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與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

開而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為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六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窮冥昏默中、遂指為太極、然非真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罪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虛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充

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口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黃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晷於日中而寢也

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絕之也且夫牛馬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手

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日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啣而食乎織必刈麻采擘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死大盜不止掇擊聖人縱

合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距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拊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拊擊之亦何異仰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為勞也。今此堯於帟夫比舜於卷婁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天則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為中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

學航

卷之五十

異統

手

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

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來。歷義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伯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池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爭。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學航

卷之五十

異統

手

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即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為幻。以物為粗。以玄虛為妙用。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顧自漢

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  
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爲說也愈  
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  
名慘刻爲縱橫押閻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清譚  
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傷而盪其波  
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時爲  
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  
矣嗚乎老氏之罪可勝誅哉陋哉葛玄之言曰老

學統

卷之五十 異統

垂

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  
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  
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明照天地  
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  
載無窮開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  
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  
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  
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  
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  
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嗚乎

玄之言亦荒唐甚矣玄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  
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  
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不  
解則何也

學統卷之五十終

卷之五十 異統

語

學統卷之五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一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揚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會過大梁之南，莊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二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其廢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

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又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背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云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學。貌。

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只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此其行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

學貌 卷之五十一 異說

五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恠。唯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

學貌 卷之五十一 異說

四



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五

來。顧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為。夫道理

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

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擊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為。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為。聖人亦自然無為。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木

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為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為愛。義以為制。禮以為秩。智以為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為可乎。

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為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靜。以為無為也。

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

已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

反謂聖人不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爲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闕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七

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厄言也以天下爲沉濁不

可與莊語故以厄言爲曼衍沈洋恣肆以自適其

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誣訾孔子之徒明

老子之術所稱畏累瓦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周本老氏

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世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摭摭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卽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

講世之尤者冲虛經較差平故云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八

學統卷之五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

朱子曰為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列子稱其言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

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

之士其保壽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簡遺

遺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

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簡

遺遺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

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  
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  
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  
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

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

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

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

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

間百事廢弛遂啓口口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狂

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

而有害於仁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顧故其迹似

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

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恩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為名所勸不為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畜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統

三

美之所歸若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遑遽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所以關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關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關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關佛也

學統卷之五十二終

學統卷之五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一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踈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二

簡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

無異眾人故無父

敬軒薛氏曰史記曰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為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為汙邪詐偽則其罪有不容於

學統

卷之五十三 異統

三

誅者矣願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怨佛氏大悲類之然則孟子之比諸禽獸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五十三終

學統卷之五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棗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棗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棗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棗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棗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二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桀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口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三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因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四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五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紛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栝棗。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籠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本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



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為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七

反其不動心。殆亦宜。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

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暴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目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存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

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九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疑滯，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黃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

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一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一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

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把柳栝捲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把柳原未有所謂栝捲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栝捲成而把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一

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

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瓜却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溼陽曰此為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一

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內適為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為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

天下而禍性也。孟子曰：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為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說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苟楊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說無善無惡，至強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為是說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五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人

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為為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想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脉矣。若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來脉處即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着來脉，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強得？向落脉上勘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十五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加推敲也。問告子所謂強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強持，他倒

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可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為道也○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末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即佛氏作用是性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即佛氏無淨無垢非空非色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脫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即佛氏言思路絕等說也○充斯說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說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

信矣○晦翁以象山為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為明之告子○

學統卷之五十四終

學統

卷之五十四 異統

末

學統卷之五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創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墜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

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

幸，貴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系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曠目扼腕，言有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

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

韓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日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

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

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

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

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

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

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

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精

聖，聖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精

聖，聖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精

聖，聖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精

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問以鬼帝不省

玄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

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官露臺祠天地婆父

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

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

神昨蠱賊作孽水旱為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

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

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

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

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

之說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食非妄之福哉且

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

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

不經上天震怒貽責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

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

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

矣神何款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三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為之役  
哉彼方士者直以動眾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  
受服在勢則弄權是以鼓誘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  
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  
也臣願沉鄴縣之巫所與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  
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

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救疾此古今明

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

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為長生以

泌為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

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

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

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為天下真有

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濟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

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嚮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

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四

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  
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何一年驗之即真  
偽辨矣帝怒滿憐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  
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  
書李邕邕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  
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  
有燒鐵杖白頭貫其下者推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  
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  
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  
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  
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  
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

者也斷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可也五穀三牲  
鹽醴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  
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醴以濟百味  
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籩  
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  
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  
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六  
昭應宮以宰相兼官使時羣臣爭奏符瑞希帝意待  
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  
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  
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雖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  
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  
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  
哉安有書也其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  
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緘默既或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  
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  
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  
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  
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七

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  
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  
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  
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  
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  
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  
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清炎二經皆模學  
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  
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  
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  
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  
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八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  
俠尸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  
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  
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  
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  
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  
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  
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了者真宗時有此神降

故遂封爲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已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卷之五十五

異統

本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

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承

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

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闔關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

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

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仙者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十

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舍承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靜輪官必

令其高不聞。鷄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燕口口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林於道士之言。以謾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象曷為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說。作官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

卷之五十五 異說 七

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類。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躡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或觀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

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願諱命。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儼然印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觀儀。觀受符契。而遊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燁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母。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卷之五十五 異說 七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

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為言語耶以作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為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古

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弘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饋牲席不過藁鞞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為非經況三清說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奉聘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古

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嫌阿順旨為容悅也帝嘉納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為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為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為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為三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歷代做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為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之所宗。於天文為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所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官。况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去

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嶺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今出五斗米為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

日其眾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中相類。而朝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峰。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宜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輪。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輪。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去

顯捕而醮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志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各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志乃云真武為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

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良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焚惑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弘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玄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口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費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常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問。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口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

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心識之後。平宋以為信。名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驗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巨口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跪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官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職。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父元吉。姦淫兇暴。為族人討。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九

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有戍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躓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凌轅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為。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尚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衰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

所為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玄慶能為詛祝。所與禍崇。願加臣身。臣死無悔。吉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觀。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闕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因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十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收飲鴆死。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玄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戶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為堯舜。即位初年。做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瘞斥元口。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乃陛下銳精未久。妄念。

牽感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  
 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  
 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  
 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官居人謂陛下薄  
 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  
 方則劫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  
 下因卽陛下收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  
 淨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主

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誦辭以  
 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為大欺陛  
 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  
 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  
 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  
 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  
 能謀陛下獨何為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  
 甚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且日視朝與輔宰九卿侍  
 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  
 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卻命如天運  
 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為之恭也天地萬物合  
 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為太和陛下性中  
 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  
 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迷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主

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鍊精神求之終身而不  
 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面為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巷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  
 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  
 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直  
 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



張平叔說得亦白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為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得到，究竟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為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為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旨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五

卷之五十五 異統

五

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為。其氓蚩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為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欲取老氏者，須分為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竊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為長生也，甚矣人之無

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譁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為貪。惑者忘其為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為誑。蓋至於忘其為誑。而訛傳妄誕。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之。於是。有變現恍惚之妖。有遐登冲舉之事。其為說。牢不可破。而其為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遠遜未論。即距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蓋

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間。博搜都集。頌之海內。官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為洞有三。一洞真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為大乘法。上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玄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玄經。而為中乘法。所云九真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美

而為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為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即三元八會長行錄。起為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即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錄。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執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雨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象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玄部。在洞玄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洞四輔。七部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錄。蓋云彙矣。問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為。精而奧者。

乃在道德、南華、冲虛、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郭象、成玄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呂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虛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為玄門鼻祖。而世之羽人、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間、轉而窺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黃冶、變現符咒、驅壓崇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規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籙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為哉。愚方慮其興、與其絕、而奈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之五十五終

學統卷之五十六上

孝目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口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割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祥年長、永自立口、神羗戎亂。主庸臣佞、政虐祥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配卹、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弁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帝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

奕對曰佛乃口中築點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於宰相元載王綽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口口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學鏡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二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

學鏡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三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口口之人與口口國言語不通衣

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週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肉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菊。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菊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卷之五十五上 異統

四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怍。

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傳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有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大不靈為神耶。則本瘞土中。

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品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為中。口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為口口去中口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五

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口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浩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間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六

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度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修治為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

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自矣。豈幻妄哉？聖賢論

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當修治而修治，義

也不當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為無事修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偽。程子

曰：不若言是者為真，非者為偽，之為確也。持國論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七

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已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已，何以禮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為下根說怖之令為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偽

而能化人者？又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間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  
爲我程子晒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  
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  
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於中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  
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口  
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  
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八

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

張橫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  
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  
之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

是以語大語小流逝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  
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  
之盡性可乎理性本之窮夫 之無不知可乎  
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蠅  
生取合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墻已  
爲引取滄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  
女穢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其間少則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九

翻耳日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真然被駭  
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  
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所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  
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  
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道之辭翁然蔚興畢出於佛氏  
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其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  
信有大過人之才者其所以自立其間而與之較是  
非計得失也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淺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次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人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止。則廣大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十

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口口人。却會做守口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存。宋景文說楞嚴前而

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豈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十一

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而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



周列禦寇之說。位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朱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口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主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口。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

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口。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昔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學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主

這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貧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墨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傾心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首領了，今日釋氏其盛極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五

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決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空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傾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五

真詰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蓋。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

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講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某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問問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其

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說灑廣濶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濶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存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

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獨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為無老之說為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會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其

道不曾掛著一條絲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

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  
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  
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  
機巧便盡天下之商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  
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  
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  
得父母未生時而日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太

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  
寄寓譬以舊屋被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  
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  
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  
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  
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  
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  
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空空又說真空玄

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是  
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  
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  
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朱子  
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  
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口文士潤  
色成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尤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  
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  
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頂  
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  
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口止  
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

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清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變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要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問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手

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

去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手

又曰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迥山云儒釋之辨其差渺忽以某觀之真似水炭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熒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口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克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遠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

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築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上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測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白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安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觔。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觔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貌

舌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借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

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晝之所為。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慎恐懼。乎。不視。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欄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貌

舌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於佛氏相。

似佛氏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便認做性殊不知  
 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  
 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  
 理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  
 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  
 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  
 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  
 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  
 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  
 學統 卷之五十一上 異統 手  
 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  
 除掉了此正告了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  
 揚眉瞬目如覺運動為弄精魂而河斥之者何也曰  
 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  
 龕槌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  
 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口然不知你如何占得  
 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佔得這物事常不  
 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  
 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說這

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  
 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及佛  
 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  
 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  
 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  
 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  
 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  
 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手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  
 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  
 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  
 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  
 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  
 著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  
 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學



是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爲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道理故孝也得不得也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天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云云此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旆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

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天

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其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  
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  
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  
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  
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  
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  
如此。却都不知。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手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  
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  
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  
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  
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卽去。無非是處。放生不爲物  
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其事。聖人  
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  
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

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  
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是人地獄。若是箇殺  
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燈錄爲法  
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只有四十二章  
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  
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  
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  
是說咒。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好佛者。覺其陋。而加  
之爾。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手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  
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  
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又曰。達摩未來。中。口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  
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  
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  
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

爾大抵只是要鶻窳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垂

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

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垂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勸得人。問。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真所謂波淫邪遁。蓋波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因而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波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活潑。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得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

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知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誠誠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道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於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辰

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

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咒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咒以禁之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辰

又曰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又曰釋氏初入中口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語如乾矢橛栴樹子之類只是胡鶴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是

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  
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  
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  
了。渠既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  
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  
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  
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牀席爾。  
別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筋。乾矢橛。他道理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柔

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  
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  
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  
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  
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某  
佛口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  
注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  
明處。却不是。只向中一勾。是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

於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  
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  
得便了。或曰。不與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  
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  
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  
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  
差。所以都問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  
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柔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  
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  
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某老亦非之。云。理義  
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  
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  
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  
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騰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卷之五十五 異統 美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

真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借其魄之本。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玕。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

翹。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

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遂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

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

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如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

來。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中

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白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爾，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為他人。某云：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

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直苦。又馬川問管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聖

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緣佛者多為簞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人鬼始亂，曰：然。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又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樣而

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裏頭中、則光中之佛亦裏頭中、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峨眉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

學紀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聖

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殺身又末為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

滅絕人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口、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

學紀

卷之五十七上 異統

聖

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摩入中口、見這般說話、中口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纔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潤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以空寂為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



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會識。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妙。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離了。都不說時。雖是掉離。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異

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個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異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又曰。老氏見得無高。佛氏安放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曰。老氏無清高。佛氏乃為遁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譚。如果老與中貴權

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入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蓋佛書分明是中

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譚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

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傳染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

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

師之類所譚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染亦嘗如

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

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

教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

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

待闕許久又如什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

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

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

為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

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

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

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  
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  
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克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  
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  
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  
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  
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  
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  
拯救也。

第

卷之五十五 異統

異

又曰。今之開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  
空為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舊  
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  
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  
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  
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  
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  
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  
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  
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  
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拘得他轉。吾人  
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  
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時又如何。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

第

卷之五十六 異統

異

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  
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  
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  
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  
真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  
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  
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

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復。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荅汪尚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嘉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餒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辛

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謂自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荅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目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庶幾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壬

荅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禮乎。且如釋氏。攀攀擊擗。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聖

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

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荅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聖

又荅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着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善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的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謬以千里。虛望吾友更深思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善

蒼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善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傑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熟讀之不厭。熟讀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

然坐守無義之語以竹其僥倖而一得也

荅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蓋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兒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為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素

又荅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荅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慮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忽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兒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却有不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素

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荅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克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荅荅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

空沙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堯

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而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為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淵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見彷彿其者披根板本頓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語與聖門真實知見端向踐履做上

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足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

卷之五十五 異統 堯

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嘗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



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  
極微如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  
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  
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  
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  
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  
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  
用之間收斂警齊不使心念向外走捉庶幾其中許  
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

學統 卷之五十一上 異統 李

被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  
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  
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爾是與

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  
第而溺於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  
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  
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僥倖於一見此物以為極  
上可飛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

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  
事無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  
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答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  
事事而在儒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  
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為  
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為

學統 卷之五十一上 異統 李

常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非  
為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  
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  
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  
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  
此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  
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  
他所以底底上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

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闢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濃郁之意荆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

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奎

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怠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口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人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

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衛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答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上用上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奎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爾只如

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而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傀儡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傀儡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耶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齋

見如此幸試思之

荅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其清逸之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畧言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齋

荅汪叔畊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可譬及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忠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

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荅許生書曰來喻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奕

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西山真氏曰按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口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遇

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問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口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伎之極矣殫國府藏腴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奕

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戒口荒幻之教不可以治口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耶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仗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伎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令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迎維之嫡嗣視上位如敝屣寒  
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  
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也雖慈孝如太子  
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會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  
乎釋服入道既可徵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  
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  
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  
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  
衆而魚鼈之會不少郵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奕  
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帝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  
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  
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縉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  
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  
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  
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  
十年之間風俗漸百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  
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離於分外之效必本仁義必  
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又曰按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  
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  
主愾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修德元載等會  
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  
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  
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  
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慙德焉繼世  
之君克已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上 異統 奕  
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  
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  
之禍由太真壘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  
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繼  
之也其所以皆有子嗣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  
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  
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  
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  
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關魚

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瓜牙之功。歸髡形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屠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法。

小統 卷之五十六上 興統

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每會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以入竟舜精一執中之道。

學統卷之五十六上終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a vertical header on the right side.

孝昌熊賜履敬修

異統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日晷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

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隨

醉之而乃通乎萬變。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

往非心之感耶。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為宗。

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去了一歸於真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耶。舉

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二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願已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那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耶。果非耶。

何其既出而好之者眾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

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

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為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

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

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

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

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

理耶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

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

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

伎耶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

也

滅絕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

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入倫之理即性也

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

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

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

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

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

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

得為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

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

也



之何耶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  
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  
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  
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  
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  
而能讀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起  
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  
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尚書姚夔率大  
臣醮錢具辨香明社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上疏曰  
釋老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浸盛然三代君  
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  
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

卷之五十六 中 異說

五

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為之經者也佛老

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虛無寂滅使其教  
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蒞辟非不欲深  
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譚頗能以警動

愚俗姑將存之為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真謂其能扶  
世立教延岡步而為之崇奉也此者以皇太后誕日  
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

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  
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為儒者自失其守而從  
學說

卷之五十六 中 異說

六

設於邪也夫人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  
其壽則當閉其袞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  
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辨香尺楮

具列之衛宣揚於佛老之宮相率而拜之曰為朝廷  
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  
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

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為此囁強與彼相較量  
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  
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丘○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  
 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為○人○之○子○乃○  
 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口○之○主○  
 乃○黨○外○口○之○人○開○茲○大○戮○以○為○中○口○千○萬○年○無○窮○之○  
 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眾○理○  
 眾○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  
 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  
 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  
 學○統○  
 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  
 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  
 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  
 內○外○心○迹○為○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  
 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  
 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  
 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又○曰○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  
 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

絕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  
 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  
 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  
 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  
 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  
 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  
 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  
 學○統○  
 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  
 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忙○  
 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  
 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  
 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因○曰○惟○患○不○能○  
 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  
 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

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眾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九

如此奈何奈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閑靜庶不為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此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有之心不足以具眾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

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眾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為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彼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十

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致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備。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為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釋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着一箇心。光光明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十一

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剝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強盛鼓動。成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但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存心。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摻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十二

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然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煞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駮底上人。全不會整埋家事。蓋緣繫制其心。蠢然如。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

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於此會得到私意

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為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

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說心只說者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

釋氏說性只說者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

正

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字為非以為心能主敬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主

豈敬能主心敬齊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

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

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

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

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

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

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

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

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

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闊意思遂歸

之朱子曰只為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

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

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

無所安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

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

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臥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主

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

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

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

以有諸已若顏子便率其康節見得道理分

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

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木原

功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  
 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  
 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  
 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  
 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  
 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靜無為矣此  
 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  
 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  
 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  
 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  
 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恣其猖狂自恣而不傾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  
 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如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  
 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  
 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者  
 莊又在其次如以已身為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

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為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  
 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  
 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官捨  
 身食虎其意以為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  
 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  
 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  
 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川處  
 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  
 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懸空  
 學統  
 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  
 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  
 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  
 虛之感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  
 子外則不可謂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  
 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  
 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  
 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

如○鵝○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  
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  
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  
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  
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  
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  
絕○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  
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又○曰○釋○氏○以○為○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  
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  
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  
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  
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為○道○以○無○為○宗○其○  
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七

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  
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  
滅○超○脫○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  
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

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  
物○事○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  
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  
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  
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  
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  
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  
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  
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  
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  
道○無○不○在○以○為○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八

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絕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工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未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為心性然而非真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書

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了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特繆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洗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漫為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而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

學統

卷之五十七 異統

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定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大異

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

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特繆顛倒害於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



妄已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統

卷之五十六 中 興統

在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能其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俯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未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

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會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付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已。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已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已。高明之外。別有一箇

學統

卷之五十六 中 興統

在

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

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  
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  
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  
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  
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  
若不想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靜時有思  
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  
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  
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奎

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  
可分爲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  
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  
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  
曰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  
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  
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  
其主矣焉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着其心亦擾亂不  
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

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顛亂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妄無心空其心一是  
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  
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  
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  
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  
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  
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香

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  
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  
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  
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  
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  
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  
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子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體理不精二則好

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成其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循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學統

卷之五十五 中 異說

五

又曰綱曰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為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立為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

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道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

學統

卷之五十五 中 異說

五

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會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像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禮使天

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為性。專一守此。以此為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性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蠶。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七

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

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做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其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七

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而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中 異統

无

又曰。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畧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為。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為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又曰。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鶻突。是他只管想像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之五十六中終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上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迴。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爲見性。世願有專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耶。佛

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其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

學統

卷之五十五下 異統

二

樂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為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任其責也。

當時宋潛溪為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為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為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虛穢十

學統

卷之五十五下 異統

三

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舉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銜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荅金剛經大意之間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宅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閒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學統。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卽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難。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畧。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

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

又曰。中庸舉高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玄妙。迥非前

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道為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已為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人其陷，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學統可為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並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口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克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為之羽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為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二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六

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肩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以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為眾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為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七



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為秘典。則今所空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說

八

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戒。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

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

學統

卷之五十二 異說

九

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知性之為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

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畧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為性乎且其以本體為真末流為妄既分本末為兩截謂述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

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為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為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為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為兩截混真妄為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為本六識為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為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

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為二而以其半為真半為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

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一

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口之為中口人類之為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

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非迷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主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之，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之，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

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矣。嘗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主

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擷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為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為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學統

卷之五十五 下 異統

南

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為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為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為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

卷之五十五 下 異統

注

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也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外人說本分語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為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口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

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  
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  
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  
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  
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  
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  
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  
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逝便是此等處傳燈錄  
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

學說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  
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  
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  
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  
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  
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  
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  
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

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  
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  
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  
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  
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  
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  
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  
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  
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

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  
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  
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  
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  
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  
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  
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  
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誣論宗  
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

學說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狀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証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

卷之五十六 異說 九

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

卷之五十六 異說 九

九

學統

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担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自知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手

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有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踏着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

若種子在地性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

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行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為憑人情大抵多貪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手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為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為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為哉

又曰宗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錯解釋鍾栢樹子竹篋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

後佛家書但迴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與  
音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  
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  
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  
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  
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  
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  
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  
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幸

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  
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  
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  
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  
生所作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  
爲嗚乎自佛法入中口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幸

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  
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  
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  
貪心惑志纏絲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  
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  
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口則爲  
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  
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笑言決矣乃至如上  
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  
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  
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  
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  
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諸事  
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  
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  
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  
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



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  
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遠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  
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  
粧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  
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  
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  
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  
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  
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為○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  
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  
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  
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  
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此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此一語則所  
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  
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  
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  
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  
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  
為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  
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  
而何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二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  
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  
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  
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  
是之非固為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  
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

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周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福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備。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備。深微者也。管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實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而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手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茂由至矣。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口口之禍。所以相尋不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手

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為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軀哉軀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為之慮可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學疎

卷之五十一 異統 末

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安也邪也曰邪與安則無所因矣安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開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

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為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為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王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剝實為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為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

學統 卷之五十一 異統 末

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非。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爾慈湖之志於道。不為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為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詞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幸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

書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為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聞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切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悟之。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幸

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宐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垂

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為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於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為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巍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為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垂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為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

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為上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半開周閉以冀其一且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為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之士以為何如如欲學為佛耶慈湖之書互不忍廢必欲學為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講張為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為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為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為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為何如而顧以理為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  
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  
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知則  
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  
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  
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  
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美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  
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  
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  
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  
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  
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  
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  
吾聖人道理卽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  
得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既不

免分爲兩截猶說說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  
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  
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  
心愚按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  
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耶又曰中庸精  
微卽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美

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荅周衝  
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  
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  
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  
明卽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卽此是以槩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  
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於中乎不中  
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  
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于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此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卷之五十一下 異統 美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於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為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

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悼典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羯巾而喪輒沫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為之慈忍以消其忿為之濟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美

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為之變現出沒神呪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冤仇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



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  
 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口之教尊尊親親  
 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違則有物有則之故也  
 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  
 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  
 之中口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  
 魚其萃口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  
 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爲得證果焚指割臂  
 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  
 者中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  
 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  
 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  
 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  
 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  
 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  
 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請其極  
 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  
 謂也

學苑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四

簡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  
 註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  
 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  
 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  
 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開七佛偈使自可見  
 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  
 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  
 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  
 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  
 得沒此字刺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  
 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難之乎冀闢佛者爾  
 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  
 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  
 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  
 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卽欲贊

學苑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四

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關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若以爲粗之乎關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關他或曰釋家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弟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會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卽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出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

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  
開○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  
影○響○問○曰○固○是○却○亦○止○幸○其○入○佛○未○深○而○如○其○入○之  
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佛○去○何○以  
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  
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  
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  
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  
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  
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  
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為不知佛矣然則何為  
而闢之曰迦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殊究  
其末流又為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  
為之防泥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已卑孔勢必  
至於土苴各教倡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於苦  
寒則已如欲拔衆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

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  
也管與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誦佛誦佛自在  
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  
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  
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  
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問舉意不甚解文定曰禪  
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  
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  
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淺  
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  
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  
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  
才辨消削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  
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  
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遠  
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者

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為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為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哉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

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

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之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既曰行詐曰欺天

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

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

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肖削髮口服而終

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美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

醉○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  
有○閒○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團○頭○共○說○無○生○話○也  
彼○謂○孔○孟○為○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  
孟○甚○矣○吾○以○為○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宜  
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  
知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樂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為○治○地○平○天○成  
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  
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  
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  
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  
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為○三○教○之○說○以  
為○與○吾○道○列○而○為○三○幸○矣○其○後○為○一○家○之○說○以○為○與  
吾○道○混○而○為○一○幸○矣○今○且○損○之○為○凡○損○之○為○外○而○幼  
之○而○卑○之○而○鄙○之○然○則○天○下○孰○有○舍○聖○人○而○甘○為○凡  
夫○舍○尊○長○而○甘○為○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乎○用○口  
變○更○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口○而○出○於○口○固○不○出  
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語○次○深○溥○宋○儒○余○曰○先  
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  
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  
一○件○鶴○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為  
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  
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也○條○理  
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  
物○理○為○外○以○格○物○之○理○為○狗○外○矣○翁○曰○此○是○公○為○宋

學統

卷之五十五 異統

樂

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  
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  
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  
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即○氣  
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  
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敘  
命○討○自○然○之○天○理○為○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  
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宜○其  
認○理○為○鶴○突○為○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十  
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併說破否  
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闢不過  
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  
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  
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襲飛龍之位拈  
出教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  
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  
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端 聖

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  
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  
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  
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  
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瘁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  
以為何如  
可谷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  
究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  
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

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  
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  
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  
混擾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  
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  
性為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為釋氏之性性豈有二  
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端 聖

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眾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  
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  
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  
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  
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教化川流示  
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迥太極於無極  
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  
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遇  
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膺中大義數十此其

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某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但微細體勘，備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陰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夏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如無形，只就其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教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爾。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國便有四，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口，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亂口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分分之觀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元所謂太極所謂教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峇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

其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為之非吾曹之所為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為煩惱亦能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為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見強聖賢從吾

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人之言主張於內為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為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澆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即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宜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章以來所言皆甲卑苦行於彼法猶無當即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於齊梁西僧至佛說大典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托為竺典以譁於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



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藏曰經梵云蘇恒囉曰  
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爲部十有二爲卷  
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  
至克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  
爲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  
地見性成佛於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玄夫玄  
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  
慧能者大闢其法於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  
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說

妄

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馮仰雲門法眼  
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  
也而顧可以強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  
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  
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  
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  
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  
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

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  
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者何爲無  
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  
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水水不  
異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水即是水水即是水  
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  
不生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  
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滅煩惱即  
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結業即解脫故  
不增解脫即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  
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  
括真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  
宴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  
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  
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  
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說

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

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註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為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為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為宗也非真非妄以自覺聖智為用也非修非誇以生酥為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為名大圓覺

卷之五十六下 異鏡

乘

性為體凡聖平等為宗觀行速成為用方等大乘為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常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奉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

寂滅即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悉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指三藏也即如七佛偈釋氏以為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參學家所稱為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心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

卷之五十六下 異鏡

乘

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偈曰一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

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則七佛之指亦若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者問天親曰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說

李

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答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儼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

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脫蒼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礙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說

李

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楊銜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令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銜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握得失是

非一時放却、弘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奎

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迥

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入造作、雲居峇繼宗曰、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奎

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入天人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爾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

無始已來、不會生、不會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利、蹤、告衆、曰、白、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查

不、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查

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兜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詮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

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不過以訁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終

卷之五十六下

學統

李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

學統

後序

十

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脉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濼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

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

學統

後序

二

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吉日  
閩漳後學李贊元百拜題於金陵  
之遊園



學統

後序

三

後序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即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於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濼川熊先生

學統

施後序

一

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憂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為宗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為要夫明統即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權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

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

非是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

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

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

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於

學統

施後序

二

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

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

千年人物之盛萃於斯數千年儒先

之論決於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

崇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

淆於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  
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  
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  
天壤齊量矣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  
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  
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  
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  
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

學統

施後序

三

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學統

施後序

四

政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明精義甚廣其為迷途之先導者則在學統一書其書別為五統以示偏全辨是非別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則又在陽儒陰佛之徒流弊日深為

學統

徐販

心腹之害辨之甚精言之甚切先生誠有功於聖門矣秉義不敏幸及先生之門竊聞先生之學以明善為本以主敬為要夫心性之理雖有仁義禮智之別而善其根也學問之功雖有格致誠正之次而敬其樞也聖人

與人同者善也盡人可以克念而作

聖者敬也苟明乎善則不流於禪寂矣苟一於敬則不至於無忌憚矣先生得孔孟之真傳者以此發象山姚江之隱疾者以此學者研究於斯由正以趨不為異端邪說所動學為聖

學統

徐販

賢不難至也其有至與不至者則存乎力與不力而已願與學者共勉之無負先生之意也

丙寅孟夏崑山門人徐秉義敬題



跋

古者君子之立教也廣以大而其衛道也謹以嚴廣以大故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謹以嚴故雖聖經賢傳世所力力奉之者不敢苟同於其際今之講學者吾惑焉識不足以擇精

學統

張璠

十

力不足以守固則相率而爲調停之說混孔釋爲一家進朱陸使竝禘口河津餘干之書而陰左姚江袒新會入室而操其戈開門揖盜自撤藩籬其敝至於支離橫決而不可救則不能謹嚴之過也夫道之有統與曆數

相嬗之統同統定於一紫色蠅聲餘分閭位不得而干焉先聖與伯陽竝代無一語及五千言孟掉三寸舌以與楊墨爭紫陽排斥百氏不遺餘力豈不知廣大門庭相安無害而視之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者凡以衛道

學統

張璠

二

也孝感夫子崛起江漢天資高朗蚤歲卽毅然以斯道爲己任闢佛老提正宗往有閑道錄一書海內久奉著龜自官侍從洎登揆席嚴氣正性屹然爲中朝一柱其所謀謨啓沃翊亮經綸都從體認天理中出退居金陵

潛觀元化析百家之異同蒼諸儒之  
精粹下及竺乾之典皆能抉其所以  
謬悠沉錮之處而痛砭之不但如歐  
公本論祇刺皮毛已也猶憫此道相  
傳之統渺有定論萬派千岐學者曹  
焉爰是釐其正閏別其源流甚而至

學統

張跋

三

於無統則寧虛其席以有待不敢隨  
俗附和論駁蘄然如董狐之載筆如  
老吏之斷讞總曰學統自是書出而  
後二帝三王傳心之要危微幾希絕  
續之辨昭然可尋非夫子道叅太極  
學集大成何以臻此學者去調停之

謬見端從事於夫子一家言則擇必  
精守必固續火傳薪於是乎在然則  
卽謂夫子謹嚴之意仍歸於廣大可  
也

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九月受業

張希良敬跋

學統

張跋

四



政

天下不可一日無道也。但不可一日無統道之存亡係乎統統之絕續係乎學。學統卽道統也。總之存乎其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萬世道學之宗。斯文炳如星日。莫或有竊之者。自姬室式微。邪說寢熾。統系不絕。如綫篤生孔子。上接列聖爲斯道之主。傳至于輿氏。繼往開來。力閑吾道。厥功甚偉。而其事更難矣。迨淹中稷下。八儒三墨。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流。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若

學統

周政

一

學統

周政

二

董韓諸子羽翼經傳。斯文僅續。有宋理學最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後先輝映。鄒魯之緒。庶幾如日中天。而象山一派復行。爲新會姚江之說。浸淫異端。爲害尤酷。嗚乎。道統存亡。絕續之機。豈不以人哉。孝昌先生研極淵源。參酌同異。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撰述。學統一書。標舉正脈。條晰的派。闢邪崇聖。倍極苦心。道大而旨約。文質而義精。嗚乎。盛哉。茂以加矣。蓋先生誠意正心。從容察識。而勵躬行內聖外王。明體達用。見諸經綸。匡濟者已。播朝

野茲復以微言邃論表彰絕學人心  
賴以正世道賴以隆其爲功業亦豈  
在禹下哉銘不敏侍側請益稍知所  
嚮於是書之成也敬跋數語以告天  
下後世云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吉日

學統

周張

三

石城受業周銘拜題

政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  
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  
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濼川先生所以  
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  
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

學統

劉張

一

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  
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  
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  
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  
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

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楊雄之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繆不難厚誣

學統

劉瓛

二

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

說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

學統

劉瓛

三

千秋之學脉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 胄

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受

業劉然頓首拜藁



學統五十六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字敬修孝感人康熙戊戌進士

官至大學士是書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

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

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

龍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

七人爲襍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

統夫尙論古人辨其行事之醇疵立言之得失俾

後人知所法戒足矣必錙銖銖較其品第而甲

乙之未免與班固古今人表同一愆謬况薛瑄胡

居仁羅欽順俱尊之稱字稱先生而伯牛子路諸

賢乃皆卑之而書名軒輊之間不知何所確據又

苟况揚雄王通蘇軾均以襍統而稱子陸九淵陳

獻章王守仁又以襍統而書字褒貶之間亦自亂

其例也



# 道統錄二卷附錄一卷

〔清〕張伯行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正誼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統錄二

卷附錄一卷》提要

## 道統錄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潞之仇君熙所著也土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君相師儒為治為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為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為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堯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叙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為道統所屬也是皆不可以畧頃以

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為采輯易傳尚書及諸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為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

而未嘗絕塲而不終昧者則特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與臯益伊虺傳說周召望散之為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真如

序二

正誼堂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

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

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書其詩文以

賜羣臣又

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

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

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

特為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序三

正誼堂

道統錄上卷目次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道統錄

正誼堂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昔日子小千履致用元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諂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早降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桀未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道統錄

總論

正誼堂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叙明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天下實買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  
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爲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

道統錄

總論

二

正誼堂

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  
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  
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托於人而行  
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  
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  
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  
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  
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

其孰能與于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弊亭梁上  
見此語蔡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午後不生二程亦不  
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  
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得分  
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  
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畧  
似耳

道統錄

總論

三

正誼堂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  
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于老氏釋氏之言而所  
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  
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  
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  
百世之下乃漢拔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  
之立象著書闢發幽秘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  
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  
傳於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  
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

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

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

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

為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

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

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

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

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

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

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

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

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

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

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

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

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是即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即湯之

道統錄編

總論

四

正誼堂

道統錄

總論

五

正誼堂

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

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爻之

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

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

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

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

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

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為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

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

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

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

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

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

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

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

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

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于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萬里口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真見乎此則方其得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于耳提面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猶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

統錄

總論

六

正誼堂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而前聖後聖特出而管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于面益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隔形骸而無爾汝間歲月而猶且暮矣是果以耳目拘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

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于天下湯文五百年而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于日用聖人不必其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告語馮親得于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上之尸幾何世向非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卽知耶大抵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也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

統錄

總論

七

正誼堂

矣兩極參兩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義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爲綱常之主阜陶伊傳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爲萬世之師而回假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

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圖之所未發上與義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徵人倫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于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披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問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士以達羣聖之心

道統錄

總論

入

正誼堂

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于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圖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既沒而曾子于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龐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

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勝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至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于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間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托於人有絕有續耳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

道統錄

總論

九

正誼堂

於道者朱子也

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真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真西山庶幾

道統錄上卷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全校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靈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工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

通統錄

卷上

正誼堂

不讀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于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為犧牲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為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必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

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其上為上相柏皇為

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

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既舉萬民

化洽帝乃斷桐為琴琴二十有七弦以通神明之貺以合

天人之和桓彘為瑟瑟三十六弦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

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為後世制作

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為太皞之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

通統錄

卷上

正誼堂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

帝神農氏名軌一日石年少典君之為也母有媯氏  
 登感神而生帝於烈山號曰烈山氏亦為厲山氏育於姜  
 水因姓姜以火德王天下都於曲阜古者民茹草木之實  
 食禽獸之肉未知稼穡之利也帝求利民宜久食者以為  
 無易於穀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宜制畝清圃為耜耒以  
 教民播種而農事興焉又教之種楸桑麻瓜果所以厚民  
 生而贍衣食也凡民之生器用是賴帝始作為耜耨錢鎛  
 以資之耕杵臼井竈以資之食范金合土大為埏埴以資  
 之用衣食既足器用不匱農末相資貨賄相通於是列屢  
 於陽日中為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  
 皆力耕而勤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  
 月盡百種率萬民葦簫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  
 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  
 臣佐使之宜以為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  
 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  
 力居安竦身戴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  
 畫八卦帝乃命司惟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  
 天下之業以為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  
 也故重艮以為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曆以授時作

道統錄

卷上

三

正誼堂

總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

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

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

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味以雅琴璠瑟保

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探木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道統錄

卷上

四

正誼堂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又以姬為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侵凌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遂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為六相以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註六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為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陸峒南至於江北達熏鷲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上古穴居而木棲民未有寧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上帝見日月星辰之象著星官書命大撓作甲子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容成總而兼之造蓋天儀以象周天之形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是歲已酉朔日

通鑑

卷上

五

五

南至獲神策寶鼎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審陰陽洞性命谷岐伯而作內經於是而人得以盡年矣制裳衣作冕垂旒充繼為青衣黃裳象天地之正色觀鞞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而象冕衣裳之制與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權輕重以制國用而貨幣行命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榮後鑄十二鐘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復制器用命甯封為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鞞神鉦共鼓化胡作舟楫以濟不通邕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始整作釜餼而民始飯以烹以飪以為醴酪澤有橋梁行

通鑑

卷上

木

五

有屨履器用既備乃畫野分州得百里之萬區管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制兵法立步制以定民業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為井田寓兵為後世兵農之祖當是時草昧漸開軒轅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肇萬古文明之化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蠱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心力節財用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厲風雨時而休徵至屈軼生於庭鳳皇巢於閭麒麟遊於

郊軒轅於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而軒轅崩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歲葬於橋山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元妃西陵氏女嫫祖教民蠶後世祀爲先蠶生子昌意元囂後皆有天下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五峰胡氏曰帝王御世賢能並舉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

天下至於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

道統錄

卷十

七

正誼堂

術騎龍升天者真妖妄也

帝堯

帝姓伊耆名堯按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舜禹禹之宗之朱子上孟集註謂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蓋子固以爲堯號也泰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昔稱放勳之詞似爲近之史記帝啓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帝顓臾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爲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

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故曰伊耆氏摯登帝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摯

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年十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色尚黃

史以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峻

道統錄

卷十

八

正誼堂

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

和以則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

春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

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

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也置閏法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南夷越裳氏來朝獻神龜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有麒麟遊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景星見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巡狩而周流五岳存鯀窳賑荒

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尺寒曰我寒之一民... 帝在位五十載嘗遊於東衛兒童歌曰...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久於位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囂訟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驩堯曰共工勞求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大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水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

道統錄

卷上

九

正諫堂

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疎遠隱匿者衆言於堯曰有鯀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鯀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烝治不至茲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澠汭如婦禮遂歷試諸艱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稷教民播種契為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五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夔為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

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乘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國... 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於... 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祭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道統錄

卷上

十

正諫堂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湯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

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淡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離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通鑑錄

卷上

十一

正禮堂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為有虞氏

按國語幕能聽揚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左傳史趙亦云自幕至於瞽瞍則幕乃虞始封之君而呂梁碑亦叙舜祖幕獨史記則云出於昌意未詳○

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以為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母死而瞍更娶妻生象瞍愛後妻子欲殺舜舜

避迯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笄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

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鰥在下虞舜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妻之二女以

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帝善之使慎徽五典五

典能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

通鑑錄

卷上

十一

正禮堂

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

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

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

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魍魎時

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

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教臯陶為士

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於

陶

文祖察瘠瓊玉衡以濟七政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五載一巡  
 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  
 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  
 災肆赦枯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  
 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咸之舜詎  
 歌者亦詎歌舜舜乃即天子位正月元日格於文祖詢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竇夸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皋陶  
 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命垂作共工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教  
 道統錄

以孝升聞及其為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宅位三十  
 有三載于商均不肖乃咨禹而異位焉正月朔旦受命於  
 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為十六  
 字傳心之要典焉乃命禹叙洪範九疇又命伐三苗時有  
 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  
 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千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  
 道統錄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是一常守得定允執是箇真知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征伐而益以一言贊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便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徂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即班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為之舞干羽於廟階益之意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道統錄

卷上

圭

正業堂

禹

禹姓姁氏黃帝之元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僉舉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毀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祇承於帝勞身焦思纒風沐雨為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弗子居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權敷土隨刊奠

道統錄

卷上

圭

正業堂

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充次青次徐揚次荆豫梁雍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庖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滸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水土既寧成賦中邦則以三壤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弼成五服聲教訖四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為司空俾宅百揆舜子商均不類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曆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乃受命神宗是時有苗弗率昏迷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

避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益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既敷文德舞千羽  
 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  
 於陽城天下朝觀訟獄謳歌者不絕商均禹不得已踐天  
 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正朔以建寅為歲首色  
 尚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為九州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姦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  
 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鯀封堯後於  
 唐舜後於虞作寶王家舉臯陶將畀以政而臯陶卒封其  
 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為車正建旌  
 於旌  
 卷上  
 七 正誼堂  
 游旌以別尊卑等級惡旨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懸谿  
 錄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  
 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為禹曰堯舜之民皆  
 以堯舜之心為心吾為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為心乃吾德  
 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  
 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凜執中之訓故曰祇台德  
 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  
 益宅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  
 敬承嗣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

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出已溺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人  
 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至到者也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道統錄  
 卷上  
 大 正誼堂  
 胡雙峰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  
 已吾夫子稱禹乃曰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何哉  
 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  
 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  
 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  
 於禘嘗而郊禘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間然之  
 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金仁山曰舜之罪也極矣其舉也與禹大公之道聖人無



容心焉柳絲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  
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  
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  
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  
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八年之間定  
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爲司徒封於商賜  
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  
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帝諱孔安國曰契父  
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  
帝啓都亳湯自  
居而作諸以告先王也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教日躋雖聰明天縱而  
檢身若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  
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  
者以心極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  
道遠錄 卷上 手 正誼堂  
之三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  
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  
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澤及禽獸况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  
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益甚諸侯昆  
吾氏黨桀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  
誓曰格汝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稱事而割  
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我何乃夏王率退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怠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在爾尚輔子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斃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  
城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變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  
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作  
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遜  
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  
孚信王其懋昭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

道統錄 卷上

三 正誦

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  
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  
曰惟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誕告萬方曰惟皇上  
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  
爰戒侯邦無從匪異無卽愾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  
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尚白以伊  
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察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  
旁求俊乂立賢無方築五庫藏五兵以示不用與民休息  
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  
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

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爲儆戒其書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時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  
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  
職歟官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譏夫昌歟何不雨至  
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作樂  
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道統錄 卷上

三 正誦

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成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  
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  
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又曰湯武友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吁咈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間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清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

道統錄

卷上

事 正

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邠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既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鄆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托採藥逃荆蠻交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太姒有聖母德昌為世子朝

道統錄

卷上

事 正

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寢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愈復膳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嘗出獵涓濱遇呂尚與語大悅載俱歸立為師號尚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彝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為之更葬天下開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生者乎

於是歸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沉酒淫荒峻法酷刑爲事而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罕有罪孤獨鰥寡謂之窮民尤加軫念以此怙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殺鄂侯西伯聞而嘆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迺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艱貞晦明以蒙大難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雉之九駒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讚

通鑑錄

卷上

堯

正誼堂

有崇侯虎也西伯既出盡獻河西地請紂除炮烙刑紂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侯歸者益衆虞芮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耻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耆國十八祀伐邶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

景占星象望雲物族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篤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昌崩年九十七凡卽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彖辭則因羑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人之理而順受之耳葬於畢諡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

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通鑑錄

卷上

堯

正誼堂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亦惟維信秉德勉  
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勉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

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雍雍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道統錄 卷上 正誼堂

吳季札觀樂為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為世  
子娶呂尚女曰邑姜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三季問寢視  
膳動有禮法及武王為世子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薨  
嗣為西伯以太公望為師別公旦為輔召公畢公皆在左  
右積功累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紂惡日  
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皆去紂而之周  
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  
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至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王乃作  
太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家七十萬

道統錄 卷上 正誼堂

人拒武王皆倒戈以比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

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筐篚壺漿迎武王王入商誅首惡

諸侯皆尊武王為天子王即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興滅繼絕以

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

叔監其國遂罷兵西歸王既渡河而西乃假武修文歸馬

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解車甲而藏之削載干戈包以

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文王昌柴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

姓者當是之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

是遷都於鎬建學行禮國中並立四代之禮  
虞學東夏學西殷學養國老於東膠養  
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言心服也箕子既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  
為陳洪範九疇九疇即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  
莫有加焉箕子既傳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  
之意王又召師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齋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古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毀敬  
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  
之喜揚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  
齊有銘武王之學友身修道細行必矜而威德遠暢浹於  
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獒一篇用  
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  
十三武王歿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丕哉

禮記 卷上 正論堂

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任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丕

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于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郭用亨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

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

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矣

道統錄 卷上 正論堂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勳勞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殷誅紂大告武成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克殷二年武王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自以為賓設三壇北面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冊於金縢誠守者勿敢言冀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杭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

道統錄

卷上

王

正禮堂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既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誠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鷓鴣之詩以貽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穆卜昔公勤勞王家于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及風禾盡起歲則大

熟當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與師征伐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鄗降霍叔為庶人平淮夷踐奄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王王命餽周公於東公既得命作嘉禾歸報成王東征凱還復相王喪朝先王廟延訪羣臣諸侯畢會立制度成周禮之書作武樂頒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建朝之周公歸之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

道統錄

卷上

王

正禮堂

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豳風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朝步自周欲營居於雒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為均命周公往營東都雒邑卜得吉乃定鼎郊廓公欲退休明農王畱公治雒而已歸鎬京又命遷殷頑民於雒公傳王命以誥殷之多士勉其寧居故作多士詳載周書詳叙官制以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薨王讓公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

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亦  
烏儿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域之魚鱉鮑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通統錄

卷上

筆

正讀堂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必有關聯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

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龜山曰是也聖人固

知天理只為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

金勝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

夔夔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湯湯然無顧慮之意所

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

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

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通統錄

卷上

書

正讀堂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  
 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  
 宋卿及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姓又三傳至防叔畏華  
 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為鄆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禱於尼丘有麟吐玉書  
 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自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  
 紇卒葬防山孔子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  
 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  
 道統錄 卷上 正誼堂

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飽於是粥於是  
 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歿若必師之孔子貧且  
 賤及長嘗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  
 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問官於鄉  
 子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  
 於老聃訪樂於襄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  
 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興也既反  
 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

邠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  
 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  
 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  
 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以累世  
 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及  
 平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於乾侯定公  
 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  
 道統錄 卷上 正誼堂

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焉  
 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  
 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  
 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  
 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  
 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  
 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山此益  
 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夾谷孔子相曰臣聞有外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齊夷之倖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景公心怍麾而去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當誅請命有

通統錄

卷上

表

正誼堂

司加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掩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獲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稅棟也用稅棟君辱棄禮名惡于蓋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萊顏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

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墮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祀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弼羔厭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矣蓋致地犁鉏曰請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萊菘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遊往魏終日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

道統錄

卷上

表

正誼堂

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投其楹孔子微服過宋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丘聞之也

勢殆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  
不義尚知避之况丘乎乃還意改作祭如魯之而反  
手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與孔子語皆蘧伯玉色不  
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還蔡自蔡如葉復去  
葉及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刺議皆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  
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  
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  
讐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  
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  
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  
子路出名于貢告如之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  
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  
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

通鑑錄

卷上

无

正誼堂

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大修而不  
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歎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乃得免既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  
止於是孔子自楚及平衛先是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  
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  
謂康子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  
乃召冉求至是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  
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  
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  
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辭說  
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  
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狩大野  
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為來哉  
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  
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

通鑑錄

卷上

平

正誼堂

坻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  
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  
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  
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  
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殞於兩楹之間即  
與賓主夾之周人殞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  
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寢病七日以  
道統錄 卷上 畢 正論堂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  
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道統錄 卷上 畢 正論堂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  
許多不得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狄於邾及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為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為氏世仕魯為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澁潛孔子告之克已復禮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與言終日黜成如愚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道統錄

卷上

聖

正誼堂

帝王之治望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愠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子曰勇哉子貢復對子曰辨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王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衛

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宗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了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淵家屢空然自得而樂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沒也哭之慟至以為天喪予焉贊易於復繫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辨語及淵嗛嗛讓自以為不如也蓋夫子之

道統錄

卷上

聖

正誼堂

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成以德行稱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歆卒年三十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

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間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

懿于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纘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個字

道統錄 卷上 聖 正誼堂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

須淨盡截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

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凍釋冰消故曰顏子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入聖門

在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為孔子所與然行其學其參最晚

出年十六孔子在楚哲命之楚受子焉性魯而循循於

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成其為聖學宗故曰參也

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

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

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

天下約之孝具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

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為己任焉夫子知其欲

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即應之曰唯蓋敏於化

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眾而

孔子獨遺後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

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且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

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悒

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矜微行自微

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妬嗜慾思耻忿

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

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

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慝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數者皆括於慎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懣恐懼好樂惡患防其危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聚其平於無道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也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視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毋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

道統錄

卷上

聖

正誼堂

辭歸問母曰思汝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既沒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仕而得重祿北面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類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

勇非孝也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當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

道統錄

卷上

聖

正誼堂

已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巢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沒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

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會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淡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為貴

又曰曾子易簣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同心此是心即理理即心聲為律

道統錄

卷上

辛 莊謹

身為度也非淡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

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

存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

看得未透直推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個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

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

人定立不任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個欠關

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關處多却自不曾知得

道統錄

卷上

辛

莊謹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于弗克負荷是為不肖伋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真襄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至為師於魯繆公亟問

道統錄

卷上

辛

辛

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為困乏也酒脯為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伋非為介者也去之衛益貧繼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于思曰伋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母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為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何為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

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為材可將五百乘也

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

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

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

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士

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

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

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禍小猶

道統錄

卷上

辛

辛

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于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禮廢出母

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也  
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而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遇  
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  
為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無所失道為對而謂惟  
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  
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 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  
也母不為伋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魯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  
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  
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  
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  
無克亾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  
連統錄 卷上 聖 聖  
又無所克亾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做也夫事  
君道行言聽則何所克亾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  
謂無克亾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  
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彊如  
也傳子思以及孟軻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  
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  
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  
其載於禮記者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  
作六 荃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  
十二 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

程子曰不備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殊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  
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  
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  
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曾子  
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  
氏接聖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子騶人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與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仇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夫舍市乃嬉戲為賈術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徒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紉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既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道統錄

卷上 王謹堂

孔子也當戰國之衰以斯道自任高尚其志不往見諸侯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即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騶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為迂遠而闕於事情客梁歲餘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為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為客卿與王言皆務擴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欲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為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晝嘆曰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各世

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之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遊列國尤倦倦於齊梁以是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為也嘗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即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為陳為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滕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間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為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踰前喪為愆於禮義沮君勿見公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為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道既不行懼處士橫議仁義克塞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闢楊墨貴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克之要究陋溺之由著夜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人心息邪說其微辭奧義皆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義養氣之論尤為學聖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發焉孟子出處壹守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道統錄 卷上 王謹堂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道統錄

卷上

孝

王龍峯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

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程子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甚害事如

道統錄

卷上

美

王龍峯

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

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

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于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凡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

連統錄

卷上

孟子 正龍堂

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克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克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連統錄

卷上

孟子 正龍堂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畫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

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彙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

道統錄

卷上

李

正龍

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

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果爲是刻覈之

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維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道統錄

卷上

李

正龍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

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悞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道統錄下卷目次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菴

道統錄

目錄下

五

道統錄下卷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仝校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滸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  
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龍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  
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  
在台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荷下之民不肯從蜀之  
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  
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審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  
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  
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  
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  
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  
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  
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  
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  
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剌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

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于其上豫章黃太史  
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  
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既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風  
起說大畜卦君既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請  
納拜茂叔走避君既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  
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  
厚觀鹽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旣誠矣心焉用養  
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掞  
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



棹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悞吁可歎已濂溪之

道統錄

卷下

四

正謹堂

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珣大中大夫母侯氏封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蓋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看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劍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劍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搯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

道統錄

卷下

五

正謹堂

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

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舍卒與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台無不安便時盛夏多病死也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畫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旣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

道統錄

卷下

六

正誼堂

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于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

道統錄

卷下

七

正誼堂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讐敵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為精兵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餘年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為中允權御史秉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之日從容諮訪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與○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變為本末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馬○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石對語安石子秀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  
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謨秀箕踞以坐大言曰  
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  
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秀不樂去自  
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  
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  
近累上言乞罷預使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  
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  
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  
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  
通統錄 卷下 十一 正議

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選朝會弗張載以言得罪乃謁  
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  
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  
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  
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  
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  
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  
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  
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  
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  
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  
城省親徑走夫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  
激白効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决口水方  
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  
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  
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  
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服河上流  
并修塞第五埽决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  
昉爲外都水丞枯勢幾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服河

先生以法拒之助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助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長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助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助有言某自富之卽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懼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助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乃揚言於衆曰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爾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

道統錄

卷下

主

正誼堂

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隣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

道統錄

卷下

主

正誼堂

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隣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待旨調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爾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甲歲有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佞人皆以爲不可別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八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語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蚍之甚也徵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以小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墓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溢於面目門人交友從遊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概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將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窶僦居維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權中外幼孤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肯以遣嫁友朋中

卷下

正誼堂

貧者以單禦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關明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

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

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道統錄

卷下

七

正誼堂

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

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

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

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

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戚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

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

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

日嘗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捷了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

道統錄

卷下

七

正誼堂

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一

人看龜山曰固是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

曰願侍即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

所守

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賢者反之為賢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眾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遊太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道統錄

卷下

七

正誼堂

趙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願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願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論將以為宗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于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慎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

卷下

七

正誼堂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于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于延和殿

道統錄

卷下

王直

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崩一臨之不惟省察至上進業其于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蓋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

熟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于明肅太后太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于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于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

道統錄

卷下

王直

不知學鮮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路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路公之恭執善先生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楹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 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 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 內官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 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 給郊廟需思不為妻求封或... 職不獲乃受命顧為妻子求... 諸講官啜茶觀書先生竟不... 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嘆... 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 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 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 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 經筵陳說僭妄忘分遍謁貴... 恩仇致而井目為五鬼之魁... 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 獨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 罷說書差同晉勾西京國子... 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來迫遣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則其母亦不許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邪直差人贖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歸行時諸賸行皆受邪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願相知即可受渠與願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邪怨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邪怨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

道統錄

卷下

五

正龍堂

與之言父老不顧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論學不輟三年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救復宣德節使使居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詭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于是

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于是遷居于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淡故所

道統錄

卷下

五

正龍堂

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附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日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

冠巾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左右致養無  
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  
餘口又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  
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至少  
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嘗  
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  
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  
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故得

道統錄 卷十

主 王

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  
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  
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  
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  
反覆納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于易傳却  
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割  
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祈寒  
暑雨澆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  
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却如此問過了日月是天是地一箇字又不及  
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  
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  
闕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于當世會王安石當  
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漢可惜也伏望陛下特  
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  
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  
之遺書委官校正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侯仲良言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先庭

道統錄 卷十

主 王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  
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  
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  
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  
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  
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  
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  
相會伊川自謂此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  
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

弗動弗視出于天與從躬如是蓋曰道之寬大規模廣  
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德行各異故明  
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  
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却甚  
枝計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  
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  
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  
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于北巖稱爲伊川先生  
理宗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  
道統錄編 卷下 王誼堂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  
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  
狗欲爲濶耻

富鄭公馬溫公居鄉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  
過維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視正衣  
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  
去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  
樸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  
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

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  
却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不從則  
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狗之哉

道統錄

卷下

王誼堂

王誼堂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元在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先生幼不克慧嘗于鳳翔府縣橫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度守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于先生為

道統錄

卷下

辛

正讀堂

于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日命某告其事會問否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俗用丕變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至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悉咨竝塞之民常苦乏食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熙寧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

道統錄

卷下

辛

正讀堂

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名對訪問上即命名見上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失統為舉朝所並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愛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顯時為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為人師法近

得名對加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輕也所以待賢之意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然且謙因肅可謂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地僻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居之益安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正誼堂

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竝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則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爲之也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見而後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末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砥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

道統錄

卷下

正誼堂

正誼堂

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于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于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西為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後退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皆與德思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師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

道統錄

卷下

正

正

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先生墓在郿縣宋封郿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楊龜山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其流于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用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欲人推而行之卽是用也程子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大要近理若西銘原道之宗祖也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道統錄

卷下

正

正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徹鼻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道統錄

卷下

美

王龍溪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齊公之子朱姓爲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齊公甫冠擢進士歷司諷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因尉允溪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齊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齊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闕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羣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韋齊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齊知饒州病亟屬先生曰藉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子暈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卽厲志聖賢之學旣博之經史又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克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口與

道統錄

卷下

美

王龍溪

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於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章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真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托柳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畧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

道統錄 卷下 五 正龍堂

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講心於淺

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是爲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聖人制馭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黨議序三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疏言既不行累名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道統錄 卷下 五 正龍堂

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創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益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鸞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澄清之會於鸞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

罷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 子壽止  
之各歸先生作廡庵於蘆峰之雲谷孝... 年龔茂  
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郎先生力... 有虛名之  
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改... 主武夷山冲佑  
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或... 本義成五年史  
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 自同安歸奉祠  
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累心始... 受命至南康懇惻  
愛民如子隱憂與利除害惟恐不及尤... 以厚人倫美教化  
爲首務屬邑星于土瘠稅重乞從蠲減... 凡五六上值歲  
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 嚴隣封過糴之禁

道統錄

卷十

早

王龍堂

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 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奏乞... 賜勅額立濂溪先  
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輒... 一至諸生質疑問  
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 居劉屯田之墓旌  
孝子熊仁瞻之間陸子壽來訪明年大... 旱詔監司郡守條  
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 務莫大於郵民郵  
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 民病賦重民間特  
以爲苦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 實開廣屯田可以  
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 困之民得保生業  
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於正... 心術以立紀綱者

謂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 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交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  
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 弘邪之路然後可  
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 至罷宴哭之冬  
以早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 卧龍庵祀諸葛武侯  
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 墓志先生請子靜  
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 講畢先生乃離席  
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 之訓乃復請子靜  
先生書之尋以講義刻於石又謂切中... 學者浚錮之病夏  
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 月呂東萊卒先生

道統錄

卷十

早

王龍堂

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 平茶鹽事待次旋  
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秘閣... 凡三辭會浙東  
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 事時民已艱食即  
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 年間水旱盜賊畧  
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 之大者有未舉而  
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 者或倖免與君子  
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 而賤者竊其柄與  
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 或上流而恩澤不  
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 是數者足以召災  
而致異先生初拜即移書他郡募米商... 蠲其征及至浙米

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  
山濂谷附問存卹所活不  
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  
九月上謂王淮曰朱熹政  
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  
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  
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  
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  
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  
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  
道統錄

卷下

意疏毀道學以陰誡先生  
精舍成先生還自浙東見  
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仁之功而濂斥其所學之  
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  
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  
易學啟蒙成孝經荆諷成  
崇慶官奉祀六月周必大  
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  
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

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官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侮抑私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懷 十事以為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為邪氣者

道統錄

卷下

聖

正誼堂

先生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士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為之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

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為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為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訓勉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為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為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請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肇諸利病甚悉且悉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翁翁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

道統錄

卷下

聖

正誼堂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畧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喇獠擾蜀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即位上在潛

即問黃裳言朱熹為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官  
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  
章閣侍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  
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  
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  
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  
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  
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  
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  
道統錄

卷下

果 正龍堂

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於窮理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窮理之要也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  
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  
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  
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  
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淡惡之為戒者切  
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  
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  
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  
道統錄

卷下

聖 正龍堂

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淡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  
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  
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  
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宸  
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  
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  
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

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  
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  
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  
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單  
恩轉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  
所進冊于官中嘗讀之今復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  
學遂以劄于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祫議  
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  
太皇太后為親屬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

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冑又約史部侍郎等共攻之  
侂冑怒遂有御批云惘卿者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  
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  
亦爭爾不可詔依煥章閣侍制提舉南京鴻慶官侂冑又  
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  
冑先生自念身雖問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  
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  
人以為賈禍極諫蔡沉請以筮決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  
取藁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  
釋祭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  
道統錄 卷下 宋 正誼堂

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官祠省劄至先  
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冑勢大振善類斥逐無  
遺鄙夫檢人迓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儒名  
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  
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  
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  
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  
集書傳校蔡沉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  
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  
道統錄 卷下 宋 正誼堂

生以先生不薦之有舊憾不以受其官故必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經事計告所至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自先生沒侂冑志氣騰溢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冑伏誅嘉定元年賜諡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竇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爲行狀曰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

道統錄編

卷下

平

正誼堂

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淡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

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藁生徒問答則後學所哀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靈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

道統錄

卷下

至

正誼堂

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清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峰山下子二人埜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蔭博士一員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蓋予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



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孔子集

道統錄

卷下

聖

正龍

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道統錄附錄目次

阜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太公

召公

道統錄

附錄

正龍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愛敬諸子全校

臯陶

臯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舜為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臯曰臯陶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嘆問其詳臯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思日贊贊以成帝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臯陶廣歌明良喜起之治興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臯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臯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道統錄

卷附錄 一 正龍

子正汝作士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臯陶曰惟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臯陶為夏箴九成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臯陶堯禹封其後於英蓼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度展帝嚳之子后有國之稱稷其官也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姬從祀郊禘見巨人跡履之身動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不踐反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遷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為農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傷也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道統錄 卷附錄 二 正龍

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上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為教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種之度一曰辨土土有燥溼厚薄饒者藉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涿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邠是為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時百穀民知盡力田間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

易其宜缺壠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益佐之下民昏墊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既而決九川濬猷滄禹暨稷播種進艱食迨水患悉平地利既興山林川澤之資交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又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尊稷配天歌思文之詩蓋謂天地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且貽我來牟以續民需俾生養周徧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積德累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道統錄

卷附錄

三

正龍掌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日實執之荏菽荏菽施施禾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瓞嗒嗒又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晉董史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

后稷始也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或曰非帝嚳子有疑母曰簡狄有成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禘于高禘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史記鄭氏箋詩皆以有成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見元鳥高禘而取吞之因孕生契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爲天所命也又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有功尋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卽位使仍舊官申命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卽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

道統錄

卷附錄

四

正龍掌

也舜嘗命夔典樂教胥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平烝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舜慎徽五典心法有不率教則一聽於士師之刑故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臯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國百里迨舜末年益土地爲大國聲教單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百姓以平契卒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蓋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聖敬日躋與天心齊而以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爲元王云余嘗

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敷生聖賢如相上烈烈冥爲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商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恒性爲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造箕子猶陳疇微子能存宋弗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是舜典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敷教并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道統錄 卷附錄 五 正誼堂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引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

教卽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冑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者正謂此也

道統錄

卷附錄

六

正誼堂

伯益

益名大費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  
女華生大費是為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皋陶伯垂夔龍  
已為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  
木鳥獸欲以參兩間有萬物而擗節愛養以遂其宜也在  
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專矣益不自安  
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遂任虞官  
因其林藪之宜制為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  
魚鼈不可勝食及奉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水土既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

道統錄

卷附錄

七

正論

惟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皐旂乃妻以  
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  
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又曰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  
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  
率禹承帝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猶不聽命益從禹  
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  
瞍亦允若至誠感神則茲有苗蓋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

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  
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啓即天  
子位益歿啓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  
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  
度而無耻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  
淡然而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願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  
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  
據重天下有歸已之勢能無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  
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  
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

道統錄

卷附錄

八

正論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  
 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  
 幣聘之鬱鬱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湯使往聘三反  
 乃翻然改以為處賦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  
 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  
 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  
 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  
 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  
 道統錄 卷附錄 九 正誼堂

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  
 法顛覆典刑伊尹曰予弗狎於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墓  
 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既免喪伊尹乃以  
 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為太甲三篇  
 首言慎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  
 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既復政厥辟  
 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  
 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  
 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尹  
 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墓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  
 道統錄 卷附錄 十一 正誼堂

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為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  
 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須當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隨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道統錄

卷附錄

十一

正誼堂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歸奚仲之裔也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商巢錄有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乎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懿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亾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民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道統錄

卷附錄

十一

正誼堂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極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卽天子位都於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後有臣扈祖已皆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聖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誥吾是以知萊朱卽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

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時誰能與之班乎

道統錄

卷附錄

十三

正讀

傅說

傅說傅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使刑人胥靡築之說賢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以供食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既免喪將弗言恭默思道夜忽夢帝賚以良弼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追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即曰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酒醴作和美啓心沃心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欲王法天爲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

道統錄

卷附錄

十四

正讀

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論處已則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論防患室慾則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論宅心則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賚之望說輔已舉四海仰德思見化成以感動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王永膺萬民也說于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閭世之英應其旁求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傳說若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傳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矣

道統錄

卷附錄

五

正誼堂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爲唐虞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祖封曰呂尚鮑四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彪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伯問曰叟樂此耶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徵哉西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尚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毋是乎因載以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

道統錄

卷附錄

五

正誼堂

去何取何禁何止望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  
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  
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  
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  
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士之國富倉  
庫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為師望左右西伯德乎  
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綸服事殷西伯  
堯武王即位號太公望為師尚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  
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舟楫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

道統錄

卷附錄

正誼堂

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  
諸侯誓師牧野伐紂師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  
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奉采席師  
尚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墓釋囚  
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尚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為天  
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為子孫常  
者乎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齊三  
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尚父道書之言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

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  
以仁守之者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十世以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  
懼退為諸銘以自儆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  
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  
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  
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  
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立世為侯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道統錄

卷附錄

正誼堂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  
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召公召公等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召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與佚筮祝以數紂罪告武王之受天明命王乃命召公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封召公於燕令其長子就封而召公為太保仍在朝佐武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子誦踐位是為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

卷附錄

九 正誼堂

之過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傳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樂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召公職之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之陝以東周公之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召故稱召公皆岐周畿內地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為君奭

篇當是時管叔等與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居東土二年秋天忽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

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

召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陰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維也為東都而未果成王成其志命召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維卜宅得吉日卜世三十歷年七百乃定九鼎於郊廓之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晷祈天永命為戒

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焉至謂不敬厥德則蚤墜厥命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堯諡曰康公先是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

道統錄 卷附錄 王誼堂 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而歌咏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貊南錯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以豈非召公之

烈耶 西山真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特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

之蓋積行而成德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乾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

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顧其細可乎哉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率率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教凡比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道統錄

卷附錄

圭

正誼堂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為西伯乃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聞天竭力周旋以求解於紂紂悅因赦西伯及紂惡日甚諸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號叔泰顛閎夭南宮括廸西伯彝教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號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昌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奭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號叔等五人為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尚書大傳云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道統錄

卷附錄

圭

正誼堂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  
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程子於穎昌相得甚權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  
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  
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  
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  
生當是時天下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  
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道統錄 卷附錄 幸 正誼堂  
為著作郎及面對奏陳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執中道法又  
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事外以圖燕雲先生謂燕雲  
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  
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先生謂執政曰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  
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  
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  
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  
生請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  
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

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童貫提兵三十  
餘年覆軍敗將馴至今日比開防城仍用陷人覆車之轍  
豈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既退議者欲棄  
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  
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  
後尚可為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  
抗疏力爭及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  
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  
子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  
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  
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倡為竭天下以自奉之說  
及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  
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以啟人主之侈心後  
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階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惑疏上安石

道統錄

卷附錄

幸

正誼堂

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王泚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金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

道統錄 卷附錄 姜 王龍

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道統錄 卷附錄 姜 王龍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即驚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

道統錄

卷附錄

羊

正論

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焉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

乃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之傷心則

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道統錄

卷附錄

末

正論

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菴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從祀孔子廟庭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訓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 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 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為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聞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權心閨門內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故舊恩意道統錄 卷附錄 老 事 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靡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為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嘗以黃庭堅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氣象嘗諷誦之願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

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 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 流於疑似亂真之說不自知也... 資稟不凡尚氣節而克養精純無... 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事理則精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鑄銖鈔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章齋與為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遊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畝畝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

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章齋公深以爲知言

道統錄

卷附錄

手十

正誼堂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憤懣而顛有泄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

道統錄

卷附錄

手

正誼堂

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生對曰蔡人勤習禮記夾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鄧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與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道統錄 卷附錄 三五 王龍堂

或問先生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棟難捨的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罷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金無健羨底心大抵先生所為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

用事這是矜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又曰先生教人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綱領

道統錄

卷附錄

三五

王龍堂

尹和靖

先生名焯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伊川程子舉蘭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道

道統錄

卷附錄

五

正誼堂

門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褒為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甦寃長安山谷間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瀾水崎嶇至蜀展轉蜀道累年至於涪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數上赦有司加禮致遺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先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

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

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

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秘書郎

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秘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

魚復被旨解孟子尚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

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浹旬人情洶洶先生病中力疾上

疏極諫反覆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書疏益見文集

先生既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

道統錄

卷附錄

五

正誼堂

而從其請是冬如紹興其子塔那紉為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歿年七十有二上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疋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為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德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知言哉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

以直內

又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會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主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道統錄 卷附錄 正誼堂

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膈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從遊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

道統錄二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撰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清恪是書自序謂曩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仇熙所著因更為增輯上卷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顏曾思孟下卷載周程張朱其附錄中則載臯稷契益伊尹萊朱傳說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楊時羅從彥李侗謝良佐尹焞人各一傳述其言行而以總論冠於卷端



ZW 21181880514863